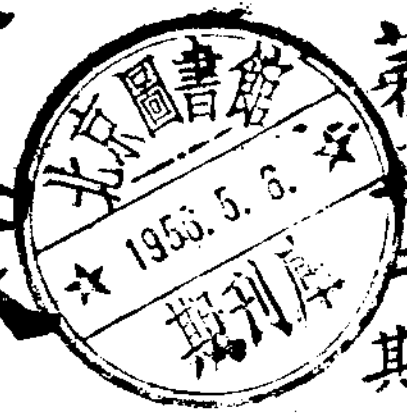




偵探世界



第廿三期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色特書本

- ① 搜羅宏富 本書搜集趣味遊戲約千餘種共數十萬言新奇巧妙與衆不同曲調技術樣樣精工此
- ② 一編包教 視聽皆娛 本書對於各種遊戲之外復請美術大
- ③ 插圖美觀 插圖四百餘幅左圖右字與趣倍濃精美雅
- ④ 家精繪插 圖至堪悅目 本書精裝一巨冊極便攜帶及時行樂
- ⑤ 裝訂精雅 風雅異常 本局抱與人同樂之旨趣對於本書力
- ⑥ 定價低廉 圖普及定價低廉僅收成本

繪圖遊戲全書



全一巨冊 價洋八角

目編書全

- ▲ 曲調遊戲
- ▲ 戲劇遊戲
- ▲ 音樂遊戲
- ▲ 魔術遊戲
- ▲ 文字遊戲
- ▲ 笑話遊戲
- ▲ 酒令遊戲
- ▲ 手談遊戲
- ▲ 栽花遊戲
- ▲ 養物遊戲
- ▲ 益智遊戲
- ▲ 兒童遊戲
- ▲ 運動遊戲
- ▲ 體操遊戲
- ▲ 賽球遊戲
- ▲ 技擊遊戲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本係採集中外許多著名戲劇家音
樂家魔術家滑稽家體育家技藝家
種門別類彙編而成花樣新奇趣味
分門別類敘述詳明美術插圖
目人手一編眼福無窮萬般
謂消人愉快之精神活潑之興
盡遊之能事窮樂之大觀
謂盡速購閱之特色錄下

男女娛樂第一奇書
各界消閒無上妙品
「恨只恨消閒無法」
「苦只苦娛樂難得」
真正快活：真正開心：乃人生無上幸福
諸君——欲享無上幸福
不可不備——「遊戲全書」

偵探世界
目錄

偵探世界第二十二期目錄

- | | | | |
|--------------|------|----------------|------|
| 假紳士..... | 程小青 | 山東響馬傳..... | 姚民哀 |
| 犯罪人之趣談..... | 聞北徐公 | 猾鬼..... | 南海馮六 |
| 遲矣(上)..... | 張舍我 | 亞森羅蘋與福爾摩斯..... | 何樸齋 |
| 不男不女之俠客..... | 冰樵 | 新七俠傳..... | 胡寄塵 |
| 殘烟..... | 陳達哉 | 二等車中..... | 徐恥痕 |
| 賊的急智..... | 天放 | 定判前的禱告..... | 繭翁 |

金薔薇……………陶寒翠

銀幕現身記……………愛娜女士

別有世界

機詐的循環……………劉豁公

交換條件……………徐卓棠

一笑而已……………王天恨

失竊的笑話……………天然

舞場奇遇(共兩章)……………程小青

逆倫罪的奇判……………繭翁

近代俠義英雄傳(兩回)不肖生

冤冤相報……………天恨

戲猜三位文友……………王天恨

編餘瑣話……………趙茗狂

民國十三年三月望日發行

世界書局發行

編餘瑣語

茗·狂·

從前霍桑探起案來。總是和包朗一齊出馬的。這次「假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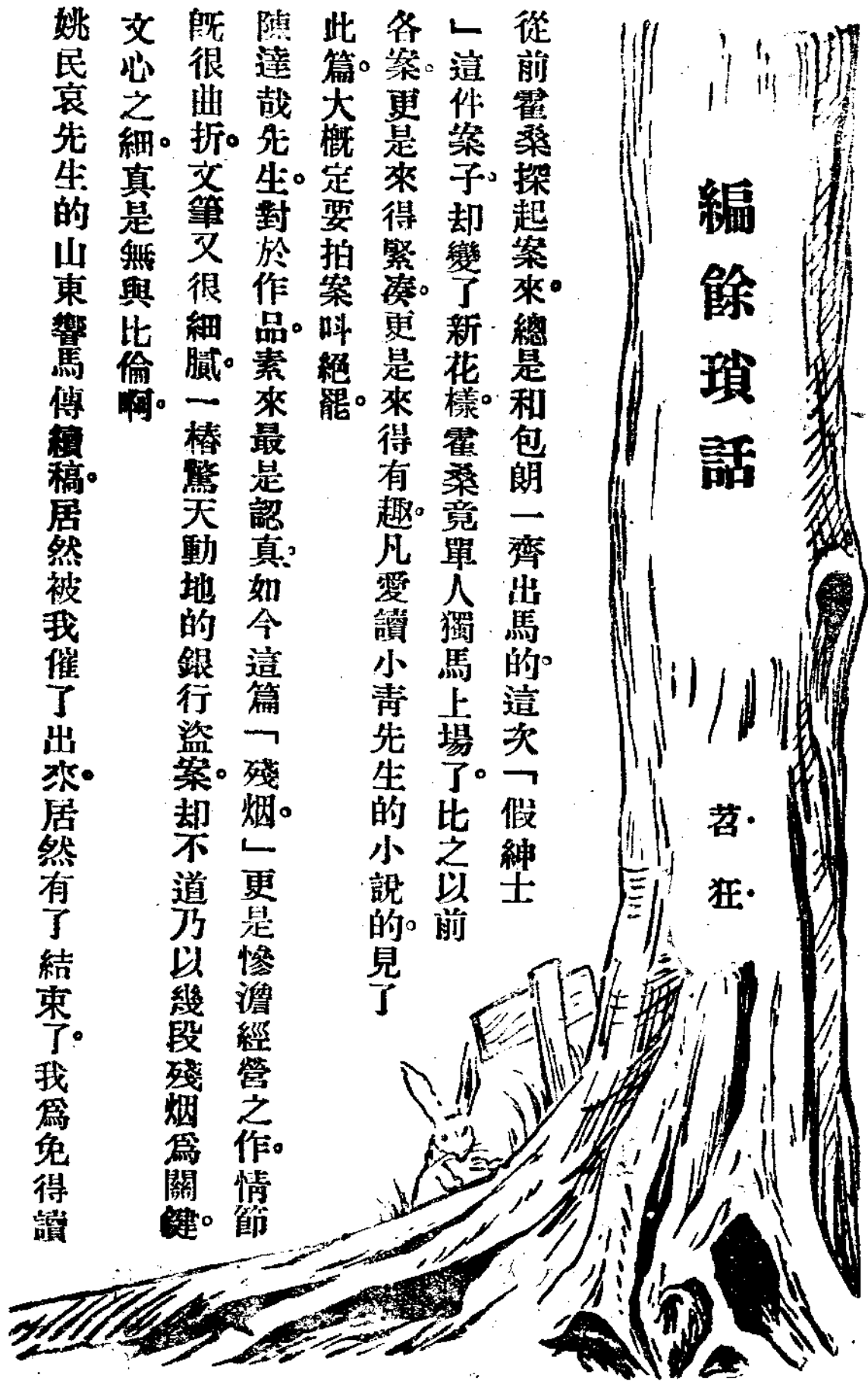
」這件案子。却變了新花樣。霍桑竟單人獨馬上場了。比之以前

各案。更是來得緊湊。更是來得有趣。凡愛讀小青先生的小說的。見了

此篇。大概定要拍案叫絕罷。

陳達哉先生對於作品。素來最是認真。如今這篇「殘烟」。更是慘澹經營之作。情節既很曲折。文筆又很細膩。一樁驚天動地的銀行盜案。却不道乃以幾段殘烟為關鍵。文心之細。真是無與比倫啊。

姚民哀先生的山東響馬傳續稿。居然被我催了出來。居然有了結束了。我為免得讀





者盼望起見。特把我自己一篇譯作抽去。趕先排入此篇。諸君大概很贊成這個舉動罷。

張舍我先生的這篇「遲矣。」乃講亞森羅平與福爾摩斯鬥智的事情。情節非常有趣。非常曲折。不過瑪利瑟勒勃朗著的亞森羅平案。外間譯的人很多。此篇究竟已否有人譯過。譯者當必調查明白。然後動筆。編輯者却耳目有所不周。不敢負若何責任。尚乞讀者原諒。

徐恥痕先生的「二等車中。」文心既細。布局尤工。實為其最近得意之作。讀者宜細細咀嚼。

此外尚有絕好譯作兩篇。一是馮六先生的「猾賊。」一是陶寒翠先生的「金薔薇。」皆為情文並茂之作。

別有世界內。有豁公卓呆二大文豪之佳著。一為社會傑作。一為滑稽名著。大可為此欄生色。大可為本誌增光。

下期

編餘瑣話

二





編餘瑣話

武俠名著有不肯生之江陰包師傳

偵探傑作有沈長鐘之情牘

滑稽新著有徐卓呆之賊捉賊

短篇名譯有程小青之賞錢

俠義英雄傳內有霍元甲比武事

又有短峭絕倫之五分鐘小說

又有妙趣環生之偵探談話會

又有其他小說五六篇 雜作五六篇及……





假紳士

霍桑探案

假紳士

程小青

我在結婚以後曾攜著佩芹作過一度新婚旅行和霍桑隔離了好久在這個當兒霍桑雖單身獨馬他探案的任務却仍繼續不息所以有許多案件我都不曾親身經歷這一篇就是他單獨偵探的一案他在事後告訴我的故而記叙的體裁上也不能不變更一下子了。

那紳士模樣的男子走到遠東旅社的轉角停了脚步伸手在他馬褂袋中摸了一摸接著唇角上牽了一牽露出一種似笑非笑的樣子原來他袋中藏著一粒精圓的珍珠那珠子足有黃豆般大但因著年代的關係珠中所含的水分已經枯涸光色便也暗淡珠的價值若和同

樣大小而光彩鮮豔的比較自然也相差很遠。這時那紳士並不將珠取出，一整衣襟便大踏步向遠東旅社的大門裏進去。當他未進門時，銳利的眼光先向左右溜過一下，祇見兩三個汽車夫站在門外閒談。既進了門，就直接走到旁邊的櫃上，問道：「有一個從北京來的姓姜的住在那一號？」那櫃上的司事正向他上下打量，還沒回答，那人忽從袍子袋中摸出一張報來，指給司事瞧道：「他登著廣告呢，明明說住在你們旅館裏。」司事瞧那報時，見上面印著道：

「要採辦珍珠的人們注意……現有大批精圓白光的珍珠從北京攜帶來，申願

意出讓定價克己。採辦者請到遠東旅社問姜耕蓀接洽便了。」

司事忙堆著笑臉說道：「唉，你早說那捐珠子的客人便明白了。他住在二層樓七十一號。先生可是要——」紳士接著道：「我是來作成他生意的，對不起，不必你費心派人引導我自己上樓去尋罷。」說完便大搖大擺的向樓梯走去。到了樓梯轉灣的停留處，那裏有一面大鏡，他故意走到鏡前，照見他頭戴黑呢軟帽，身穿一件元色團花的狐皮馬褂，下面深青色的灰鼠皮袍。他的臉形是長方的，下頰很闊，唇上留著燕尾式的鬚鬚。他的眼光本很兇銳，這時罩著一副黑晶眼

鏡別的人。也就不很注意。瞧他的打扮。居然像一個紳士。但他的一舉一動。都很牽強。顯見他這種裝束。平日是不習慣的。他到得樓上。遇見一個肥胖而穿白色制服的侍者。紳士高聲打著官話道：「七十一號在那裏？」侍者見他架子十足。便很殷勤答道：「在這裏。」說著便在前領導轉了一個灣。這時七十一號裏。寓客已聽得了脚步聲音。等到紳士走近。便已開門出迎。那紳士點了一點頭。昂然直入。見裏面佈置很精。每天的租金大約非四五元不可。正中有一隻圓桌。靠左掛一方呢幕。似乎另有一門。那寓客請他在桌旁坐定。忙陪笑問道：「先生貴姓。可是要辦

些珠子麼？」紳士斜著眼睛向他打了一個照面。見他身材瘦小。枯損的面頰。好似有病樣子。但瞧他招待時。那副功架。却足見是很老練的紳士。反問道：「你就是登廣告的姜耕蓀麼？」寓客又陪笑應著紳士點了點頭。就從馬褂袋中摸出一張片子。給他姜耕蓀接過。一瞧。驚呼道：「先生就是王道尹麼？難得光降。今天——」那自稱王道尹的。不耐煩的答道：「不要嚕嚕。嚕嚕。客套我家三太太。要繫一朵珠花。還缺少三粒珠子。你快揀幾粒最大的出來。瞧瞧。」姜耕蓀應道：「很好。很好。不瞞先生說。我的珠子是京城裏浪貝勒的舊物。都是最上品的。紫珠花。最配昨

天何家太太也來辦了四十二粒去據說也是紫珠花用的。紳士皺着眉頭道：「你不必多說快拿出來。」說時摸出一隻金表來。瞧了一瞧道：「唉三點多了我還有事呢不能多留。」那珠寶掬客聽了連連點頭便回身去開一隻皮包那紳士把金表放在馬褂的表袋裏時順手將下面的第二粒鈕扣鬆開似乎預備取摸時便利些那姜耕蓀取了兩包珠子放在桌上先打開一包紳士略略一瞥便搖手道：「這個太小不必瞧快把我的給我瞧不要虛費我的工夫。」掬客忙應道：「好好大的在這裏。」說時已將第二包打開紳士接過取了四五粒放在掌中瞧著

說道：「這珠子光色還好但還太小些。」說時他的右手在他的馬褂袋外面摸了一摸。但姜耕蓀的眼睛倒也活靈這一種舉動已經被他瞧見便說道：「更大的還有但王先生可帶了樣子來麼？」這一問似乎使那姓王的有些不好意思略一遲疑便索性伸手到袋裏去摸出那粒藏著的珠子來答道：「不錯我有一粒樣子在這裏你瞧不是比這幾粒大麼？」他那粒珠子既沒有絨匣也不用紙包故而一摸就出姜耕蓀將珠子接在手裏瞧了一回。回答道：「正是這一粒果真大些可是顏色——」紳士見他說不下去接嘴道：「哦你不是說顏色次一些麼但至少

也。還。值。三。百。元。罷。」姜耕蓀急急陪笑道：「足值足值據我估量三百五十塊也不算貴。現在請你瞧瞧這一包裏的罷。他嘴裏雖這樣說却並不就把第三包打開先將紳士瞧過的四粒歸在第二包裏又數了一數包好另放一旁才將第三包打開這一包裏共有九粒大小比黃豆更大並且粒粒精圓光彩耀眼那自稱姓王的紳士取了兩粒運著他敏銳的眼光仔細把玩了一回也不禁微微點頭顯出一種欣賞的神色姜耕蓀道：「王先生這幾粒你大概總合意了。」紳士瞧得出神似乎沒有聽得一回才點頭應道：「不錯這珠的光彩果真很好可惜比我的那粒

又嫌得大了些。」這時他將自己的一粒放在一起果然大小不同光色的暗明更不消說相差很遠姜耕蓀道：「這果然大些但王先生何不就另辦了這大的。」紳士好似狐疑不決緩緩問道：「照這樣大小你要賣多少一粒。」姜耕蓀道：「王先生如果自備我不妨公道些就算九百元一粒罷假使別的人來這個價錢決不肯呢。」紳士仍淡然道：「這價錢的確便宜不過我家三太太的脾氣很壞一不合意就要發火伊不但要同樣大小光色也要和原樣差不多才好。」姜耕蓀作失望狀道：「那却難辦哩我這裏都是新光珠寶在沒有——」紳士接口道：「你

不要多說。姑且再取幾種出來。揀揀若使將就得過略爲差些。這交易也可以成就快些。不要多耽擱了。一說著揮手教他再向皮包裏去取珠。那掌心裏的兩粒却仍不放下來。姜耕蓀好似要答辯的樣子。但被他催急。却又不。敢。開。口。祇。得。回。身。向。他。的。皮。包。走。去。正。在。這。時。紳。士。重。新。將。那。隻。金。表。取。出。忽。失。聲。叫。道。一。哎。哟。約。會。的。時。候。已。到。了。我。不。能。再。耽。擱。一。說。時。遲。那。時。快。當。他。將。金。表。放。好。的。時。候。同。時。將。手。中。兩。粒。新。光。珠。中。的。一。粒。塞。在。馬。褂。袋。裏。又。聽。得。嗒。的。一。聲。他。自。己。一。粒。次。色。的。珠。子。忽。已。落。在。地。上。直。向。一。個。壁。角。滾。去。這。時。姜。耕。蓀。早。已。旋。轉。頭。來。眼。見。一。粒。

珠子在地板上滾著。正要俯身去拾。那自稱王道尹的假紳士忙招手道：「你過來過來。我此刻要去會法國領事。外面有汽車等著。一來一回。至多半個鐘頭。停回兒再來和你交易。你數一數這裏共有八粒。還有一粒已滾在壁角裏。你早瞧見了。再談罷。」他說到末一句時。早已旋轉身子。向室外急走。姜耕蓀仍呆木木的站著。舉起了一隻手。好似要招呼那客人回來。却說不出話。假紳士剛出室門。猛見一個穿醬色皮袍戴皮帽子的大漢。站在門口。像要攔住他的去路。假紳士微微一震。但抬頭瞧那大漢。祇向他惡狠狠睨了一眼。並不攔他。他才一溜烟的走出甬道。

到了樓梯頭上回頭一瞧見背後沒有人追來他心中才放下了一塊石頭便三脚兩步的從梯上下去。

二

當假紳士下了樓梯剛向著那賬櫃進行似乎還不放心中偷偷的回頭一瞧不禁大震原來他見那戴皮帽的大漢正也從樓上急步下來他略一尋思便一直向大門出去出得門來便向人叢中亂攢直到轉嘴角上頭也不回他剛想轉灣猛覺得肩膀上有人拍了一下回頭一瞧就是那個穿醬色袍子和戴皮帽子的大漢大漢開口道「朋友慢些走啊你既然不坐汽車何必這樣急急」假紳

士不由的停了脚步瞧著他道「你是誰什麼事呀」大漢道「你見機些還不如回到旅社的餐室裏去坐一歇比較的妥當些現在就從側門裏進去罷」說完便拉著假紳士的手轉灣向遠東旅社的側門裏進去那假紳士也不抵抗跟著大漢進了一間單獨的餐室這時餐室中靜寂無人進門時也沒人瞧見大漢將室門推上才低聲向假紳士道「這時候你的事不消說已經發覺大概立刻就要打發人追蹤你了但人家既見你出了前門當然再想不到你再在這裏這樣不比你在馬路上行走妥當些麼」那假紳士依舊祇向他呆瞧不即答話大漢向他上

下。打。量。了。一。下。輕。輕。冷。笑。道。『。你。的。樣。兒。著。實。不。錯。你。的。手。術。却。太。不。濟。了。』。這。假。紳。士。也。開。口。道。『。你。叫。我。到。這。裏。來。到。底。什。麼。意。思。怎。麼。說。這。不。倫。不。類。的。說。話。』。大。漢。又。冷。笑。道。『。你。別。假。裝。癡。呆。哩。剛。才。的。事。我。都。眼。見。難。道。還。要。我。自。己。動。手。在。你。馬。褂。袋。中。摸。出。那。粒。撈。什。子。來。麼。』。那。假。紳。士。雖。很。鎮。定。一。聽。這。句。却。禁。不。住。微。微。一。震。他。明。知。口。辯。無。益。便。反。問。他。道。『。你。是。誰。呀。』。大。漢。道。『。你。可。知。道。霍。桑。麼。』。假。紳。士。又。嚇。了。一。跳。忙。道。『。你。可。就。是。當。偵。探。的。霍。桑。麼。』。大。漢。搖。頭。笑。道。『。不。是。我。是。霍。桑。手。下。的。人。此。番。因。著。姓。姜。的。帶。了。大。宗。珍。珠。到。上。海。來。出。售。恐。防。

八
有。人。暗。算。特。地。去。請。教。霍。桑。保。護。霍。桑。的。事。務。忙。得。不。可。開。交。那。裏。分。身。得。開。所。以。就。推。荐。了。我。來。』。假。紳。士。作。詫。異。聲。道。『。既。然。如。此。你。在。那。裏。我。進。去。時。怎。麼。沒。有。見。你。』。大。漢。笑。道。『。我。住。在。七。十。二。號。裏。你。不。見。姓。姜。的。室。中。有。一。方。青。色。的。呢。幕。麼。幕。後。本。有。一。扇。門。可。以。通。隔。壁。七。十。二。號。的。我。躲。在。幕。後。瞧。得。你。清。清。楚。楚。但。你。的。手。術。實。在。太。壞。他。當。時。所。以。沒。有。瞧。破。你。大。概。就。被。你。的。模。樣。兒。嚇。倒。的。實。在。可。算。僥。倖。我。想。你。還。是。新。出。手。罷。』。假。紳。士。忙。點。頭。承。認。道。『。正。是。今。天。我。實。在。是。第。一。次。却。不。料。就。遇。見。你。但。你。當。時。爲。什。麼。不。就。把。我。捉。破。呢。』。大。漢。道。『。這。

句。話。你。說。得。太。不。漂。亮。了。姓。姜。的。當。時。既。沒。有。覺。察。我。又。何。必。討。好。須。知。他。待。人。也。很。苛。刻。誰。願。意。給。他。辦。什。麼。清。公。事。此。刻。我。叫。你。到。這。裏。來。你。也。早。應。該。明。白。了。」假紳士聽了這一番話。當然已領會他的意思。頓了一頓。才道：「那麼你打算怎樣辦法。可是我要把袋中的東西。嘔出來麼。」大漢道：「你放心。我們在外邊走走的人。很懂得有路大家走的那句話兒。你既費了一番心思。冒險取到了手。我若一口吞沒。未免說不過去。現在你但分一半給我。就是了。」假紳士驚異道：「一半麼。」大漢道：「正是那東西。據他說。可以值九百。其實難免有些虛頭。我們姑假

定。做。八。百。你。就。給。我。——」假紳士不等他說完。接續道：「給你四百麼。那不行。還是我把東西給你。你給我四百也好。」大漢搖頭道：「我沒有錢。況且你既用了心思。取這東西。當然有出路的。我却沒處銷貨。假使你身上沒有足數。不妨把你所有的先給了我。餘多的等銷掉了。再給。」假紳士道：「老實說。我身上實在不名一錢。」戴皮帽的大漢突的立起身來。張著銅鈴似的眼睛。作呼喝狀。道：「你這廝真不識趣。難道還要叫老子動手麼。」假紳士這時似乎不願意把這件事鬧出來。發生意外的變故。忙改變口氣道：「你何必如此。我說的是真話。身上當真沒有

錢。但。有。一。隻。借。來。的。金。表。也。值。得。一。二。百。塊。錢。不。如。權。且。在。你。這。裏。押。一。押。等。我。銷。掉。了。再。來。向。你。贖。取。」大漢子起先似乎不願纒了一縷眉頭，忽道：「也好，我就通融一下罷。」他將表接過，很輕意的瞅了一眼，便納在懷中，又道：「你就從這門裏去罷，我限你明天來贖過時，却對不起你，我要派用的。」那假紳士奉了命令，一般諾諾連聲，出了餐室，便趨向側門。當他沒有出門的時候，大漢伸著四個指頭，招呼他道：「不要忘記這個數目，少了，却休怪我。」說完，才回身向樓梯那邊踱去。

三

大漢子走進了七十二號室，把門關上，果又從側門裏穿到七十一號裏去。姜耕蓀正取了方才假紳士遺留的一粒珠子，在顯微鏡底下仔細察驗，忽見戴皮帽穿醬色袍子的大漢進來，便含笑低聲道：「老二，我已仔細驗過這一粒，至少可值一百五六十塊錢，却換了我們的五角錢成本的一粒去，正是偷雞不著反蝕米了。」大漢應道：「這廝瞎了眼珠，老虎頭上拍蒼蠅，應當給他吃一些苦。」姜耕蓀點頭道：「著啊，但你又怎樣打發他的呢？」老二道：「這廝吃不起驚，嚇經我一嚇，便將這東西嘔了出來。」說著，摸出那隻金表來，給姜耕蓀瞧。老二又說道：「他說

可以值一二百塊錢呢。」姜耕蓀搖頭道：「你上了他的當哩。」老二道：「怎說上當？我們不是白白得來的麼？」姜耕蓀道：「雖然他身上的衣服不是比這東西更值錢麼？」老二忽拍著姜耕蓀的肩膊笑道：「你越說越不像了。這原是意外的。我們的目的本不在此啊。你試估計一下。這表究竟可值多少？」姜耕蓀道：「我瞧至多三五十塊錢。」老二驚異道：「祇值三五十麼？」這時忽有第三人的聲音說道：「不止不止。這是一隻打簧表。你別瞧錯啊。」二人抬頭瞧時，但見室門開處，那個紳士模樣的人已走進室來。他先翻身將門關上，又下了插鞘，才回身。

向那二人，那二人不防他突然進來，吃了一驚，都面面相覷。假紳士反態度從容的說道：「你們別驚慌。你們的談話雖然我都已聽得，但你我既是同道中人，我也決不會壞你們的事的。」說時，帶著笑臉，且緩緩向著中央的那隻圓桌走去。那時姜耕蓀已把金表放在桌上，假紳士走近，伸手取了起來，笑道：「這種打簧表，損壞了最不容易修，還是讓我收拾好了罷。」姜耕蓀和大漢二人呆瞧著他，祇不發話，似乎還在那裏審度情勢。假紳士又道：「還有我的那粒珠子呢？你們也應當還我的。你們的一粒，讓我先奉還罷。」他從馬褂袋中取出那粒珠來，並不立即還。

給他們但承在掌中作讚嘆聲道：「我真佩服你們像這樣的東西莫說超過那些寶素賽真就把真的放在一起也斷斷瞧不出是假的但這可是你們自己造出來麼還是——」他說到這裏見那二人彼此交換了一個眼色好似暗示將有什麼舉動但他仍很鎮靜並不畏懼繼續道：「你們怎麼不開口我聽說這東西的成本一粒祇須五角錢唉這樣一本萬利的勾當那一個不願意幹呢但你們去年不是已做過一次生意麼據外面的傳說這東西樣樣都和真的一樣祇是一經黃霉却便變色故而你們此刻再來實際上未免有些冒險我勸你們——」那假

紳士的說話沒有完畢斗見那瘦小的姜耕蓀扳了面孔厲聲喝道：「你這好大膽的騙子我們是誠實商人有捕房保護的不怕你撞騙你將老光珠送到這裏來掉包現在真賊在你手裏還要這樣胡言亂語老二快抓住了送交巡捕」那長漢子果真捲起衣袖兇狠狠的正要走過來動手那假紳士仍不慌不忙的發命令道：「老二別亂動防著你背後的槍彈」那二人回轉頭去果見呢幕背後的側門已開有兩個人悄悄走了進來為首的一個身上還穿著白色的侍者制服身體却很肥大後面另有一個穿便路的長子他們倆各執一支手槍向室中的二人注

著紳士打扮的人急含笑向胖子道：「銀林兄，我們這齣把戲總算玩得不錯，現在你、把這兩位朋友鑄起來罷。」胖子一聽，便把手中的手槍交給他的同伴，摸出兩副雪亮的新式手鎊來，正在這時，那姜耕蓀似乎還莫名其妙，期期然問假紳士道：「那麼你到底是誰？搗什麼鬼呀？」假紳士微笑不答，緩緩取出一張名刺遞給他，道：「這是我真姓名，你把這一張名刺留著，做一個紀念罷。」姜耕蓀不禁失聲道：「哎，你就是霍桑麼？」這時旁邊的大漢也直跳起來，他見銀林的手鎊過來，要想抗拒，但見後面的手槍仍擬注著他，到底不敢蠢動，等到汪銀林把姜

耕蓀的手一齊鑄好，姜耕蓀仍顯著疑惑不解的樣子，紳士裝束的霍桑微笑向他道：「你不是還有些弄不清楚麼？老實說，你們的東西真好，在短時期內實在瞧不出真假，可惜價錢太便宜了些，因此才引起人家的疑惑。但一般珠寶商人既都辨別不出，那祇能教你自己來辨了。所以我今天來和你玩一下子，我的那粒珠子雖然光色次些，但究竟是真的，你也明明知道，故而當我掉換的當兒，你雖然眼見却故意裝做不覺，以為我偷難蝕米，暗自得計，却不知就進了我的圈套。因為這樣一來，我便確知你的珠子果真是不值錢的假貨，先前的懷疑也就證實，否則

你明明見我掉換怎肯輕輕放我出去後來你的同伴和我開頑他也一樣不要珠子反要我的金表那却更顯而易見了「霍桑又回頭向胖子道「銀林兄你且在他身上搜一搜我的那粒珠子是向源昌裏借來的讓我順便帶去還了罷」一回兒他受了珠子

將室門的插鞘拔去拉開了門又回身向銀林道「你們姑且把他們帶回捕房我瞧他們倆決不是懂得製造的人一定另有來源但他們剛才既不肯說祇得慢慢兒問罷對不起我先走一步要回去換衣服呢再見罷」

犯罪人之趣談

開北徐公

紐約捉到的汽車強盜說我輩是研究犯罪心理的學者必須實驗所以去做盜賊了又德國一個殺死女子的犯人說現今國民的被生活所苦人口過多是個大大原因我打算把國民從這窮乏中救出來所以殺死伊也是限制生育的意味



遲矣（上）

張舍我

第文道：「親愛的范孟，這真是奇事，你的容貌非常的和亞森羅平相像。」范孟道：「你同他認識的麼？」第文道：「呀，那一個不知道他。人家見他的照片，雖然很多，但沒有一張相同。因為相同的祇有他的神氣……這種神氣就是你現在的神氣。」范孟聽了，很不快的答道：「照你的話，或者是對的，請你相信我。別人對我這樣說的，也不止是你一人了。」第文仍膠執他的意見道：「相信我的話。」

遲矣

你若不經我表兄的介紹，你若不是那作海景畫的著名畫家，而又為我素所景仰的畫家，說不定我要報告警察，說你在狄愛浦。」衆人聽了，齊發笑聲。那時衆人方環坐於薛培墨尼堡的廣大的餐室裏。除了霍雷士范孟外，還有本村的傳教師甘立思和近堡軍營中的軍官十數人。他們都接了這銀行家喬治第文和他母親的邀請而來。衆客中有一人呼道：「但是我說亞森羅平在那巴黎和李哈胡問的火車中施行他的神祕手段後，可有人看見他在海濱一帶麼？」第文道：「這是三個月以前的事了。在出事後的一禮拜，我就在加星拿和今天在此的范孟相

識承蒙他數次過訪。我很好的開端。或者他就指他後來要作嚴重的訪問……說不定。就是今天晚上罷！」衆人聽了主人的話。又大作了一番狂笑。於是大家走進一間高大的廳。這廳地居高朗塔的下層。爲第文保藏歷代無價珍寶的庫房。庫中藏着古櫃古桌燭臺。又有美麗的錦幕。懸滿於四圍石牆之上。四窗的凹處。置滿着坐椅。大門和窗間的左面。放着一口文藝復興時代的大書櫥。櫥頂上漆上一行金字道：「薛培墨尼。」衆賓客燃火吸雪茄時。第文說道：「范孟。你必須要趕緊做去的了。因爲今天晚上是你有機會的最後一晚了。」那畫家問道：「爲什

麼是最後的一晚呢？」因爲他也正在那裏湊趣玩笑。第文正欲回答時。他的母親忽向他作手勢。叫他別說。但是他的神經正奮興得劇烈。又一想。想娛樂他的賓客。所以他不禁喃喃自語道：「呀。爲什麼我不要告訴他們呢。現在是沒有一點恐懼的了。」衆賓客圍着他坐着。心中都充滿着奇異之心。他態度安詳。似乎宣布一件極重大的消息。說道：「明天午後四點鐘。英國大偵探歇落克福爾摩斯。要到此間。他是解決難案的聖手。是世間的奇人。是小說家腦筋中的大人物。在他的目光裏。看去世間沒有奇秘難解之事。」衆人都大驚駭道。歇落克福爾摩斯。要到

薛培墨尼來麼那麼這件事情一定是很重
大了難道亞森羅平真個在此間麼」第文
道「亞森羅平和其同黨離此正不遠除男
爵加巷所遭的慘禍外我們還不聽見芒的
泥白魯切葛蘭維等處搶劫案麼今天就挨
到我了」衆人道「你也像男爵加巷的接
到一種警告麼」第文道「同樣的計劃第
二次不能成功」衆人道「那麼……」第
文道「請看這裏」他說着立起身來指着
大書櫥一格上二本書的空隙處說道「這
裏有一本十六世紀的書書名『薛培墨尼
紀事錄』乃是此堡自公爵羅羅建築爲礮
壘以來的歷史書中有三幅圖畫一幅爲公

爵萊邑全圖一幅爲堡的建築計劃第三幅
——我請你們特別注意——爲堡中隧道的
的詳圖隧道的一端通到圍牆之外一端即
通此廳就是現在我們圍坐的地方這部書
於一個月前忽然失去不見了」范孟道「
天平事情似乎不佳咧但是這事並不足以
表示要福爾摩斯來干涉的必要」第文道
「要是我告訴你的事沒有第二種事情表
現他的重要那的確不必要福爾摩斯來干
涉了這本書的副本放在巴黎國家圖書館
裏這兩本書關於隧道的詳細情形不同副
本裏另有細圖計劃和各種用黑水書寫的
註解此中各項詳情我都知道我也知道要

重建那隧道的確的出路非將那兩種圖樣比對不可但這裏一本書失蹤的後一天國家圖書館裏的一本也被一個假去閱看的讀者拿去後不知所往」衆賓客聽了這話更驚愕不已都道「這一會情形更重大了」第文道「正是這一會警察得報後從事調查雖然雙方並進卻一點沒有效果」衆人道「正和別人調查亞森羅平的事一樣」第文道「一點也不差因此我專函福爾摩斯求他的援助他在復函裏說道最快活不過的就是和亞森羅平一比手段」范孟道「這個使亞森羅平何等榮耀啊但是要我們那個怯懦之王沒有想染指於薛培

墨尼堡那麼福爾摩斯除了彈弄拇指外竟沒有可做的事了」第文道「那又是一個問題了現有一件事足以引起他的興味就是發現那隧道的路徑」衆人道「什麼你不是告訴我們說一端在牆外一端在這庫房中麼」第文道「是但是在那一點呢圖樣上畫着代表隧道的線至一小圈而止那小圈旁註着HΩ兩字這兩字就是高朗塔的縮寫塔是圓的誰能指出隧道口在那一點呢」第文又燃了第二根雪茄且自己酌了一杯酒衆賓客拿許多問題問他他興高采烈面現微笑最後他說道「這秘密已失掉了全世界的人沒有一個知道據傳此

堡主人於臨死之時方肯將此祕密告訴他的兒子。直至喬福來於十九歲時被殺於斷頭臺。方纔失傳。衆人道：『但是這事距今已一百多年了。一定有人尋覓過的。』第文道：『這事的確有人尋覓過的。但是沒有效果。我自己於買得此堡後即從事翻地掘鑿。然而有什麼用呢？諸君須記此塔四周皆水。由塔至堡必須架橋。可見隧道定在壕溝的下面。照國家圖書館中的副本所註。隧道中有四梯階。共有四十八級。深度在十碼以外。又照其所註之比例尺。長約二百碼。究其實。其全部計劃當盡在此處。回牆與地板或天花板之間。但我實在不想拆毀這裏的。

牆壁或地板。』衆人道：『可有別的線索嗎？』第文道：『一點沒有。』那老教士甘立思反對道：『麥歇第文。我們必須注重二句成語……』第文笑呼道：『這裏的教區長是一個精究家庭文件者。家乘野史幾乎無所不讀。而關於薛培墨尼堡的事。他尤歡喜研究。然而他供給我們的資料與解釋。反使事情混亂。』衆人道：『請你告訴我們那個怎樣。』第文道：『你們真的歡喜聽麼？』衆人道：『非常歡喜。』第文道：『那麼你必須知道。由他研讀的結果。發現此隧道的祕密。實操於二個法蘭西國王之手。』衆人道：『二個法蘭西國王麼？』第文道：『亨利第四與

魯易思第十六世。衆人道：「這是兩個有名的。人物。那教區師怎樣尋出來的呢？」
 文繼續說道：「呀。這個很簡單。在阿克司大戰以前的二天。國王亨利第四到堡中晚餐。隨着過宿於堡中公爵伊爾解。即於此時。以家庭裏的祕密告訴了他。後來亨利第四告訴於他的近侍大臣蘇賚。蘇賚於他所著的國家經濟學一書裏載着幾句沒有註解而且不可解的句子道：「天空中的飛鳥盤旋着。地下的鬼在那裏推磨。一開門。直到神座。」
 室中靜默了一會。於是范孟作輕鄙之態說道：「這個也沒有像日光的明白呀。」
 文道：「我原也這樣說。那教區長以爲蘇賚

將這個祕密含在這幾句文字裏。不使他左右記述他言語的文士明白。此祕密。」
 范孟道：「這真是一種非非之想了。」
 第文道：「的確然而能決此解題的利斧在那裏那一隻鳥兒是展開兩翼的。」
 衆人道：「誰到上帝那裏去呢？」
 第文道：「天知道的了。」
 范孟問道：「但是我們那個良善之國王魯易第十六世如何呢？」
 第文道：「魯易第十六世曾於一千七百八十四年駕幸薛培墨尼堡。後來鐵匠甘孟於勞浮宮中尋獲鐵箱一隻。箱內一紙有魯易第十六世親筆手書的幾個字：「薛培墨尼二·六·一二。」」
 霍雷士范孟縱聲笑道：「成功了。黑幕揭破。

了。二乘六不是十二麼？」那教區長答道：「先生，你歡喜笑，你笑便了。但是這兩段引證，就包含着此祕密的解決法，在內終有一天有人知道怎樣解釋他們的。」第文道：「除了亞森羅平知道外，第一要推福爾摩斯了。范孟，你以為如何？」范孟立起身來，伸手放在第文的肩上，說道：「我說，你書中和那圖書館裏副本的資料，恰好缺少一件最要緊的事，但你現在已經告訴我了，我非常感激你。」第文道：「唉！」范孟道：「現在利斧已經有了，鳥兒也飛了，二乘六等於十二，現在只要我去動手就是了。」第文道：「別錯過一分鐘的光陰。」范孟道：「一秒鐘的光陰。」

也不錯過。你瞧，我必須於今夜搶劫你的堡宅，就是說於福爾摩斯未來之前動手。」第文道：「你說的很對，你的機會正到了，你可歡喜我替你駕車麼？」范孟道：「到狄愛浦去麼？」第文道：「是我並且要同安樂爾夫婦與他們的一個女友同來，因為他們乘午夜車到此間。」說到這裏，回頭對那些軍官說道：「我們於明天小食時再相見於此。諸君以為如何？我望你們來，因為堡中須由貴軍隊駐紮。明天早上十一點鐘時，或將被人襲擊。」各軍官當下都答應了，便告辭出去。一分鐘後，一輛三十四馬力的汽車載着第文和范孟望狄愛浦而去。車到加星拿旅館

前少年畫家下了車。第文仍駕着往火車站駛去。到午夜時。他的朋友到了。十二點半時。汽車駛過薛培墨尼堡的大門。一點鐘時。大家。在會過室裏。進了些夜餐。便各去睡眠。室中的電燈。一盞一盞的熄滅了。於是深夜的靜黑。籠罩於全堡。但是那一輪明月。忽穿黑雲。而出。月光從兩扇窗內射到廳裏。然而沒有幾分鐘。月光已爲高山所遮掩。室中又黑。黑影漸深。靜寂也愈甚。乃有破此沉寂者。爲廳中器物的輾軋聲。與池中的綠水輕拍池壁及蘆葦的瑟瑟聲。此時的壁鐘。正的嗒報告秒。數敲二下了。於是又的嗒。作聲。急速而無變化的。在深夜裏。運轉着。又敲三下了。此

時。忽有。嗒然的聲音。好像火車行過時。放的號聲。又有一線微光。自廳中一端。達到彼端。無異。飛箭行過。所留之光。道微光。從書櫥左面的方柱中。凹線裏。射出。先射於對面的鏡板上。成一個圓影。於是那圓光。向左右移動。似乎向暗中探視。不一會。光不見了。那書櫥已移開。突現一洞。那光。又一閃。於是有一人。手裏執着電筒。進來。第二人。第三人也隨之。而出。現手中拿着繩圈。和他種器具。那第一進來的人。向左右望了一望。又傾耳靜聽。說道。『同志出來。』即有八個勇赳赳的。同黨。從地道裏上來。他們的臉上都現着堅決之狀。便動手搬移。非常敏捷。亞森羅平將器物。

逐。一。視。察。依。其。大。小。或。藝。術。上。的。價。值。棄。了。不。取。或。吩。咐。道。『拿。去。』那。件。東。西。便。被。地。道。張。開。的。口。吞。下。而。送。到。地。下。的。腸。胃。裏。去。這。樣。魯。易。第。十。五。世。的。六。隻。安。樂。椅。和。幾。隻。名。貴。的。椅。子。又。有。許。多。奧。白。生。錦。幕。高。先。侯。題。字。的。燭。臺。富。賚。孔。那。名。畫。二。幅。南。帝。侯。名。畫。一。幅。霍。同。手。雕。的。半。身。像。一。個。和。幾。樣。雕。刻。的。小。像。霎。時。都。不。見。了。有。時。亞。森。羅。平。瞧。着。一。隻。精。美。的。橡。木。櫃。或。一。幅。名。畫。時。他。嘆。息。道。『那。個。太。重。了。……太。大。了。……可。憐。』

厚。的。包。裹。着。手。段。的。高。妙。於。此。可。見。亞。森。羅。平。對。那。提。着。一。隻。包。爾。題。款。的。自。鳴。鐘。的。最。後。走。的。人。說。道。『你。不。必。回。來。了。想。你。當。明。白。一。俟。那。運。貨。汽。車。裝。好。你。們。就。可。以。到。羅。克。福。棧。房。去。了。』那。人。道。『首。領。你。自。己。怎。樣。呢。』亞。森。羅。蘋。道。『把。那。馬。達。自。由。車。給。我。可。了。』那。人。去。後。羅。平。把。那。書。櫥。活。動。的。部。位。依。舊。移。到。原。位。又。把。搬。運。的。痕。跡。和。各。人。的。足。印。除。去。後。牽。起。一。層。帷。幕。走。進。一。條。長。廊。此。廊。爲。與。堡。中。交。通。之。要。道。長。廊。中。間。放。着。一。面。玻。璃。櫥。因。此。他。來。繼。續。他。的。視。察。不。料。櫥。中。藏。着。許。多。珍。奇。寶。物。如。時。表。鼻。烟。壺。指。環。和。名。家。的。小。畫。片。等。他。拿。小。刀。把。櫥。

門。撬。開。瞧。着。這。樣。的。金。珠。珍。寶。他。覺。得。實。有。說。不。出。的。快。活。他。的。頭。頸。裏。挂。着。一。隻。專。藏。這。種。小。寶。物。的。帆。布。袋。他。將。東。西。放。入。袋。中。袋。滿。了。又。放。入。衣。袋。背。心。袋。和。褲。袋。裏。他。正。在。包。裹。一。堆。古。今。人。最。歡。喜。的。珍。珠。時。忽。聽。得。有。一。種。微。聲。送。入。他。的。耳。管。他。豎。耳。靜。聽。他。果。然。沒。有。聽。錯。那。聲。音。漸。漸。清。楚。了。他。忽。然。想。着。了。那。走。廊。的。盡。處。有。一。層。轉。灣。的。梯。頂。處。有。一。間。空。室。從。前。向。來。沒。有。人。居。住。直。到。這。天。晚。上。第。文。纔。指。歸。安。樂。爾。夫。婦。同。來。的。女。友。住。宿。他。急。忙。將。電。筒。紐。放。鬆。將。電。光。熄。滅。避。在。一。扇。窗。隅。之。下。那。梯。頂。上。的。一。扇。門。已。經。開。了。那。室。中。有。燈。光。射。入。走。廊。裏。他。

藏。在。窗。幕。之。後。所。以。不。能。看。見。什。麼。只。覺。得。有。一。個。人。影。從。梯。頂。上。走。下。來。他。不。希。望。那。人。再。走。過。來。些。但。那。人。竟。走。過。來。了。舉。步。向。走。廊。裏。過。來。那。人。忽。大。呼。了。一。聲。想。必。看。見。了。那。隻。已。開。的。玻。璃。櫥。其。中。三。分。之。二。的。東。西。已。經。搬。空。了。他。瞧。那。影。子。知。道。是。一。個。婦。人。伊。的。衣。服。幾。乎。觸。及。他。避。匿。的。幕。布。了。他。似。乎。已。聽。見。伊。心。脈。的。跳。動。了。那。時。伊。也。必。定。覺。得。有。別。人。在。伊。身。後。在。黑。暗。之。中。伊。伸。手。可。及。他。自。己。對。自。己。說。道。『伊。已。受。着。驚。嚇。了。……伊。要。回。去。了。……伊。一。定。要。去。了。』然。而。伊。竟。不。回。去。伊。執。在。手。中。的。燭。臺。顛。動。漸。漸。停。止。了。伊。回。過。身。來。躊。躇。了。一。會。似。

乎在那裏靜聽那可怕的寂寞於是伊很急
捷的將窗幕拉開他們的目光接觸了亞森
羅平很惶恐的喃喃自語道「你……你……
……密司恩德唐！」原來那女子是妮麗恩
德唐就是羅平在普魯文號郵船上相遇的
同伴他曾對着伊發生熱烈的夢想他被擒
時伊曾親眼目覩伊不但沒有賣掉伊的朋
友而且幫助他將那隻著名的高特箱沉於
海中那高特箱中多是他偷盜的珠寶鈔票
！……使羅平在憂鬱無聊的監獄中得着
長日如年的快樂或悲痛的歲月的就是這
可愛可親的女郎妮麗恩德唐！現在他們
竟在此堡中又於如此的深夜中相見了這

遲
矣

的確是出乎尋常意想之外的所以兩人竟
毫不驚駭也不開口呆呆的立着好像兩人
都中了催眠術兩人也都覺得如此妮麗爲
情感所激刺身子幌了幾幌倒在一隻椅子
裏他仍站立在伊的面前當那迅速的鐘杪
過去他漸漸覺得他兩臂上挂着許多古玩
他的衣袋已實滿了他頸下的帆布袋滿得
幾乎要繃裂了他心意大亂頓生羞慚之心
他竟站在這裏正在行竊時被人捕獲從此
以後伊明白他是個賊是伸手到別人袋裏
拿東西的人是偷人鑰匙而從溝道裏進門
的人他臂下的一隻表滾到地氈上去了又
一隻跌下來了他兩腋下的東西他不能

二

挾持也丟下來了。於是他頓時鎮定了的心志，將他贓物的一部份放在一隻椅子裏，又從衣袋裏和帆布挂囊裏拿出已取的東西。他現在覺得在妮麗面前身心安定了些。向伊走前一步，想要向伊開口說話，但是伊忽現畏縮之狀，似乎為驚恐所震，急轉身向庫房奔去。那幕帷就垂遮在伊的後面，他跟着伊走。伊站在那裏，全身震顫，不能開口。伊目光中充滿着恐懼之色，注視着那空空如也的寶物庫房，他一點也不疑惑的說道：「明天三點鐘，此間各物仍歸到他的原位……那些東西都要拿回來……」伊並不回答。他仍說道：「準定明天三點鐘，我給你一個

嚴重的答應……全世界沒有什麼權力可以阻止我履約……明天三點鐘……」於是兩人都靜默了好久，他不敢開口，破此沉寂。那女郎的情緒直使他全身神經感生痛苦，他不作一聲，很溫柔地走開。他自己想道：「伊必須去的……伊必覺得伊可自由走開……伊決不可怕我。」忽地伊跳起來，喃喃說道：「靜了……有足聲……我聽見有人來了……」他很奇怪的向伊瞧着。伊似乎大難將臨，迷亂不知所措，他道：「我不聽見什麼，便是這樣……」伊道：「什麼？你必須逃走……快些逃走……」亞森羅平道：「逃走麼，何必呢？」伊道：「你必須的

……你必須的……別留在這裏。」伊奔到那走廊的門口靜聽沒有人在那裏或者那是從外面吹過來的聲音……伊等了一分鐘確知沒有人了回身過來亞森羅平已經不見了。

※ ※ ※ ※

第文見他的寶庫被盜了第一個思想就對自己說道「這是范孟做的事范孟就是亞森羅平」祇有此說可以解釋這件事若用旁的的方法一點也解釋不來然而他這種思想一霎那間已過去了因爲范孟是他表兄介紹來的著名畫家是他表兄俱樂部中的會友說他不是范孟而是亞森羅平誰也肯

運 矣

相信所以那警衛隊的隊長遣人請到了以後第文甚致想不到將這件暴然發生的事告訴他於是那天的早晨竟在薛培墨尼堡騷擾喧嘩之中度過了警衛隊的軍士本村的警察狄愛浦遣來的警長本村的居民等等把堡中的花園甬道和同外面通達的路徑都格住了軍隊到時操演了一番又放了一排鎗聲景象益形嚴重了他們的偵查也無一點端倪窗沒有打破門也沒有撞碎那些寶物一定是從祕密隧道裏運出去的這是毫無疑惑的然而那地氈上既沒有足印牆壁上也沒有什麼痕跡但有一件出乎意外之事足以顯示那是亞森羅平的詭計就

一三

是那部十六世紀的紀年書已仍歸在那書櫥的原處而且就在此書之旁又多了一本就是在國家圖書館裏偷去的副本到十一點鐘時各軍官到了第文談笑自若的迎接着因爲他的資產極巨寶庫被盜雖然心痛但不致因此現在臉上他的朋友安樂爾夫婦和密司妮麗恩德唐都下樓來介紹給軍官相見衆賓客中卻少了一人就是霍雷士范孟他不來了麼他若不來定使第文發生疑心但鐘鳴十二下時他走進來了第文呼道「好呀你到底來了」范孟道「我來得遲了麼」第文道「否但你或者是因爲……過了那一種奮興的夜——我想你已聽見

這個消息了」范孟道「什麼消息」第文道「你昨夜不是盜劫此堡麼」范孟道「無意識的話」第文道「我告訴你你的確是幹的但請以尊臂予密司恩德唐我們一同進去用餐……密司恩德唐容我給你介紹……」但他瞧着女郎的面色竟停口不能說下去了一會他忍受着一種反想因說道「你自然有一次曾和亞森羅平同乘一船……在他被擒之前……你見了這相像的面貌覺得奇怪麼」伊不回答范孟站在伊面前臉上微現笑容他鞠了個躬伊挽了他的臂他便引到伊的位置又在伊的對面坐下……衆人進餐時暢談不已所談的

無非是亞森羅平被盜的寶物。祕密的隨道。和歇落克福爾摩斯。范孟只是靜聽着。不插一語。直至餐畢。談論別事。他纔加入。他有時莊嚴。有時諧謔。有時雄辯滔滔。有時滑稽突梯。他無論說什麼話。似乎以使女郎快活是他唯一的目的。伊卻深有所思。似乎沒有聽見他的話。衆人飲咖啡時。都在面廣庭和法國分園的洋臺上。那軍中的樂隊。在草地上吹奏。一羣農夫和軍士在花園徑中間步着。妮麗卻正在沉思。亞森羅平的約道：「明天三點鐘。此間各物仍歸到他的原位。我給你嚴重的答應。」三點鐘。麼那右首懸着的壁鐘已指到二點四十分了。伊不禁望鐘注視。

遲 矣

着。瞬也不瞬。又望望范孟。他正坐在一隻搖椅裏。很舒適的。在那裏搖動。三點鐘。只缺十分鐘了……只缺五分鐘了。那少年女郎的臉上。頓表露着一種不耐之狀。和說不出的痛苦。難道堡裏的廣庭中。堡的周圍。擠滿着人。且在檢察官警員等從事偵查之時。果能於那限定的時間。發現那奇事嗎。雖然如此……雖然如此。亞森羅平卻下了個極嚴重的允諾。然而伊回想到這人的能力。威權和堅決。不禁暗暗說道：「他說的話。一定要實現的。」伊因此不以此等事是一件奇奧不測的奇事。卻以爲這是人們日常生活中所必須發現的事。忽然兩人的目光接觸了。伊

一五

的臉紅了。於是把頭回過去。那壁上的自鳴鐘敲了一下。二下。三下。霍雷士范孟取出他的表。舉目瞧了一瞧。自鳴鐘仍將表藏在袋中。數秒鐘的光陰過去了。衆人忽然讓開一條道路。放二輛貨車從公園門口進來。那貨車是用二隻馬拉的。也是軍隊裏專載軍官的飲食器皿和軍士的水瓶的。這兩部貨車停在石階之前。那居首的貨車裏跳下一個下級軍官。詢問麥歇第文在那裏。第文往石階下面走去。原來他的古畫古器具和種種珍貴的東西都好好的包紮了。放在那車蓬下面。那下級軍官自言他受着副官的命令。據副官自言那天早上他在司令部裏接到

命令。那命令說着第四隊第二軍排士將安克司。森林中赫黎克交叉路上的貨物。送到薛培墨尼堡的主人麥歇喬治第文那裏。並須准下午三點鐘送到。那命令下面署着大尉鮑惠爾的名字。那下級軍官並道：「我在那交叉路口時。各種事情都已爲我們預備好了。這許多東西都放在草地上……其實無論誰走過都可以拿的。我覺得很奇怪。但是那命令裏說得很清楚了。」一個軍官走過來。把那命令紙考察了一回。那署名的筆跡是模倣的。然而一點看不出是假的。此時軍樂隊已停止奏樂。貨車上的東西卸下來。搬運到室裏去。當衆人在那裏騷擾之時。妮

麗恩德唐獨自站在看台的一角裏。伊容色嚴肅心裏非常焦慮。竟滿着許多空泛的思想。忽見范孟向伊走來。伊想避開他。但那看台的一面被許多小叢林如橘樹竹枝等障欄着。范孟從那端走來。伊實無處可逃。伊立着不動。陽光從竹林裏映射在伊黃金色的頭髮上。風吹葉動。頭髮上的陽光也微微波動。伊聽見一種和婉的聲音道：「我昨晚對你約定的事已實行了。」原來亞森羅平站在伊的身旁。附近沒有別人。又聽他很疑惑的操着低微的語聲說道：「我昨晚對你約定的事今天已實行了。」他說完這一句話滿望着伊。謝他一聲。或者使伊對於他的作爲

發生興趣。然而伊竟默然無語。伊的藐視實使羅平感生不快。他覺悟伊已知道了他的真情。從此以後。他將和伊永永分別了。他極欲表白他的心跡。尋覓他自恕的話。表示他一生中勇敢高貴的事實。但是他沒說出來。這些話喉嚨已塞住着。不能傾吐。他覺得若用言語來解釋。非常突兀。而不妥當。於是他又想到了以前的影事。很憂愁地自言自語的說道：「前塵影事。思之何遠。你可記得我們同乘普魯文郵船時。在艙面共度的日子麼呀。請你立在這裏……一天你手中拿了一朵玫瑰花。正如今天一樣。是一朵淡色的玫瑰。和此朵相同。我請你送給我……你似

乎。沒有聽見……然而你到下面去後。我便尋到了……這是你拋下的毫無疑義……我把這朵玫瑰花好好保藏到現在……」伊仍不回答。伊似乎與他相去甚遠。但是他仍繼續說道：「請你爲了以前我們所過愛密的光陰。把你曉得的事情。忘掉了。舊雨重逢。何不繼續前情。別把我當作是你昨晚所見的人。而爲那郵船上旅客中的同志。請回過你的美目來。向我瞧着。一秒鐘向我瞧着……我懇求你答應我……我豈非是以前的我麼？」伊允了他的要求。舉起媚眼向他瞧着。於是伊不說什麼。把手指放在他右手的一隻戒指上。那戒指是一粒光耀奪目

的紅寶石鑲嵌的。但寶石翻在裏面。外面不過是一隻寶石盤的金底面。亞森羅平的面色頓時漲得血紅。原來那寶石戒是喬治第文的。他不覺發了一種悲苦的微笑。他說道：「你的目光真不差。已經怎樣的將永遠怎樣了。亞森羅平。到底是亞森羅平。不能變做別人。他和你中間。且不能存留一點記憶的事……請你原諒。我應該明白。我是到你身旁。祇招你的忿怒罷了……」他讓開一條路。讓伊走開。妮麗便低俯了細弱之頸。走過他面前。沿欄杆去了。他忽想把伊留住。懇切的求伊。然而他總沒有這般勇氣。祇把目光送伊。同那天郵船到紐約。伊走過碼頭時。一

般。伊。此。時。走。上。石。級。不。一。會。伊。的。亭。亭。倩。影。便。爲。大。門。口。的。圓。柱。石。所。遮。蔽。條。的。不。見。了。天。上。的。浮。雲。把。陽。光。遮。蔽。了。亞。森。羅。平。呆。立。不。動。凝。定。的。目。光。注。射。在。那。沙。地。上。的。足。印。忽。然。間。他。驚。得。一。跳。原。來。那。欄。杆。的。竹。盤。上。放。着。他。不。敢。向。妮。麗。要。求。的。淡。色。玫。瑰。花。伊。曾。斜。欹。在。那。欄。杆。這。明。明。是。伊。遺。下。在。那。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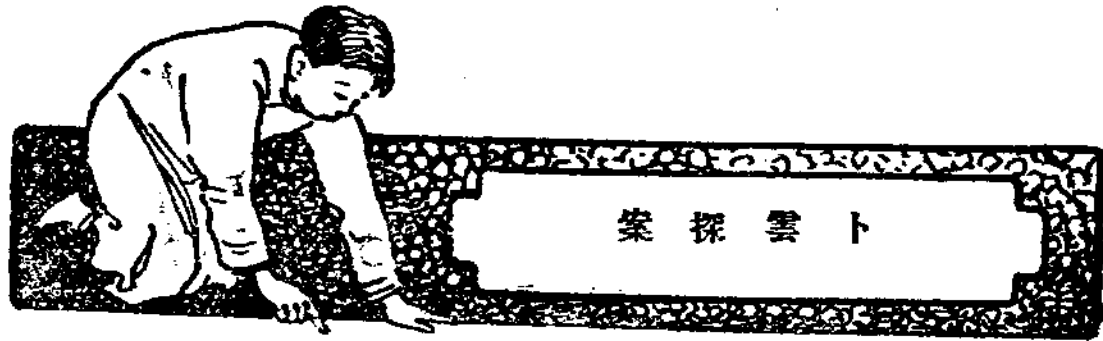
的。然。而。是。否。有。意。遺。下。或。無。意。中。拋。掉。的。卻。是。問。題。了。他。很。慎。重。的。把。那。花。拾。起。來。有。幾。瓣。花。片。已。離。開。花。房。了。他。逐。一。把。他。們。拾。起。來。好。像。是。人。身。的。遺。骨。……他。對。自。己。說。道。『去。罷。我。在。此。間。沒。有。事。了。我。們。退。出。戰。場。罷。等。到。福。爾。摩。斯。來。接。手。這。件。事。這。屋。子。恐。怕。要。太。溫。熱。了。使。我。不。能。駐。足。』

不男不女之俠客

冰。樵。

初。某。公。輦。巨。金。西。行。以。予。游。幕。多。載。於。文。牘。爲。熟。手。乃。召。予。以。偕。忽。聞。人。竊。竊。議。謂。某。公。一。督。署。參。謀。耳。宦。囊。何。累。累。予。疑。之。詢。諸。僕。乃。得。端倪。蓋。有。粵。人。周。某。者。爲。某。公。之。同。學。素。稱。莫。逆。後。周。某。忽。與。某。將。軍。有。仇。將。軍。囑。某。公。殺。之。許。重。酬。某。公。不。顧。友。誼。指。周。某。爲。叛。逆。收。而。殺。之。得。將。軍。酬。面。團。團。作。富。翁。矣。予。今。但。叙。其。隱。約。而。勿。振。筆。直。書。者。以。某。公。方。干。青。雲。予。果。觸。其。怒。者。且。爲。某。續。則。予。以。筆。墨。之。私。而。等。性。命。於。鴻。毛。者。雅。勿。願。也。予。既。隨。某。公。西。行。止。於。西。安。中。元。街。某。旅。社。次。日。忽。一。少。年。

至關對門一室寓焉。少年綺年玉貌。錦袍貂冠。窺之。彷彿五陵年少。而又如北地脂粉。撲朔迷離。勿辨其爲雄爲雌也。予與某公疑之。相與注目。入暮。一鬚眉男子至。與少年偕宿。予曰。少年當是女子身。不然。二人何繾綣乃爾。何物僮荒。乃有此如花美眷。不妬煞。旁觀者耶。某公亦頷首。翌日。男子別去。忽一女子至。度其年稍差於少年。眉目亦不俗。二人又作海燕雙棲焉。某公曰。少年當是男兒矣。不然。何與女子並頭耶。脫爲粉黛見者。則阿郎如玉。又將妬煞個儂矣。相研求久之。竟不識少年爲鴛鴦也。又越日。某公以金交予。保藏。出外訪友。予獨處無聊。因又啓戶窺少年。則女子。窺矣。少年方觀書。正襟危坐。旋忽似有所覺。回首睨予。嫣然作倩笑。而此淺淺笑。渦中。懷然挾風霜意。予不覺作寒噤。蓋已疑其爲非常人矣。適予有所詢。出外晤逆旅主人。移時返。則枕畔巨金已化烏有。方駭異。聞警見案上留一不題名之字條。上書曰。某公鑒。汝金何來。汝當知之。我追隨多日。今始得盜金去。然未能割汝首。猶爲憾事耳。汝其慎之。予料必少年所爲。亟叩其門。闔無一人。搜索移時。竟無影跡之可得。適某公返。見字條。驚絕。戒予勿窮跡。息息偕予返燕京。予以某公雖喪心。然失金實余之過。拊心能勿自疚。因賦歸來。及今思之。猶有餘怖。然此少年爲何許人。終勿得端倪焉。



殘烟

陳達哉

這一天。各報的封面上。都登着一條懸賞訪拿的廣告道。

本銀行日前失竊巨款。茲特懸賞訪拿嫌疑人胡志芬。倘能人贓並獲。送至本行者。酬銀千元。或通風報信。因而拿獲人贓者。酬銀五百元。儲銀以待。決不食言。大通銀行啓。

廣告中間。還嵌着一張胡志芬的照片。看去很不像個爲非作歹的人物。其實在大通銀行方面。也知道胡志芬決不是這竊案的主犯。但是。要破這樁竊案。非得胡志芬這個線索不行。所以纔登着報懸賞訪拿。賞格雖說不小。然而滑頭性質太多。就是真的捉到了胡志芬。大一半也是得不他的賞銀的。因爲他廣告裏面。總是人贓並提。如果單獲了人。沒有獲

賊當然不能照數酬銀。要是果然人賊齊獲，那麼案也破了，賊也回來了，如數酬銀也儘自上算了。

大通銀行爲什麼登這麼一條滑頭懸賞廣告呢？且讓我把那一晚銀行裏被竊的情形講上一講。那大通銀行原是一家大不大不小的中等銀行。那一天將近下午五點鐘的時候，却有一個戶頭存了二萬多的現款進來。等到收款的手續弄好，已經五點多鐘了。出納課裏的幾位先生急於要走，便懶得把款子送進銀庫裏面。好在這一注款子完全是鈔票，數目雖不少，却祇不多大的一包，便隨手的鎖入銀箱裏面收拾。收拾大家走了，那裏知道明天走進銀行這銀箱的門，却開的壁直二萬多鈔票和箱中原存着的幾千塊鈔票現洋都已不翼而飛了。這個案子一出，許多行員都駭得面面相覷，細看那銀箱時，鎖門是給藥水爛壞了。幸而好銀庫那裏依舊原封未動。當下行長立刻打了個德律風，把私家偵探卜雲請將來，告訴了他案由。說這一件案子不便張揚，否則謠言一起，正在這銀行孔多互相傾軋的時候，就免不了受擠。所以打算不報捕房，就請你卜大偵探着手偵查。破的了自有重酬，破不了也只當吃了。一下倒帳算哩。卜雲聽着這番話，點了點頭，一言不發的到銀箱左右細細的檢查，拿出顯微

鏡。來。在。箱。上。和。地。下。都。察。看。了。一。遍。口。中。自。言。自。語。道。他。們。竟。然。預。備。我。這。樣。偵。查。的。所。以。做。案。之。後。費。他。們。的。心。箱。上。和。地。下。都。把。布。巾。揩。過。一。下。了。便。立。起。來。問。那。行。長。道。貴。行。中。晚。上。有。人。看。守。麼。行。長。搖。頭。道。沒。有。我。們。把。前。後。門。都。鎖。着。的。卜。雲。道。嘎。都。鎖。着。的。那。麼。前。門。的。鎖。今。天。原。好。好。兒。的。鎖。着。麼。便。有。一。個。行。員。道。是。的。鎖。和。纏。着。的。鐵。練。一。些。沒。有。損。傷。卜。雲。道。後。門。呢。賊。不。會。飛。進。飛。出。呀。便。有。幾。個。僕。役。道。我。們。看。見。了。這。詫。事。還。沒。有。去。開。呢。卜。雲。笑。了。一。笑。便。和。僕。役。們。一。層。層。的。開。進。去。却。是。一。層。層。的。都。鎖。得。好。好。兒。的。卜。雲。開。一。層。門。便。拿。顯。微。鏡。出。來。在。鎖。孔。那。裏。細。察。一。番。開。到。後。門。便。有。一。個。僕。役。啊。呀。一。聲。道。咦。這。鐵。門。昨。天。明。明。門。上。的。什。麼。此。刻。已。經。拔。開。了。用。手。拉。時。鎖。却。依。舊。鎖。得。很。好。便。用。鑰。匙。把。門。開。了。卜。雲。跨。出。門。口。正。要。用。顯。微。鏡。來。攷。察。時。忽。見。門。外。地。下。有。一。張。六。寸。頭。的。照。片。忙。拾。起。來。一。看。却。是。個。中。年。男。子。當。下。便。揣。在。衣。袋。裏。仍。用。顯。微。鏡。來。細。察。鎖。門。却。依。舊。得。不。到。什。麼。痕。迹。便。走。將。進。來。一。路。很。精。細。的。察。看。走。到。外。面。時。行。長。已。迎。上。來。了。問。道。有。什。麼。發。見。麼。卜。雲。搖。頭。道。沒。有。但。是。賊。從。後。面。進。來。是。一。定。的。了。後。面。的。鐵。門。沒。有。上。雖。然。一。道。道。門。鎖。得。好。好。兒。的。要。是。那。賊。略。有。些。開。鎖。的。知。識。就。不。難。一。道。道。的。開。進。來。了。行。長。道。咦。鐵。門。怎。的。沒。有。門。上。便。有。一。個。僕

役道鐵門。明明是我門的。并且施桂也看見的。當下又有一個僕役道：「是呀，我也看他上門的。」卜雲道：「不用說了。我還在門外拾到一張照片，說着，掏將出來道：『這照片還是簇新的。後門外是一條小弄，雖然說不定有人走過，偶然遺落在那裏，然而沒有這樣湊巧不見得是遺落的。』」罷，各行員聽着，都擠將過來觀看這張照片。便有一個行員道：「這不是昨天來提取存款的那姓胡的麼？」行長急問道：「你認得他麼？」他叫胡什麼？住在那裏？」那行員道：「這個很容易查。便向上取下一本存款簿來查了一回報告道：『這人喚做胡志芬，住在關北安樂里六百十四號，存有二千多塊錢。昨天一古腦兒提去了。』」卜雲拿出記事簿來，記了姓名門牌，便道：「轂了，拉着行長來到行長室裏面，兩個人坐將下來。行長取了兩支雪茄，敬了卜雲一枝，自己也銜了一枝，劃着火柴，都吸旺了。一時行長室中，便起了兩縷濃烟，在室中裊着。」

行長姓魏，號叫寶珊。此時問道：「卜先生，你看這案子怎樣？有破的希望麼？」卜雲道：「當然有的。依我的理想，這案內必有你們行中的人。那後門上的鐵門一定是門上了。後來又有人去拔開的。昨天下午不是下了兩個鐘頭的雨麼？雖然晚上晴了，但是地下總未免有些溼。可是從後門進來，一直到鐵箱那裏，地上和門上都很顯明的有布巾抹過的痕迹，所以乾乾淨淨，脚印。」

和手痕完全沒得了。這不是賊人恐怕在這兩樣上破了案。所以這樣謹慎小心的麼。那可見得其中必有熟人。因此格外虛心了。否則即使留着手痕脚印茫茫人海。又那裏去對證呢。這張胡志芬的照片。我想決不是偶然失落。這人雖然不是案中要犯。却是案中線索。我去了。此刻便去調查這人的下落。

午後一點鐘。卜雲又來了。魏寶珊問道。調查得怎樣。卜雲搖頭道。不行。我到安樂里一問。這姓胡的。三個月前就搬了場了。這照片是在新記照相館拍的。我又到新記調查。據他們說。這照是兩個禮拜以前所拍。昨天纔取去。一共三張。我問了一回。却問不出甚麼頭緒。來祇知道這姓胡的是松江口音。我想不如登一個懸賞訪拿的廣告。如果知道這胡志芬的下落。案情或者可以有些進步了。當下便商量就了一張廣告。把照片去做成銅版。那便是篇首的那張廣告。卜雲道。賞格不妨大些。可以引人注目。有曉得胡志芬下落的。便貪着賞。肯來報告了。然而胡志芬不是案中之犯。贓物決不能同時並獲。酬銀也就可以任意發放。至於稱他做嫌疑。人那便是胡志芬自己來。我們既有這張照片。也算不得誣讎他了。當下魏行長點首贊成。便如法泡製。明天各報上就都有了這張廣告了。

廣告的效驗很大。隔不了一天，便有一個松江人姓胡的，找到大通銀行來。據他說，喚做胡志芳，是志芬的弟弟。志芬本在上海做生意，家眷也在上海。半年前，事情沒有了，謀事謀不到，便在三個月前全家搬回松江。這次因想在松江辦一點小商業，所以到上海來提存款的。來了半個多月，最近接到他的信，說貨物方面已經接洽妥當，不日便提款回家，着手進行。不料看見懸賞訪拿的廣告，志芬既沒有回松江，却什麼又做了竊案的嫌疑人了。魏寶珊聽了胡志芳的話，一面詳詳細細的告訴他原委，一面又從電話中通知了卜雲。

卜雲來了，向胡志芳詰問了一回，却絕沒有甚麼破綻。就向胡志芳道：「你知道你哥哥來上海住在什麼地方麼？」志芳道：「知道的，住在彩雲旅館。」卜雲道：「我同你到彩雲旅館去走一趟罷。到了彩雲旅館，一問帳房，說胡志芬便在提款的那天，算清了房飯帳，走了。據胡志芬自己說，要乘末班車回松江。卜雲又問志芳：「你知道你哥哥接洽貨物的那些地方麼？」志芳道：「約略也知道些，便又同去一家家的問，都說貨物事情已接洽定妥了。就在那一天之後，至今沒有看見過。以為他是回去了。又有幾家說：『我們瞧見廣告，很是奇怪。志芬爲人非常志誠，那裏會做竊案的嫌疑人。那一定是銀行裏誣贓他哩。』這樣跑了一天，却依舊跑不出一個頭緒來。」卜雲對

胡志芳說道。不好。除非令兄的確是這案的主犯。不然。又出了一樁你令兄的失蹤案了。令兄提有存款。說不定還是一樁謀財害命案呢。志芳聽了。禁不住頓時面容失色。渾身抖戰起來。顛巍巍的說道。家兄是個安分守己的人。決不會做竊案的主犯。可是此刻竟然失蹤。他的照片又落在銀行的後門口。那麼。這事情一定是凶多吉少了。卜先生。你是個偵探。就請你趕快探一探。看要多少酬金。我家一定奉送。卜雲道。唉。說什麼酬不酬。我要破銀行的竊案。也全仗令兄做線索。我急於知道令兄的下落。還比你利害哩。請罷。你暫且到彩雲旅館裏住幾天。得有什麼消息。我再來報告你罷。

又隔了一天。卜雲正在大通銀行的行長室裏。和魏寶珊講話。看他眉頭時常一縐一縐的。就知道在案情方面沒有甚麼進步了。兩個人譚了一會。忽的有兩個客人推進門來。在前的是胡志芳。卜雲看見了後面一個。不由得啊呀一聲。直立起來。這不是懸賞訪拿的胡志芬兀誰。胡志芳胡亂的向下魏兩人點了點頭。便道。兩位先生。這個就是家兄胡志芬。他撞着騙子了。卜雲道。不是提去的存款。一齊被人家騙去了麼。志芳道。是呀。說起來。還是離奇得很。卜雲道。那是當然。兩位請坐下來。細細的講罷。當下志芳志芬和卜雲一齊落坐。志芬開言道。我這一

回的苦。真是吃得莫明其妙。我那天在這行裏提取了二千四百多塊的存款。放在一個手提皮包裏面。走出行門。便叫了一輛黃包車。到火車站預備趁火車回松江去。不料坐到車上不多一刻。便人事不知了。等得醒來。却臥在一間很小的房間裏面。看時好像是輪船上的房艙。我奇怪已極。便坐將起來。這時很覺得身子疲乏。勉強走出房門。看時不是輪船。是什麼。而且這條船已經開了好久了。四面白茫茫的都是水。我定了定神。想起不知人事以前的情形。我明明從大通銀行到火車站的什麼會走到輪船上來呢。身邊一摸什麼都沒有。表咧。皮夾咧。一古腦兒不見了。連所有的零碎角子和銅板也一個沒有了。回到房裏。那手提皮包自然也不會得有了。我想莫非做夢麼。舉起拳頭向腦袋上打了一下。却又是覺得痛的。這就不是夢了。我不由得驚喊起來。却就有一個茶房走進來。道：先生睡醒了麼。你那兩個同伴什麼這樣糊塗。我緊關照說船就要開的。他們說上去買一點東西。就來不料一去就去了好久。船就開了。想他們此刻正急得說不出呢。所以出門人還是小心。爲是不要太寫意……他嘮嘮叨叨的說下去。我却駭得手足無所措。明知道着了道兒哩。急問他道：有人送我下來的麼。那茶房顯出很詫異的顏色。看着我道：什麼先生。你不是有病要回到家裏去。他們兩位

是你的表兄送你回去的麼。你下來的時候，恐防吹風，頭上還遮着一塊大毛巾。進房之後，他們伏侍你睡下，就關照我說：他們上岸去買東西了。你覺得疲倦，要靜靜的睡一會兒，不叫不用進房。所以我直到此刻聽見你的聲音，纔進房來的。這時我，不由得大跳起來。我情知這是一遇了歹人。我的款項，早已被他們搶去哩。只急得我直着喉，喉大嚷嚷得那茶房莫明其妙。我就揮手叫他，去請帳房來。不移時，帳房來了。我告訴了他的情形。他起初還不信。後來見我急得什麼似的，纔有些信了。我問他這條船叫什麼名字，到什麼地方去的。他說：「新山陰。」是到寧波去的。我，不懂那些匪徒爲什麼搶了我的錢，又把我送到船上來。這時，我身畔空空，便和那帳房商量，請他暫行欠費。到了寧波之後，依舊把我送回上海。我回到上海之後，就仍住到彩雲旅館去。原想立刻要去報捕房的，不料旅館的帳房告訴我，說我的兄弟也出來了。我見了弟弟，纔知道這裏也出了竊案。並且我竟做了案中的嫌疑人。登報訪拿這個，就格外古怪了。所以急急的跑來申說一下。我失掉款項，我還要報告捕房，託包打听想法呢。

魏卜二人聽胡志芬說了這樣一樁奇怪的故事，都聽呆了。半晌不則一聲。胡志芬又道：我聽說你們拾到了我的一張照片，是新的麼？我那天剛從新記照相館裏拿了三張，也是放在手

提皮包裏的什麼會給你們拾到呢。卜雲道：「照片在這裏，你看是不是三張中的一張？」說着從袋內掏將出來。胡志芬看了一眼道：「不差，這便是我新拍的。」卜雲道：「如今這個案情差不多顯明一些了。偷這裏款子的和騙你款子的一定是一夥人。我想銀行裏的案子破了，你的案子也就破了。你暫且不要報捕房。我正在這裏想法進行呢。現在我還有一句很要緊的話問你：你怎樣會不知人事的？在不知人事之前，你吃過甚麼東西，或聞到過甚麼臭味？沒有請你細細的想一想，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便是破案的關鍵。」志芬側着頭想了半天，搖頭道：「實在沒有。我並沒有聞到甚麼臭味，也沒吃過甚麼東西。我不過銜着一枝香烟罷了。我坐到黃包車上，呼了幾口，就漸漸的昏迷了。」卜雲放出異樣的眼光來道：「你吃香烟麼？你的香烟是自己買的，還是那裏來的？」志芬道：「是自己買的。」卜雲道：「什麼牌？」志芬道：「大英牌。」卜雲道：「你的確知道那時候吸的是自己買的大英牌麼？」志芬道：「不錯，我點好款項之後，放入皮包，便把皮包鎖了。從袋裏拿出香烟來，因為祇剩得一根了，那空匣便團成一團丟在這行裏，所以很記得清楚。」卜雲道：「你臨走的時候，吸了出去的麼？」志芬道：「是的。」卜雲思索了半天，又問道：「你出了行門，和坐到黃包車上的中間，有什麼略為奇異的事情麼？」請你把那時的情形再詳細的講一遍。千萬不

要有什麼遺漏。志芬想了一想道。我銜着紙烟。提着皮包。走出行門。那時正值下雨。我喊了一聲。黃包車。便有幾個車夫。爭着前來接生意。這裏看門的巡捕。惱了。舉棒亂打。那些車夫。纔退了。下去。祇剩着一個車夫。接了我的皮包。問我到那裏。卜雲聽到這裏。急問道。爲什麼。這一個車夫。沒有給看門巡捕打退呢。志芬道。這是有緣故的。巡捕打人的當兒。我的香烟。給巡捕帶掉了。那車夫。拾將起來。送還我。因爲火跌滅了。車夫又掏出火柴來。給我點着。所以獨讓他接生意。卜雲哈哈大笑道。原來如此。你可以回旅館去了。但是先要同你說明。我們這裏。却仍要把你當作嫌疑人。停一會。還要到那旅館裏。囑咐茶房。監守你的行踪。你却千萬不可多出去。并且須明白。這便是破案中的一步手續。大概不久就可以破案了。

光陰快得像飛鳥一般。轉瞬又過了十天。卜雲天天說可以破案。却天天沒有什麼成績。這一天報上又發見了一樁暗殺案。了楊樹浦軍工路相近。發見一個四五十歲的無名男屍。這屍首是被人勒斃的。就這人的中衣看來。決不是一個窮困的下等人物。却是身上祇剩了一身短衫褲。沒有長衣服了。兩隻手上都有戒指的痕迹。然而戒指也不見了。那顯然是一件謀財害命案哩。捕房中現正飭通班探捕。緝兇手報上並登了一張死者的像片。卜雲看見了心

中一動想。昨天不是下雨的麼。急忙到捕房中把死者的照片要了一張出來。走到大通銀行。踏進行長室。魏行長正在那裏辦公事。問道有什麼消息沒有。卜雲道不用慌。請你把行裏管理提取存款的行員喚他進來。問一聲話。魏行長道問甚麼。卜雲道你不用管。少刻便見。魏行長就按了一按電鈴。命人把那行員喚將進來。卜雲問道你看過今天的報紙沒有。知道楊樹浦發生了暗殺案麼。那行員道知道的。卜雲道你認識那個被殺的人麼。行員道這個如何認得。卜雲道你見過照片沒有。行員道報上雖然印着但是模糊得很。卜雲便掏出一張照片來。道我早就預備在這裏了。你瞧一瞧。昨天這個人會到這裏銀行來提取過存款沒有。那行員接過照片細細的一看。駭道呀。你怎麼知道這個人到吾們行裏來提取過存款。卜雲哈哈一笑。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請你把那人的姓名及提取的數目告訴我。那行員出去了一會。立刻進來道。這人喚做黃笏卿。提了三千塊存款。卜雲道我還有一句話問你。這人臨走時吃過香烟麼。行員道是的。不然我也不留心。因爲他用的一個發火器很小巧。所以纔注意了。卜雲道好了。此刻這一番問答。請你嚴守秘密。也不要說那個被暗殺的人給你認出來。你照常辦事。只當沒有這一回事罷。

卜雲向魏行長道。好了。破案的把握。已有了十分了。只是破案的日期。却還不能預定。早則明後天。否則十天半月。可就不能預料了。魏寶珊道。既有了把握。什麼不早些進行呢。卜雲道。此刻却未便告訴你。你看過三國演義麼。赤壁之戰。周瑜向諸葛亮說。人有旦夕禍福。諸葛亮說。天有不測風雲。此刻就是缺少了諸葛亮借東風的本領。魏寶珊道。你也要等東風麼。卜雲笑道。不是風。却是雨。魏寶珊納悶道。我真不懂你葫蘆裏買的什麼藥。卜雲道。此刻還沒到說明的時期。嗻。我却忘了。我還要問你要一個破案的用品。魏寶珊道。什麼。卜雲道。二千塊錢。你給我存二千塊錢。在你行裏隨便開個什麼人名。憑摺付款。魏寶珊道。你自己來提款麼。卜雲道。是卻是的。但也可以說不是總之。你相信我。就是了。我明白告訴了你罷。那一天。下雨。這存款。便有人來提取。那便是破案的日子了。詳細情形。破案後再講給你聽。魏寶珊知道問也不肯說的。便自己出去開了一個存摺進來。交給卜雲。

好容易。天下雨了一個西裝的少年。銜了一枝香烟。提了一只簇新的黑皮文書袋。走進大通銀行。掏出存摺來。提了二千塊存款。都要鈔票。行員如數付了。那少年檢點了一陣。都放在皮袋裏。頭又取了一枝香烟。吸了。緩緩的走出行門。這時便有幾個黃包車夫。走上來攬生意。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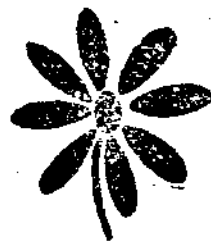
看。門。的。巡。捕。惡。很。很。的。走。將。過。來。舉。棍。驅。逐。一。個。不。小。心。把。那。少。年。的。香。煙。撞。跌。在。地。下。了。便。有。一。個。黃。包。車。夫。很。殷。勤。的。拾。起。來。送。給。少。年。但。是。火。已。跌。滅。了。那。車。夫。立。刻。取。出。火。柴。等。那。少。年。把。香。煙。銜。好。便。湊。過。來。點。旺。了。問。少。年。到。那。裏。去。少。年。說。新。開。新。康。里。車。夫。拉。過。車。子。揭。開。雨。篷。請。少。年。坐。進。去。便。拉。着。就。跑。走。了。不。多。路。應。該。轉。灣。向。西。的。車。夫。却。向。東。拉。去。回。頭。望。望。車。中。一。聲。也。不。響。便。如。飛。的。直。跑。跑。到。楊。樹。浦。的。如。意。里。便。將。車。子。望。二。弄。中。直。拉。到。了。弄。底。的。一。家。就。舉。手。向。門。上。敲。了。三。下。有。一。個。人。來。開。了。看。見。車。子。喜。道。又。得。手。了。麼。車。夫。點。點。頭。那。人。向。裏。面。招。呼。了。一。聲。便。走。出。三。四。個。人。來。預。備。扶。車。中。的。客。人。下。去。不。料。雨。篷。纔。揭。那。西。裝。的。人。已。跳。下。來。了。口。中。銜。着。叫。鞭。噓。溜。溜。的。一。聲。弄。外。早。撲。進。四。五。個。便。衣。偵。探。來。一。個。個。都。執。着。手。鎗。少。年。也。拿。出。手。鎗。來。了。屋。中。人。和。車。夫。情。知。不。妙。急。忙。向。後。門。逃。走。開。了。後。門。只。叫。得。一。聲。苦。却。早。有。許。多。便。衣。偵。探。執。着。手。鎗。伺。候。在。那。裏。當。下。格。鬥。了。一。番。手。鎗。幾。響。那。些。匪。徒。就。東。倒。西。歪。的。躺。下。了。一。個。個。就。捕。沒。會。漏。網。得。西。裝。少。年。率。衆。到。樓。上。搜。查。時。搜。出。了。二。萬。五。六。千。的。鈔。票。黃。笏。卿。的。衣。服。哩。胡。志。芬。的。表。和。照。片。哩。所。有。東。西。都。搜。出。來。了。於。是。把。那。些。匪。徒。先。送。到。楊。樹。浦。捕。房。西。裝。少。年。攜。着。贓。物。向。捕。房。借。坐。着。汽。車。逕。回。大。通。銀。行。一。

進門。先把看門巡捕捉了。又把行中的一個練習生捉了。那西裝少年脫去假面具。原來就是卜大偵探。

卜雲把兩個人送進捕房之後。又回到大通銀行來。魏寶珊早已迎門恭候。抱着拳笑哈哈的道。有勞有勞。大功告成了。卜雲道。不敢不敢。總算不辱尊命。說着。將文書皮袋送過去。道。原物奉還。二千元看有失誤沒有。魏寶珊道。那何用看得。請進去坐罷。現在要請你把全案情節說明了。卜雲進了行長室。抽了一枝雪咖吸着。坐在一隻沙發上。笑嘻嘻地說道。我不早就說這案內一定有行中人做內應麼。所以案出之後。我對於全行的人一個個都暗加攷察。可是仍得不出個頭緒來。天幸胡志芬出現了。我聽了他失事的情形。那麼賊人的詭計已經瞭如指掌了。他們把照片遺在後門外面。那是有意要陷胡志芬的。所以並不將胡志芬殺害。却把他送到甯波去了。他們也是預料胡志芬立刻要回到上海的。因此我們登的報。竟然有了意外的效用。不單是找到了胡志芬。得着案中線索。在那些賊人看來。却更以為我們中計了。我此刻想來。虧了銀行中有此竊案。否則胡志芬也早同黃笏卿一般。陳尸軍工路了。我當時聽了胡志芬講的情形。便確定那看門巡捕是要犯中的一個。他那趕車夫一定是奸計中的一節。

好乘。着。紛。亂。把。客。人。的。香。烟。碰。掉。了。那。許。多。車。夫。中。間。也。許。只。有。一。個。也。許。有。好。幾。個。是。他。們。一。黨。的。人。便。拾。了。碰。下。的。香。煙。還。給。客。人。其。實。早。就。掉。了。包。哩。所。以。一。跌。就。定。是。把。火。跌。滅。了。他。就。點。了。火。拍。那。客。人。的。馬。屁。客。人。受。了。他。這。樣。殷。勤。就。非。得。坐。他。的。車。不。可。哩。他。却。車。錢。並。不。計。較。所。以。這。計。策。竟。百。發。百。中。胡。志。芬。和。黃。笏。卿。都。着。了。他。們。的。道。兒。了。香。煙。之。中。大。概。裝。着。很。利。害。的。迷。藥。吸。不。多。時。客。人。自。然。人。事。不。知。但。是。不。是。落。雨。天。不。張。起。那。雨。篷。來。客。人。在。車。上。昏。倒。了。那。就。要。給。旁。人。看。穿。也。要。受。巡。捕。干。涉。所。以。他。們。這。計。非。在。雨。天。行。使。不。可。他。們。這。方。法。很。巧。妙。也。是。很。穩。妥。的。了。但。是。第。一。要。天。下。雨。第。二。要。那。提。取。款。子。的。客。人。是。吸。香。烟。的。而。且。臨。走。時。一。定。還。在。那。裏。吃。香。烟。不。過。現。在。世。界。吸。香。烟。是。極。普。通。的。事。所。以。他。們。的。機。會。也。就。不。很。難。了。好。在。他。們。這。種。方。法。本。來。不。能。常。做。一。個。月。裏。頭。做。着。一。兩。次。就。得。哩。這。裏。面。我。又。覺。得。非。有。行。員。通。同。不。可。因。爲。看。門。巡。捕。不。能。知。道。那。一。個。客。人。提。取。多。少。存。款。值。得。下。手。不。值。所。以。我。就。連。日。的。改。了。裝。偵。察。那。看。門。巡。捕。的。舉。動。果。然。有。一。天。晚。上。我。隨。着。看。門。巡。捕。到。茶。館。裏。吃。茶。剛。纔。捉。去。的。那。個。練。習。生。也。在。那。裏。他。們。兩。個。人。招。呼。了。同。坐。在。一。張。桌。子。上。後。來。又。來。了。一。個。穿。黑。袍。子。的。三。個。人。說。了。好。一。會。那。穿。黑。袍。子。的。掏。出。一。只。香。烟。匣。子。

來吸煙。揭開一看，便笑道：「啊呀，拿錯了法寶了。我偷眼一瞧，隱隱約約似乎長長短短的，都是些殘煙。我恍然大悟，知道這人定是他們黨中做黃包車夫的角色了。等他們散的時候，我便尾着他，跟他到了楊柳浦，看他進了如意里二術的末家，就知道這是他們的巢穴了。我起初想立刻報告捕房，進去搜查。後來一想，不好，或者他們不止一個巢穴，這屋裏頭沒有證物，就不免打草驚蛇，前功盡棄。因此我想探實了他們的舉動，親身引他們來動手，就格外的靠得住。那裏知道天又下雨，黃笏卿早又中了他們的計了。我一見報紙照他登載的情形，看來大半這案也是他們做的，所以特地到捕房取了一張死者的照片，請你們的行員一認，果然恰如我之所料。我便預備了一切，先去向捕房詳細的陳述了一下。等到動手的時候，我這裏坐上黃包車，早有預約的暗探由電話報告楊樹浦捕房，立刻派出好些探捕在如意里那巢穴的前後埋伏好了。總算好，匪徒一個也沒漏網，竟大奏凱歌了。至於明天開審，我想這裏可以請一個律師預備出庭領取贓款。我此刻還要到彩雲旅館去，把這消息告知胡志芬弟兄倆，好使他們出庭領贓呢。」



賊的急智

天·
放·

賊入某富家小姐的房中。正在盜珠寶等類。不料小姐醒來。從床上坐起來。咧。賊不知怎樣。忽而在桌上做一個倒立。兩足高高豎起。一回兒又把桌上玻璃缸中的金魚。捉到口中去亂嚼。小姐十分驚訝。一時來不及喚人。那賊恭恭敬敬行了一個禮。從窗中逃去了。這是紐約的實事。



山東響馬傳

姚民哀

第六節 孫美珠落草爲

寇

却說孫桂枝聽說姪兒美珠有心落草。心上暗暗喜悅。他本來是腳踏三檻。青紅公口。都有他的大名。從十三歲出道。在江湖上混飯。尋師不如訪友。總算打光棍也打出頭了。現在恰巧四十歲。他是跟濰縣缺鼻子柏老太爺。當跣盤夥計出身。後來升

紅旗。再升看家。一直升到掌櫃。因爲柏老太爺的嫡親兒子柏江。和吳大洲。薄子明。在周村。扯起討袁軍旗號。土匪居然變了革命軍隊。那柏江在吳營內。充當了團長。勸爺不要再幹這無本經紀。柏老太爺本人也爲年紀已週花甲。常言道年滿花甲。已成世外之人。再加幼年頑土娼。染了梅毒。致於開天窗。鼻子都爛去。年輕之際不覺得。如今年紀老了。逢春必發。吃不了多少苦。兒子既然做了團長。趁此洗手。棄邪歸正。自然蛇無頭而不

行。柏老太爺一不幹。孫桂枝也祇得不幹。其時的孫桂枝祇有三十多歲。正是有作。有爲的。當兒從打溜。當光蛋。當成了土匪。再從扒山。老么扒起。好容易扒到看家。老三升做當家。老二正是一帆風順。漸入佳境的時候。一旦洗手。不爲真好。比青年女子嫁了丈夫。不滿一年。便寡居。你想多少難熬。勉強忍耐着。回到家裏。心上屢次的躍躍欲試。再想下水。幸虧隔了不久。他兒子美松上湖南謀差。使得了陸軍部直轄國軍第七師補充旅旅長毛思忠的提拔。也做了稽查員。故此桂枝倒也未便再背包。上線跟兒子去抬槓。後來張勳臣敗出湖湘。勢力根本剷除。美松自然也

開差回來。賦閒無事。桂枝忍不住了。私下便去單身趕了幾件買賣。和周天倫。周天松的堂叔。周虬。龍。倆都是獨脚好漢。大買賣不做。的專走狹道。戳小黑（戳小黑卽俗名背娘舅。而江湖上稱測字先生亦名戳小黑）戳了些時。被兒子瞧破了。便在費縣。韓境。雙槐谷。開了所黑店。專欺落禽頭的孤雁。（單身客曰孤雁下棧房曰落禽頭）已經好久了。如今聽美珠一說。自然第一個贊成。故而便開口告訴美珠道。常言道。店有店規。行有行規。當土碼子。也有土碼子。門道正。所謂盜亦有道。你且靜靜心聽我告訴你一個拜山和掛招牌的法門。美珠自然嗒嗒連聲。當下桂枝

把這兩樁祕訣粗枝大略傳授了美珠一遍。美珠本來是個戩山門的半通角兒，祇要桂枝一提醒幾件緊要的手續，自然心領神會。桂枝說的什麼呢？這却著書人要告個罪，並非半刀子也不是又賣關子不說出來。因為以下許多的小說資料，就不過開堂拜山兩件事，要是借桂枝先說明了下文，便沒有味兒。所以祇好暗寫的了……美珠和美瑤倆既受了桂枝的一番慈悲（教訓曰慈悲）讓桂枝等自去。美珠立刻到外面，把周二霸天差來的下書人喚來交代。恰巧那人方纔酒醉飯飽，一聽呼喚，自然上來參見。美珠便道：你趕緊回去，拜上你們當家，說咱們哥兒兩

人隨後就來拜山入夥哩。那人聽了，甚為歡喜，便說好極啦。這纔像自己人講義氣，不丟人。那麼請大爺給俺一張名片，俺好先回去銷差。美珠點點頭道：五弟，你去拿張名片給他吧。看官，你們道真的是紙質的卡片麼？非也。那是美珠平常吊膀子熬練膂力的一張。十三個半勁的鐵胎弓，這是拜山的規矩，不比過堂是自己服小的。這種擺場，就是不肯示人以弱。由美瑤去把那張弓的弓弦卸了，勁再用蠟皮在弦上擦了一陣，然後拿出來授給那人。那人接了，在左肩上一背，向孫大孫五拱拱手，恩恩的去了。美珠又把合宅的莊客都喚到面前，宣布自己的宗旨，願意

的跟主子走路。不願意的給發工資。讓他們
自去謀生。他家中莊客。一共有五十多人。散
去的不過十四五個人。美瑤便把情願跟着
一起走路的三十餘人名姓。多錄了下來。那
些多是兗州沂州曹州三府屬農民。聽見做
土匪三個字。好似情竇大開的淫娃。聞得有
人作媒。對了婆婆家。一般歡喜。沒有一個不
是笑逐顏開。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語的本
來。山東省內。這兗沂曹三府。夙稱匪藪。那沂
山的山脈。北起青州。南至沂州。綿長三百五
十餘里。恰巧泰安府的泰山。山脈蜿蜒南下。
和沂山銜接。自然深山巨谷。豐草長林。隨處
可以藏匪。那曹州府呢。雖則一坦平壤。但是

莽蕩數百餘里。南與蘇省徐州府屬的豐沛
蕭碭各縣境界。毘連恰好。包圍着南陽徽山
兩個大湖的南北岸。鄆城縣屬之梁山泊也。
在其內。這是盜匪歷史上有名險要。港汊交
錯。蘆蓼叢生。又是天生的土匪安樂窩。況且
自古迄今。該地的居民。最最强悍。山東人有
句土諺。凡是性子強硬。殺潑不受。人勸打死
不討饒。之人人家。提起此人。叫做「這是曹
州府人賊脾氣。一輩子改不過來」。本省別
一府人。尙且如此說法。這行爲也。就可想而知。
倘然貧窮失業。便都靠「掏亂把」吃飯。
(吃賭銅鈿飯者。匪諺曰「掏亂把」) 萬一站
碼頭守不住。土開碼頭不得烘隆。那就免不

了。作奸犯科。弄得鄉里不容。那麼不是投身行伍去當兵。便是揭竿聚衆。爲土匪。現在直系的軍隊。無論何師何旅。總有山東人在內。山東人裏頭。不問可知。兗沂曹三府屬人。最多。在孫美瑤家中。做長工的。曾經在居正吳大洲的部下。吃過糧。民國五年。改編之後。這一支軍隊。分駐曹州濟甯州等處。不久。便譁變的。譁變遣散的。遣散這個當兒。便造成一個匪中。大人物。范明新。范明新。軍事學識。很好。爲人也慷慨。好友所以資格聲望。都比別人高些。那般游兵散勇。便即推他爲首。范明新老實。不客氣。自稱山東全省忠義軍司令。用軍法來編練。成了一股人。總數也有五六

百名。私下派人上青島。向日本人購買了精利的軍械。專門在單曹鉅野鄆城三四縣地方橫行無忌。又有一個淮安鹽販子。顧德林。軍械不如范明新。手下弟兄可比范明新多。上一半。不過民國七年份上。被張樹元。用力痛勦一回之後。原氣大傷。後來跟平原匪首沒耳朵。老劉磕頭兩幫。合爲一股。聲勢稍振。去年禹城幾釀巨案。踏臨城覆轍。就是顧劉二人所做的。兗沂兩府地界上。最有名望弟兄。最多。要算那大鼻子徐三。狗子。第一。徐是沂縣鄉下蘆塘人。出身是賣糖球燒餅的。他是跟前清著名光蛋。吳二和尚。磕過頭的。所以門裏輩份很大。做小買賣。不得利便染

了。手。面。幹。着。好。買。賣。手。下。已。嘯。聚。了。七。八。百。人。把。臨。沂。南。境。的。泉。源。頭。南。橋。和。他。出。身。所。在。的。蘆。塘。做。了。大。本。營。弟。兄。們。的。軍。械。也。是。向。日。本。人。購。買。一。半。毛。瑟。槍。一。半。毛。瑟。手。槍。

（北人名之曰盒子砲）沂州府界算他頭把交椅兗州府屬的坐頭位土匪那是一個女人喚做趙媽媽和着兩個親生女兒手下也帶着六七百弟兄她另外練成一百多個護衛親壯也都是有力婦人出來放生意時節都跨着駿馬佩着雙盒子砲那裏看得出是女流之輩兩個女兒許給矮脚虎孫繼遠和高廷舉做妻子孫繼遠是另外一股三百多人踞着泰安肥城山做山主高廷舉是登

州府蓬萊縣人前清貢生很有家財曾經自費出洋也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他的落帥乃是看上趙媽媽第二個女兒所以纔拜趙媽媽做了乾娘上跳板的論他身家和人格那一樁輸給人家據說和從前做過交通總長的高鐵頭還是同族乃是趙媽媽帳中謀士又號稱護國軍師去年五旅旅長李森想去攻打趙媽媽的老巢馬連山在石門裏淵兩處地方開火趙媽媽死守着澇坡村足足戰了兩個月結果還是李森敗退這就是高廷舉運籌帷幄指揮攻守的功勞所以當地的謠言說是李旅長打不過一女子其實趙媽媽是沒有戰略完全是這位乾殿下二

駙馬的布置總算獻點能耐給丈母和妻子。瞧瞧因此上板泉劉家莊一帶回教殺牛。大司務趙青山劉家莊開茶棚子的張學禮。張學善弟兄倆徐州獨山湖水路英雄竇二墩雖都有二三百個弟兄却都佩服趙媽媽。不但聲氣相通有攻守同盟之約并且推他做了師娘有時還聽她的指揮哩。這一班投到孫家來做長工莊客的已經算是安分守己循良之輩不過眼中瞧見耳內聽得當年同營哥兒弟兄上了跳板都吃好穿好又有烟抽又有錢用怎麼叫他們不眼紅現在聞說主人也上跳板了他們豈有不願之理啊……所以有人說山東的匪禍完全是被軍

閥濫招兵招了去又隨便遣散或者開了小差也不嚴究纔釀成這麼大的至於勦匪軍官大都投鼠忌器恐怕真的土匪肅清自己的軍隊也就被淘汰所以不願出全力痛勦留點餘地保保自己飯碗的險軍官如此部下的軍士越發兔死狐悲誰願意把自己身子効命疆場打了勝仗給上頭人得功加官晉爵樂得留一點交情在綠林將來自己裁汰或是改編退伍了好來尋尋生路這也不單是山東一省如此天下十八省大約都如此故此土匪那裏會有肅清之日簡直狼狽爲奸彼此利用就中苦熬了我們小百姓弄得家破人亡男啼女哭唉我也不忍說下

去了。單說當時孫美珠、孫美瑤倆，把跟去莊客點名之後，便由五爺領他們到後面新蓋的那隻西式船廳裏頭，把大茶檯底下的地板揭起，下面是個很深地坑，藏着四箱子彈，三十桿六味、九的日本步槍，都拿起了，散給衆人背好了。他們弟兄倆也就換了輕裝。紮束好在細軟，值錢東西有的是，崔氏帶了去。有的美珠、美瑤倆隨身帶了，便立刻出離家門。臨走的時節，依着美瑤索性放一把火把莊子燒了乾淨。美珠却極力阻擋，說留着不討粥飯吃，也許將來我們還要回來呢。美瑤聽了哥哥的話，縮了手，然後一行人衆離開白莊，一直往青山飲牛河進發。那時節正

是臘將殘破的時候。北方冬盡春初天氣，有時竟和南五省的二三月相似。溫暖非常，有時滴水成凍，寒冷得人擻擻抖。總之不起風，有太陽就煖和，祇要烏雲滿天，狂風匝地，那怕六月裏也許冷得穿皮衣裳。美珠離開白莊那天，上一日還雪飄花舞，這一天無風而有太陽，便好似春天一樣。孫家弟兄倆對於白莊茶亭兩處地方，究竟舊時游釣之地，多少總有一點桑梓之情。一朝離開他去，難免依依不捨。所以在馬上不住的回頭觀看。二人之中，美瑤年紀輕，尙沒有如何的感觸。美珠俯仰身世，料定前途，決沒有良好結果。又想起了妻子崔氏，伉儷平素情深，如今爲勢

所迫不得不分飛兩地。心上愈想愈難受。不住的唉聲歎氣。倒是情願相隨落草的那般人。一個個興高彩烈。擦掌磨拳。好似一做碼子。立刻可以發大財。一般有說有笑。勇糾糾氣昂昂的前進。又行了一程。直待回過頭去。瞧不見白莊的東西兩莊形迹。美珠纔死心塌地的趕路。趕到未末申初時候。美珠正要想跟兄弟商量今晚投宿的方法。耳邊廂猛聽得一陣鴿翎聲響。美珠便知道有同道的來礙路了。美瑤那裏明白。就裏仰面一望。順手在左脅下抽出一桿七咪哩六三口徑日本大正三年倣德國最新式製造的毛瑟手槍。來覷準了第三隻鴿子。將機一撥。砰的一

聲。那隻鴿子便飲彈墜地。翅膀撲了一撲。便不動了。美瑤口裏嚷道。大哥。我們開青龍就得彩。往後去一路順風哩。美珠尙未答言。誰知左邊樹林裏有許多人高喊。此山是我們開此樹。是我們栽。不論雙單雁。快獻油水來。一喊聲。未絕。跟首一排朝天槍。而且有一槍對着美瑤的鳥蹄。銀背小川馬射來。幸虧美瑤眼明手快。忙把左手將韁往上一提。那馬的兩條前蹄向上一掀。這顆子彈在頰下。噓哩的一聲。穿過美瑤身子。向馬的前身一磕。馬蹄重又着地。恰巧又是一槍向美瑤上部射來。幸虧美瑤身子沒有挺直。在後腦門上邊。又飛過一子。美瑤趁磕伏之勢。把右手

的毛。瑟。手。槍。灣。過。去。在。馬。頸。下。開。出。一。槍。祇。聽。樹。林。內。啊。哨。一。聲。便。有。另。一。個。人。聲。道。王。第。五。足。背。上。掛。了。彩。麼。此。刻。孫。家。莊。客。都。已。伏。地。散。開。准。備。開。槍。向。左。首。樹。林。總。攻。擊。美。珠。却。雙。手。亂。搖。禁。止。莊。客。開。火。自。己。却。對。着。樹。林。內。高。聲。道。線。上。的。合。字。俺。孫。美。珠。也。是。道。上。同。源。要。上。青。牛。河。探。訪。周。二。霸。天。川。資。未。帶。衣。帽。不。周。所。以。未。曾。拜。山。驗。關。至。於。合。字。三。光。透。頂。多。多。冒。犯。姓。孫。的。不。是。無。種。雜。物。兩。下。免。傷。江。河。義。氣。緩。日。加。倍。補。送。給。合。字。換。季。……美。珠。話。未。說。完。林。內。槍。聲。頓。息。路。上。早。雁。翅。排。開。擁。出。一。中。隊。人。來。左。臂。上。都。繫。着。一。塊。紅。色。兜。肚。這。種。天。氣。却。還。是。把。

袖。口。捲。起。露。出。半。條。臂。膊。美。珠。一。瞧。曉。得。是。紅。纓。槍。會。的。好。漢。此。會。乃。是。大。刀。會。的。分。支。宗。旨。是。聚。衆。自。衛。紅。白。兩。纓。槍。會。乃。徐。州。兗。州。一。帶。一。種。有。勢。力。的。團。結。會。中。不。設。會。長。調。度。一。切。悉。聽。老。師。指。揮。老。師。承。傳。祖。師。法。術。會。員。身。上。各。帶。一。道。符。籙。相。傳。可。以。祛。邪。却。病。槍。砲。不。入。會。員。每。日。照。例。練。連。氣。工。夫。一。小。時。隨。身。均。帶。標。槍。一。支。那。怕。良。民。入。會。下。田。耕。種。此。槍。亦。插。置。身。畔。會。中。有。三。大。戒。律。一。不。搶。奪。二。不。奸。淫。三。不。怕。死。那。些。走。江。湖。賣。膏。藥。餬。口。的。該。會。會。員。居。多。內。中。分。長。房。二。房。在。槍。纓。上。區。別。槍。纓。紅。的。是。長。房。所。以。叫。紅。纓。槍。會。槍。纓。白。的。便。叫。白。纓。槍。會。乃。

是。二。房。照。了。會。律。那。是。絕。好。組。織。可。惜。在。這。種。亂。離。時。世。這。種。祕。密。會。黨。又。在。此。山。野。村。莊。上。混。合。決。不。會。是。地。方。公。正。團。體。安。分。守。己。的。小。百。姓。多。少。不。論。總。得。受。些。累。呵。閒。言。休。絮。書。歸。正。傳。那。隊。人。排。開。之。後。擁。出。一。個。首。領。來。上。前。答。話。美。珠。一。瞧。不。是。外。人。乃。是。長。清。的。趙。成。志。他。本。是。回。回。教。的。老。司。務。有。名。的。殺。牛。好。手。在。濟。甯。州。清。真。堂。專。管。殺。牛。他。小。名。叫。做。阿。狗。所。以。人。家。都。叫。他。殺。牛。狗。兒。每。月。的。收。入。也。很。大。可。惜。愛。賭。手。彩。不。佳。又。沒。有。偏。財。運。大。賭。大。輸。小。賭。小。輸。輸。得。連。一。個。妻。子。二。個。女。兒。都。輸。去。還。不。覺。悟。甚。至。於。被。窩。替。換。的。小。衫。褲。也。都。當。淨。輸。去。後。來。

無。人。可。賣。無。物。可。當。他。便。約。了。幾。個。下。手。合。夥。了。到。濟。甯。州。四。鄉。去。偷。牛。偷。了。來。便。殺。了。變。錢。始。而。呢。人。家。不。覺。得。好。在。清。真。堂。本。是。出。售。牛。肉。的。總。機。關。決。不。疑。心。到。他。是。偷。牛。賊。可。是。趙。狗。兒。頭。一。回。得。了。手。胆。門。子。一。天。大。一。天。最。先。一。月。之。中。合。夥。出。去。偷。條。把。牛。後。來。因。爲。同。淘。分。贓。不。勻。時。常。窠。裏。反。他。便。丟。了。同。夥。一。個。人。獨。自。偷。去。偷。的。心。念。一。天。很。一。天。由。一。月。偷。一。條。變。做。半。月。偷。一。條。再。進。一。步。十。日。偷。一。條。七。日。偷。一。條。五。日。三。日。甚。至。按。日。偷。一。條。方。方。團。近。的。牛。也。被。他。偷。來。殺。乾。淨。了。市。面。上。牛。肉。一。多。行。盤。也。跌。了。最。先。和。他。合。過。夥。的。瞧。見。他。做。這。樣。的。好。賣。

買看了眼紅由羨慕化爲妬忌漸漸的替他
宣揚出去了鄉下農民也有瞧見過他偷牛
時候情形出頭做了見證先報告清真堂的
堂董堂董始而不信但是一來鄉農有人證
再者調查堂裏這幾月內並沒有宰殺多少
牛兩下一對趙狗果然靠不住了那麼先就
把他歇生意然後將他交給這班鄉農由他
們處置那班鄉農將趙狗先帶到鄉下關在
一所武聖廟裏然後商量對付方法可是他
不單偷這一個村莊別的市集上得了信都
趕來加入主張有的要把他送官辦有的主
張把香燙死他有的說活埋有的說活燒七
張八嘴議了二三天沒有議妥可便宜了趙

狗兒了到了第三天晚上被他掙斷了細住
他手足的繩深宵逃去一逃逃到滕縣該管
的鳳凰嶺地方聚集了一二百個青皮混混
老實不客氣做起土碼子來哩這還是前清
光緒三十年間的事情直到交了民國他的
案子取消了他方纔算棄邪歸正把歷年所
積蓄劫奪下來的非義之財做了資本在嶧
縣地界泥溝和鐵山溝兩處地方開了兩月
三合義成記客寓自己又入了紅纓槍會算
是做正當經紀人了實在呢他的兩處寶號
雖不像水滸上揭陽嶺李立十字坡張青孫
二娘等所開的黑店專售人肉饅首和蒙汗
藥酒可是相差也不遠而且時常借着梭巡

爲名帶了許多會員到各處去溜腿好在方圓四五百里裏頭的土碼子跟他都有老交情。他若遇見了小幫客商硬指他們是土匪把東西留下來完事。今天他又是出來放哨遠遠瞧見了孫美珠等他認做賣買來了。故此放鴿翎探信不料被美瑤打死了一個鴿子。他又認是保鏢的達官。那是這一隊人必定有有油水的西商在裏頭。決計是好買賣。故此下了個經風令就冒冒失失的開火。現在美珠一掛招牌露了相纔知道一條線上的人故此停止開槍。上前答話。美珠瞧見是趙成志趕緊的滾鞍下馬上前拉手。趙狗道：孫大爺你不在府上享福帶了這許多弟兄

出來混事。替你想身價和留在外頭的交情。如今來做這件事未免不合算吧。美珠歎道：趙爺不是外人好表表我們弟兄心跡。我們走這條路真個是不得已而爲之。祇爲……說到這裏美珠把自己的遭遇一一訴說出來。趙成志一聽翹起大拇指道：還了得。指日間您要做保主谷總櫃當家。總算咱們弟兄倆雖然認識了好幾年。可從來沒有嘯過。常言道不嘯不親。嘯嘯也許骨肉至親。往後蠱風行內剪口開爬仰仗地方。正多哩。美珠忙道：趙爺言重了。愚兄弟身入玄門正要拜山歸標。向各香主求討海底和腰平。煩懇衆大哥替愚兄弟掌舵。怎說反這樣賜萬笠給

愚兄弟戴那不是活活丟人怕不放馬就砸麼（按土匪自稱其業曰轟風行剪口乃上陣衝鋒開爬即動手搶掠土匪共分十大幫口玄門乃十幫中之一種拜山是與土匪往來歸標爲實行當土匪有聲名及前輩之土匪曰香主土匪以票布爲自家人互認之標幟腰平者即票布之別稱掌槍代爲作主之謂以高帽子套人曰萬笠失面子曰丟人第一次出手擄人曰放馬失敗曰砸）趙狗笑道海底道情爛熟得如此還這樣的謙遜麼緩日上總櫃討擾喜酒今天時候不早各走各道改日再聚吧當下便和美珠們分手趙狗存心不良連夜把手下弟兄統進了白莊

茶亭他的心思原想在孫家的兩所宅子裏搜刮些值錢東西誰知一毫貴重東西沒有白費了一番手脚恨得牙癢癢的無可發洩吩咐手下放了一把火將孫家新舊兩所宅子都焚成了一片瓦礫場所以三天之後賈金彪會同水陸兩警到來拿捉美珠不料撲了個空連房子都火燒掉了賈金彪認是美珠自己燒去的誰知實在是趙狗做的事趙狗燒了孫家兩所莊房無情打彩的打算回泥溝半路上綁着一個男票仔細一盤問就是孫美珠家的小馬夫大根子趙狗很爲歡喜把大根子看押起來預備孫美珠舉行開山大典時候把這大根子送去祭神倒是一

件絕妙禮物。丟下趙狗方面情形不表。却說孫美珠弟兄倆。率了許多不怕死的莊客。在路不止一日。足足走了四天。纔到青山飲牛河。天倫天松倆早已得信。把附近一步登天的新爺。正副龍頭大爺。心腹大爺。訪賢二爺。看家三爺。紅旗管事五爺。福祿六爺。巡查八爺。大滿九爺。么滿十爺。早都招集在自己家中。準備歡迎新總當家。加上本堂名下的五堂五執事。（五堂乃坐堂。陪堂。理堂。刑堂。執堂五項。五執事爲盟證。香長。保兄。承兄。引兄五項。此皆大幫盜匪之職員名目。）等等。人數約在五百名以上。天天的在那裏盼望美珠到來。直到接着了他拜山的一張鐵胎弓。

方知真的指日可到了。那一天手下報到。說孫家弟兄倆。帶領手下。離莊不遠。將次到了。天倫天松。便同着預約來的高高矮矮綠林好漢。一齊出接。知照手下小么。一律武裝站班。裝點些威嚴給美珠瞧瞧。安排停當。然後步行到莊門外護莊橋跟首。祇見孫美珠當先已到護莊壕的外岸。一瞧天倫弟兄當頭領着一般人。站在護城壕裏岸。明知歡迎自己而來。所以趕緊滾鞍下騎。搶步過來。自然美瑤也跟哥哥一樣離鞍步行。這邊周家弟兄。也是滿面春風。抱拳帶笑。迎上前來。恰巧在護莊橋上兩碰頭。彼此介紹。拉手相見。因爲美瑤和周家弟兄是初會。就是美珠跟天

松是認識了。和大爺天倫。也是初交。況且尙有那一班趕來道喜。參預開山大典。和着周家弟兄特地邀來當執事的。附近山主等等。自然一一上前寒暄。由周家兄弟兩方介紹。嚷了一陣子。然後天松和美珠攜手。天倫跟美瑤攜手。一同進莊。美珠留心一看。祇見從莊門裏頭站起一望之間。兩廂都站立着長大漢子。手內都拿着軍械。標槍。單刀。各色俱全。身上都佩着盒子砲。美珠一瞧。這班人見了自己。並不行軍禮致敬。不過一足纔踏進莊門。暗中好似有人指揮似的。卽見各人把手中兵器一煞時都搭了起來。真個是槍林刀洞。人要從軍械底下經過。美珠明知這是

示威。他何等乖巧。忙把自己身上的手槍盒除下來。交給周家的跟人。然後和天松步入莊門。神色不變。談笑自若。大踱三步的前進。那班綠林中人。暗暗稱贊老五美瑤的態度。就不對了。天倫呢。也存心試試美瑤的膽量。和腕力。表面上是手挽手的走着。暗中却用力去握美瑤。美瑤本來見他們武裝歡迎。心上已經不快。偏是天倫又有意來試他膂力。他是從小就練沙包和馬鞍石工夫。所以是有巧勁。可借天倫不過憑一點蠻力。那裏握得過他美瑤。一面走着。一面步步加工。越跑越緊。開場天倫還熬得住。後來漸漸不濟事。那條手好似上了拶指。一般痛入心髓。加之

美瑤年輕好勝。將到周家的聚義廳上。索性用盡平生之力。把天倫那條手一搯。天倫頓然間。滿身洶汗。莫說手指。連那條膀子。都被美瑤。按着寸關尺。三步鎖住。也由痛而麻了。不覺衝口吐出。啊。哨。二字。美瑤微微一笑。那時大家已踏上大廳。美瑤就借勁一鬆手。天倫幾乎栽倒。幌出了四五步。還是立脚不牢。兩邊都是慣家。都明白。大周受了小孫的暗虧。可是天倫。雖丟了一點小面子。從此却跟美瑤。留了一點心跡。往後來。美瑤的性命。就斷送在今天。佔了人家一點小便宜。大家到了廳上。彼此又謙遜一回。然後歸座。他們雖然都是盜匪。可是十八句頭的一個帽。

子。跟官場一樣。美珠把在座諸人。一一敷衍過來。然後再提本人目前之事。天松道。孫哥。您畢竟是安居的良民。那裏有閒空工夫。留神雜七雜八之事。咱們這裏。乃是膠縣大珠山老王八。李疤眼。曹二虎三位大錘前輩。帶來的信。他們那邊。是薛家島的孫百萬。從線上跑進了公門。改編過了。和官場接近。賈金彪在省裏控告的消息。就是打從他那一邊來的。這也是我們洪門有福。當初响馬黨。秦瓊。秦二祖爺。要不是老楊林把他背燈游街。也不會上瓦崗寨。做混世魔王殿前元帥。這一回。賈金彪這狗入的。不跟孫哥作對。孫哥那裏肯和我們三界弟兄往來呵。說完哈哈。

大笑。美珠謙遜了一回。天松又開口道。保主谷總櫃當家。這一把交椅。除了孫大哥。簡直沒有人夠格。咱們弟兄斗胆。已經代爲擇定。黃道吉日。今年一來。隆冬歲底。天氣嚴寒。有風。雨。霜。雪。的關係。遠道弟兄。不能到來。二來。眼前都是一家人。說句不多心的話。我們做買賣的全仗這時候。做幾件大買賣。存積好了。明年的荒。三。苦。六。不。致。鬧。饑。荒。所以。不便開山去。耽誤人家黃金時代。要不是大規模。舉動。馬。馬。虎。虎。的行。開山典禮。莫說。褻瀆了。你們賢昆仲。一輩子。要。奇。才。不。顯。就是。我們。對於。保主。谷。怎麼。大。一。個。總。櫃。地。勢。上。也。太。輕。慢。了。故。此。今。年。不。舉。行。咱。們。叔。老。太。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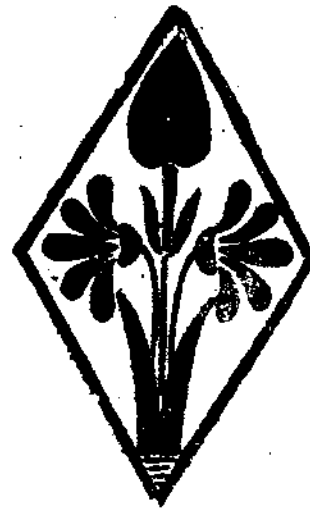
的。明。年。元。宵。佳。節。請。孫。大。哥。登。山。創。業。接。手。辦。那。保。主。谷。總。櫃。美。瑤。忙。搖。手。道。二。哥。不。說。這。話。小。弟。荒。唐。記。不。起。二。哥。一。提。小。弟。可。也。想。起。了。令。叔。虬。龍。太。歲。四。海。聞。名。咱。們。做。小。輩。的。當。得。扶。助。這。位。老。人。家。當。手。總。櫃。天。松。道。家。叔。代。理。了。三。年。一。毫。進。步。沒。有。故。此。命。小。弟。訪。賢。一。定。要。推。賢。讓。能。我。們。當。盜。匪。的。自。知。甚。明。幹。事。也。幹。得。痛。快。做。事。要。做。得。服。衆。不。像。那。些。混。賬。忘。八。代。的。什。麼。官。不。問。人。才。的。好。壞。第。一。要。義。祇。消。會。吹。牛。會。拍。馬。那。怕。昏。庸。會。墨。不。是。人。做。的。東。西。也。尸。位。素。餐。老。是。盤。踞。要。津。不。走。說。句。誇。口。話。咱。們。當。綠。林。好。漢。義。氣。行。爲。勝。過。這。些。狗。官。萬。倍。況。且。

家。叔。常。記。着。我。們。祖。師。爺。的。訓。誥。祖。爺。不。是。說。十。里。青。山。一。色。幽。前。人。世。界。後。人。收。後。人。收。得。須。留。意。還。有。收。成。在。後。頭。麼。所。以。這。把。交。椅。請。孫。大。哥。不。必。讓。吧。美。珠。道。兄。弟。出。身。艸。野。那。開。山。大。典。一。點。不。明。白。天。倫。接。口。道。這。不。要。緊。橫。豎。明。天。跟。諸。葛。老。三。會。面。了。他。自。會。替。您。調。度。當。下。廳。上。已。預。備。開。飯。請。孫。家。弟。兄。的。一。桌。格。外。考。究。四。素。六。葷。其。餘。的。都。是。二。葷。二。素。大。家。入。席。今。天。是。頭。次。請。美。珠。所。以。規。矩。格。外。嚴。肅。由。保。主。谷。陪。堂。執。事。執。行。此。人。就。是。雙。槐。谷。的。褚。恩。崇。胸。前。抽。出。一。把。明。晃。晃。雪。亮。利。刃。手。下。端。過。一。大。盤。高。梁。和。着。一。只。大。雄。鷄。恩。崇。便。把。那。隻。鷄。提。在。

手。中。在。牠。頸。上。抹。了。一。刀。那。血。淋。下。來。正。淋。在。盤。內。酒。中。然。後。各。人。過。去。身。邊。摸。出。小。刀。有。的。在。臂。上。有。的。在。手。指。上。劃。開。了。些。掛。些。血。出。來。滴。在。那。酒。內。那。褚。恩。崇。丟。了。鷄。又。走。到。美。珠。的。正。席。上。把。刀。在。舉。中。那。隻。紅。燒。牛。蹄。碗。內。刻。了。一。塊。却。對。準。了。美。珠。的。咽。喉。直。刺。過。來。那。邊。美。珠。見。了。頓。然。變。色。直。站。起。來。要。掏。槍。扳。機。畢。竟。美。珠。藝。高。人。胆。大。毫。不。慌。張。靜。等。他。那。塊。刀。上。肉。戳。過。來。離。自。己。不。遠。口。內。纔。說。聲。勞。駕。張。開。口。來。把。刀。頭。上。那。塊。肉。望。口。內。一。噙。兩。條。手。在。檯。子。上。一。擡。一。點。虛。勁。一。借。上。下。三。十。六。個。牙。齒。都。像。鋼。的。一。般。噙。着。刀。尖。將。頭。往。上。一。昂。褚。恩。崇。冷。不。防。

這一手手勁一鬆被美珠連刀嚙了過去。然後從容不迫的把刀尖牛肉用舌捲了下來。一伸手把利刃在口內抽出用勁一勾勾成一個灣形順手向地上一擲。笑道這東西太沒用。那邊美瑤方纔放心當下在座諸人一個個口定口呆。褚恩崇第一個翹起大拇指道。好有種。這纔是好漢。合席之人。都同聲喊道。好漢。有種。從這一席散後。大眾對於孫美珠更加信任威服了。等待來年元宵。美珠便接手抱犢峪的總櫃。開山的那日。趙成志把大根

子送來。饑人相見。分外眼明。非但把他撕票。而且將他開膛祭山。但是賈金彪存心要報前仇。究竟被他買通了趙成志。把美珠騙到兗州。梟首示衆。那抱犢峪的總櫃便歸美瑤執掌。要替兄報仇。纔鬧出去年臨城那件驚天動地大綁票。在下便因之想起趕脚史告訴我的一番孫家歷史。做成這篇山東響馬傳。文字不佳。不過我是就着事實紀載。要請讀者原諒。



猾鬼

南海馮六

一天早晨從清靜幽雅的夏曼旅社廳廊裏走出一個瘦長的少年一手携着一隻皮革的旅行篋一手握着一根華美精緻的手杖嘴裏啣着一支雪茄烟頭上戴着一頂獺皮時式的帽子自頂至踵都是極其時髦而且漂亮的服飾神宇間狠幽閒狠愉快的旅社門前恰好有一部汽車停在那裏這少年剛走下石級邁步欲前之時忽然有一隻手橫刺裏伸來抓著他的左臂少年回頭見是一

猾鬼

個虎額鷹目的彪形大漢同時聽那大漢說道猾鬼！你好啊！一大早匆匆忙忙又想上那裏去少年冷冷地答道對不起！遮莫你認錯了人大漢道猾鬼！你不用裝媽糊老頭兒等着你呢閒話少說你且跟我走一遭兒少年說道請你放開尊手不用捏着我的臂膀更請你不要任意亂呼人名什麼猾鬼猾鬼的我自有名姓我名字叫做湯藹波還有正事要趕緊去趁火車呢請你……大漢冷笑道好一個湯藹波！哼哼！你以為一個人輕易改個名姓如同換一個領結一樣麼不用鬧什麼玄虛老老實實跟我走罷馮遜士在那裏等着你呢少年問道馮遜士是

誰啊。他爲什麼要等着我。我看車快要開了。……大漢。截止他的話頭。說道。不用裝佯了。馮遜士是偵探長。他爲什麼要等着你這件事。你自己肚內明白。還用問嗎。

那箇叫自己做湯藹波的少年。聽大漢這般言語。猛然一驚。說道。難道你是偵探。前來逮捕我的嗎。大漢冷笑道。我是特地前來請你去赴讌會的呀。猾鬼。你裝佯的本領。却也算得十足的。了。但想要在我面前。朦混過去。那。可算你枉費心思。你是跟我走呀。還是要弄輛車兒來。裝備你少年爲勢。所困恨恨地。答道。好好！先生。我隨尊駕。走上一遭。就是了。但是無端誣賴的損失。想必有人賠償的大。

漢道。這何用講。少年走了幾步。說道。請等一等。咱倆上偵探部。是去定了的。我想步行。沒有車快。不如還是我拿出錢來。雇一輛汽車。一同去罷。大漢道。隨你的便。我是無可無不可的。

這位公家偵探。伴着他的目的。人坐上那輛汽車。開足速度。如飛似的。駛向後城。偵探總部。彷彿是恨不得立時。即刻就得趕到似的。車一到門前。停住了。少年下了車。並不掏錢打發那車夫。祇見他狠安閒地對那車夫說道。你在此等我。一等沒多大工夫。我就出來的那偵探。向少年笑道。他倘若相信你的話。在此優等。你只怕要把鬍鬚等白了。纔見你。

出來呢。那時你可要給他不少的錢。少年並不答話。咬緊嘴唇。眉心上輕輕繃起了一道繃痕。隨着偵探向一間標着「偵探長」的房間走去。

房裏空不見人。偵探說道：「你且在此候罷。老頭兒快要來了。」少年道：「火車未必肯等。我吧。偵探道：算了罷。莫再提說火車了。聽得人家怪膩煩的。二人靜默了一會兒。忽然有一個警察走進來。對偵探說道：「費摩！德士克長官請你去。有話說。費摩應道：是。略請你在此候。伴他不見我。或是馮遜士走進來。你千萬不可撤下他。一人在這裏。警察點頭應允了。費摩走出室外的時候。他就跨進室內。

來漫不在意地輕輕瞟了這少年一眼。見這少年服御狠華麗。不像個下流人。以為他是因為有什麼要事。坐在此間。等人的。正想展唇向客問訊的當兒。室內德律風幕地裏響震起來。警察走向前去。取下耳機。說道：「喂！誰呀……馮太太……什麼事……出去了……一會兒就回來的……我可以替你說到……你要對馮探長說……梅麗小姐現在回到家裏來了……是……但是……但是伊沒說出昨天在那裏去了……也不肯說出……什麼……也不肯說出伊為何昨天沒家來……是是……沒別事了嗎……警察掛上了耳機。自言自語地說道：這

老頭兒真倒運了。這位小姐野鳥兒似的。昨天一大早走了。出去直到現今沒一個人知道。伊上那裏去了。頃間老頭兒還急的亂跳呢。但是又爲什麼。不禁伊外出亂走啊。少年有意無意地問那警察道。桌子上那一張照片是你們老頭兒的小姐嗎。警察答道。是啊。伊不是狠美麗的麼。好在不是伊的父親。不然可免不了要愁家門不幸了。這警察有口無心絮絮叨叨的自言自語了一陣。子彷彿表明他是個腦筋單簡的人。肚子裏有什麼話不說不痛快似的。這當兒少年慢慢地踱近公事桌子旁邊去看那個很美麗女子的像。像片嵌在極其精緻的架子裏。少

年走近祇望了一望。微微地一笑。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一霎眼也就離開那桌子歸回原位。警察漫不在意。隨又說道。我須要趕快去尋着那老頭兒告訴他。一聲不然怕要急死他。略說着便忘了。頃間費摩吩咐的話匆匆地走了。出去。少年目逆而送之。眉角裏忽露出一線精銳的眼光。霎了幾霎。眼睛便想到別的地方去了。

在他沉思冥想的時候。走進一位中年的長官。纔打斷了他的思路。這進來的人不用說是馮遜士了。他原本有一對很銳利的眼光。現在竟默然沒甚光彩。望了那少年一眼。懶洋洋地說道。范勒！他們也就把你弄來了。

少年憤憤地答道：「好哇，你想必就是馮遜士。啊，我正要請教他們恃何種理由強迫我到此地來。我……話猶未了，馮遜士止着他，應道：『不要狡辯，你名字叫做猾鬼范勒。我是知道的，你自己也該明白。上月劫巴黎銀行的案子就是你的主使和指揮。你還有什麼說的嗎？』少年說道：『你完全弄錯了，我是聖保羅商店裏的司事，我名字叫做湯藹波。什麼猾鬼咧，范什麼咧，我一概兒不知道。你所說的竟然是誣。』馮遜士淺笑道：『由你怎樣改名換姓罷，我們已經檢查有極確實的證據。任憑你如何狡辯，也是掙脫不了的。』湯藹波問道：『你所說的證據是什麼呢？』馮遜士道：『你

前天禮拜六晚上，在城裏頭我們的人就看見你了。你與通緝牒文上的猾鬼范勒一符合，他們就隱隱地跟着你。昨天星期日，你伴着一個妖嬈的少婦，一同上賴德士私寓裏。那是一個有名的台基，整個下午你和那少婦藏在那寓中一間祕室裏。後來你給了賴德士一百元的鈔票，那鈔票我們已從賴德士那裏提來了。票上號碼正是巴黎銀行所失去之一。這事證明了你更何從抵賴啊。我看你還是從實招供了罷，不用費話啦。少年昂然應答道：『我只知道我是湯藹波，別事一概不清楚。』馮遜士道：『這般廢話與你無益。』他們帶你上這裏來，不過循例問你一問證

據。確。鑿。你。賴。也。賴。不。掉。免。不。了。是。個。階。下。囚。
 少。年。失。聲。道。嘎！那。麼。你。想。就。此。把。我。拘。留。
 在。這。裏。嗎。馮。遜。士。道。可。不。是。嗎！少。年。道。我。
 絕。端。反。對。你。們。硬。說。我。是。什。麼。猜。鬼。范。勒。你。
 們。倘。若。強。霸。地。誣。陷。我。我。少。不。得。聘。請。律。師。
 爲。我。辯。護。並。登。報。聲。明。我。這。幾。日。的。行。蹤。以。
 爲。反。證。這。是。你。們。不。能。禁。阻。的。馮。遜。士。你。明。
 白。嗎。我。想。你。一。定。很。願。意。知。道。昨。天。和。我。蹲。
 在。賴。德。士。家。裏。的。那。位。少。婦。是。誰。馮。遜。士。道。
 那。却。可。以。不。必。少。年。發。出。一。種。冷。笑。的。語。調。
 應。道。那。却……那。却。不。妨。告。訴。你。也。可。使。公。
 文。函。牘。中。多。一。色。彩。啊。老。老。實。實。地。告。訴。了。
 你。罷。昨。天。和。我。一。同。去。賴。德。士。家。裏。的。那。位。

女。子。名。字。叫。做。梅。麗。是。你。府。上。的。千。金。小。姐。
 馮。遜。士。跳。了。起。來。握。緊。雙。拳。恨。恨。地。向。少。年。
 喝。道。好。一。個。無。恥。卑。劣。的。撒。謊。人。少。年。漠。不。
 爲。動。淡。淡。地。答。道。你。爲。什。麼。要。罵。我。呢。你。方。
 纔。不。是。任。意。誣。罔。我。說。我。有。不。正。直。的。行。爲。
 嗎。我。又。何。嘗。撒。什。麼。謊。你。女。兒。昨。天。在。不。在。
 家。中。難。道。你。冥。然。罔。覺。嗎。這。偵。探。長。不。由。更。
 加。生。氣。說。道。毋。論。你。怎。樣。嚼。蛆。伊。決。沒。有。和。
 你。走。在。一。起。少。年。道。你。何。由。斷。定。伊。決。沒。有。
 和。我。在。一。起。呢。你。所。派。遣。跟。着。查。探。我。的。人。
 難。道。不。知。道。我。所。做。何。事。嗎。馮。遜。士。楞。楞。地。
 答。道。據。他。們。的。報。告。你。昨。天。躲。在。夏。曼。旅。社。
 裏。少。年。道。既。然。昨。天。已。知。我。所。在。何。以。今。天。

纔提我呢雙雙一對拿來豈不更好嗎馮遜士怒罵道范勒你簡直是隻撒謊的狗我決定不輕饒你……我女兒決定不會與你同游……我一定要重重懲罰你這……少年不待他說完突然問道伊現下在家麼馮遜士道伊……伊在家中又怎樣少年道伊既然在家中你不妨從德律風裏叫伊與我對質看看伊畢竟曾否和我昨天一起去過賴德士那裏並可問問伊昨天的事馮遜士注眸看了這自名爲湯藹波的少年半晌却不去打德律風慢慢地低下頭去喟然嘆上一口氣好像隱隱帶着天呀二字正在這個當兒偵探費摩由這公事房旁邊一間室內推

開門走了進來他是親手提拿這少年的遂向馮遜士道部長這個孩子……馮遜士並不待他把話說完立即應道費摩我們竟然錯誤了這人並不是范勒他是聖保羅商店的夥紀湯藹波讓他走罷費摩瞪眼狠驚異地說道部長但是……馮遜士接着說道費摩我已鞠問明白了他既不是范勒我們不能拘留無辜的商民你好好的領了他出去罷費摩怒形於色礙於長官命令未便違拗只索怒氣沖沖地領着自己費了若干心血捉來的強盜送出大門悻悻地向少年說道我盼你此後成一個正人少年微笑調侃他道謝謝你這般關切……費摩先生我早已

說。過。不。久。就。要。出。來。坐。這。車。子。走。的。可。沒。說。錯。吧。哈。哈。……再。會。罷！

……

五。分。鐘。後。那。汽。車。已。載。着。少。年。在。城。外。如。飛。地。駛。去。車。上。坐。着。的。少。年。不。時。回。頭。由。車。篷。的。玻。璃。窗。眼。窺。望。車。後。久。久。不。見。有。人。尾。追。不。禁。嘆。息。一。笑。自。言。自。語。道。這。纔。真。算。微。倖。呢。汽。車。夫。依。着。少。年。所。告。知。的。道。路。駛。到。離。城。不。遠。一。所。大。洋。房。門。前。停。止。少。年。給。了。車。錢。忽。忽。往。裏。邊。走。去。一。眨。眼。間。即。從。後。門。溜。出。逕。向。街。角。跳。上。一。部。電。車。到。車。站。對。面。一。家。旅。社。門。前。跳。下。車。來。走。進。旅。社。在。二。層。樓。一。間。幽。室。裏。尋。着。一。個。妖。嬈。的。少。婦。伊。獨。自。

一。人。坐。在。室。內。等。候。他。眼。角。裏。露。着。狠。不。耐。煩。的。樣。子。咕。噥。着。埋。怨。道。猜。鬼。我。以。為。你。死。在。半。路。永。不。會。來。的。了。也。不。想。想。人。家。在。此。地。靜。自。等。候。你。替。你。擔。心。怕。你。又。遇。着。什。麼。意。外。了。少。年。應。道。自。然。是。有。事。牽。掣。着。咯。不。然。我。還。不。早。來。嗎。不。是。我。本。領。高。強。險。遭。不。測。居。然。給。我。施。展。一。點。點。小。神。通。從。偵。探。長。網。羅。裏。平。平。安。安。地。溜。了。出。來。少。婦。道。這。真。算。天。幸。啦。少。年。道。婦。人。家。總。是。離。不。了。呼。天。喊。地。的。也。真。可。笑。凡。人。總。得。要。有。點。急。智。啊。我。只。說。我。須。要。登。報。聲。明。憑。公。辯。白。就。將。那。老。頭。兒。嚇。住。了。露。司。啊。若。不。幸。虧。這。一。點。機。警。我。還。有。幸。嗎。少。婦。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啊。說。上。半。天。我。還。摸。不。着。頭。腦。呢。少。年。道。今。天。一。早。我。由。夏。曼。旅。社。：。走。出。來。就。給。人。架。到。偵。探。總。部。去。了。我。滿。心。躊。躇。以。爲。：。總。得。費。點。事。咯。想。不。到。馮。遜。士。那。老。頭。兒。有。一。個。野。鳥。似。的。女。兒。伊。名。叫。做。梅。麗。可。巧。給。我。無。意。中。聽。說。伊。昨。天。星。期。一。大。早。出。去。了。整。宿。未。歸。他。又。探。知。我。昨。天。伴。着。一。個。少。婦。上。賴。德。士。台。基。裏。去。過。原。來。咱。倆。昨。天。給。他。們。看。見。了。我。故。意。一。口。咬。定。昨。天。和。我。在。一。起。的。少。婦。是。那。老。頭。兒。的。女。兒。梅。麗。也。居。然。使。他。相。信。了。少。婦。欣。然。道。這。真。巧。極。了。但。他。女。兒。：。：。：。少。年。搶。着。說。道。我。催。促。那。老。頭。兒。叫。他。傳。梅。麗。在。德。律。風。裏。同。我。對。質。叫。他。問。問。他。

猜
鬼

的。女。兒。昨。天。曾。否。和。我。一。同。去。過。那。地。方。遂。令。那。老。頭。兒。不。能。不。相。信。我。所。說。的。是。實。話。他。也。就。不。敢。叫。他。女。兒。來。同。我。對。質。了。少。婦。道。萬。一。他。打。德。律。風。去。叫。女。兒。呢。少。年。道。我。早。想。到。了。因。爲。他。公。事。桌。子。上。有。他。女。兒。的。像。我。看。准。了。伊。那。面。孔。這。位。小。姐。昨。天。確。曾。伴。着。一。個。少。年。上。賴。德。士。那。裏。去。過。的。這。叫。伊。有。口。難。分。辯。啊。少。婦。歡。呼。抱。着。他。吻。道。猜。鬼！你。真。是。鬼。：。靈。啊。少。年。推。開。伊。正。色。地。說。道。不。用。這。般。孩。子。氣。了。我。們。準。備。趁。這。次。火。車。快。走。罷。不。要。再。弄。上。別。的。事。來。才。好。啊。

不多一會兒少年及少婦雙雙走出旅館逕

九

奔車站下石級沒幾步遠遠望見一輛汽車如飛似的駛來二人退三數步準備汽車過去後再走不料車到他倆身前忽然停住了偵探費摩及另一大漢跨出車廂費摩向少年道猜鬼！和你的好伴雙雙都不用走了再請你攜着伊坐一次汽車罷說時不由分說擁着二人坐入車廂駛至偵探部這次猜鬼所見的馮遜士較上一次神情舒泰許多了馮遜士看見二人雙雙走進對猜鬼說道范勒坐下罷人來再拿張椅子給那少婦他倆如墜霧裏惘然坐下馮遜士含笑說道我不懂那些人何以叫你做猜鬼啊我看你並不見得怎樣猜只消小小的佈下一個小

機關輕易就叫你上圈套咯你自己覺得偵探們是笨伯你自己纔真笨呢少年故作怒容道這是什麼意思一再地煩擾平民是你們偵探所應該的麼馮遜士道你還不明白嗎讓我來告訴你罷今天早晨我們知道費摩尋着你了捉了你來但是我們還得捕捉你這位貴友才得完案可是急切中不容易知伊所在故此佈一奇陣誘你上鈎我故意賣個破綻讓你來朦騙我以為我相信你所說的都是些實話不能不釋放你早料到一放你出去後你自以為得計便不復顧慮一切坦然趨覓汝友相約偕逃因即揀派機警偵探隱尾你車後你或者未見及如今二人

一。同。就。捕。果。不。出。我。所。料。這。案。子。也。真。算。得。
順。手。的。了。露。司。插。嘴。道。這。位。先。生。說。些。什。麼。
我。一。點。也。不。明。白。藹。波。難。道。你。得。罪。了。這。些。
偵。探。麼。你。昨。天。不。是。同。梅。麗。馮。小。姐。一。同。上。
賴。德。士。那。裏。去。了。嗎。莫。不。是。因。這。得。罪。了。……
：。馮。遜。士。不。等。伊。說。完。接。着。說。道。我。女。兒。嗎。
毫。不。相。干。伊。昨。天。並。未。同。人。去。過。那。種。場。所。
伊。一。生。也。沒。去。過。那。種。所。在。伊。昨。天。是。同。伊。
學。友。赴。跳。舞。會。去。了。德。律。風。中。也。很。可。證。明。
的。狡。猾。的。朋。友。范。勒。先。生。啊。昨。天。和。你。做。伴。
的。是。這。個。女。人。並。非。我。的。女。兒。范。勒。指。着。桌。
上。像。片。說。道。我。昨。天。確。在。那。裏。看。見。有。這。女。
子。的。馮。遜。士。道。你。說。的。是。這。女。子。嗎。不。錯。伊。

昨。天。確。會。去。過。那。裏。的。但。這。女。子。並。非。我。的。
女。兒。我。不。懂。你。怎。麼。會。有。這。種。錯。誤。的。隨。即。
對。費。摩。說。道。費。摩。你。去。請。查。四。姑。娘。來。費。摩。
走。去。沒。多。大。一。會。兒。辦。公。室。內。走。進。一。位。妙。
齡。女。子。面。貌。和。像。上。人。兒。一。模。一。樣。不。用。說。
來。者。就。是。查。四。姑。娘。了。馮。遜。士。微。笑。向。范。勒。
說。道。讓。我。替。你。們。介。紹。罷。這。是。我。們。部。中。婦。
女。執。行。科。的。健。將。查。四。小。姐。或。者。有。些。新。來。
的。警。察。們。沒。見。過。伊。的。然。而。一。看。見。這。張。照。
片。也。該。認。識。伊。了。書。案。上。原。本。有。我。女。兒。梅。
麗。的。相。片。但。是。昨。夜。我。拿。了。回。家。故。意。換。上。
這。張。相。片。的。查。小。姐。昨。天。上。賴。德。士。那。裏。去。
是。奉。令。幫。同。偵。探。們。盤。查。你。的。行。蹤。你。付。給。

賴。德。士。的。一。張。鈔。票。也。是。查。小。姐。搜。來。呈。案。
的。啊。啊。范。先。生。你。的。眼。光。真。不。錯。查。小。姐。可。
不。是。昨。天。確。曾。去。過。賴。德。士。那。裏。的。嗎。
露。司。同。猾。鬼。面。面。相。覷。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來。馮。遜。士。慨。然。說。道。水。牛。之。不。能。類。海。鵝。猶。
之。乎。騙。子。之。不。能。成。奇。士。一。時。的。詭。詐。雖。然。

亞森羅蘋與福爾摩斯

何 撲 齋

我國社會上近來產生了三個劇盜。一個是魯賓。一個是羅平。還有一個魯平。
你想。法國有了一個亞森羅蘋。已經鬧得馬仰人翻。我國却同時產生了三個
亞森羅蘋式的大盜。社會上離奇的案子。無怪一天多似一天了。
我國既有了三個亞森羅蘋。不料同時又產生了三個福爾摩斯。真可說無獨
有偶。如果請這三位福爾摩斯和這三位亞森羅蘋。鉤心鬥角。較量一下。那倒
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情呢。

能。夠。愚。弄。人。終。久。是。沒。有。不。敗。露。的。敗。露。的。
遲。早。只。看。當。事。人。是。用。什。麼。機。變。去。應。付。啊。
你。倆。還。有。什。麼。說。的。嗎。嚶！費。摩。帶。他。們。去。
歸。案。罷。費。摩。施。禮。而。出。喝。着。二。人。同。行。道。走。
啊。親。愛。的。主。顧。們。猜。鬼。究。竟。怎。樣。你。還。用。得。
着。門。外。等。着。你。的。車。子。麼。

新七俠傳 胡寄塵



胡子曰自太史公傳游俠而後古今人記俠義之事衆矣。然而虞初所志稗官所採其不隣於盜者幾何哉。俠者墨氏之別派也。然後世假俠之名而爲盜甯非痛心之事以余所聞七俠士者其庶幾乎因次其事爲之傳（按七人事非一時所聞傳亦非一時所作今總匯於此云耳）

朱欣第一

朱欣者江寧某家僕也。辛亥武昌事起。亟辭去。往投民軍。妻泣阻之。不可。某厚資之。贈一劍。一詩。詩曰胸無一字氣吞胡。讓汝堂堂作丈夫。萬里關河三尺劍。漢家將帥本屠沽。

胡子曰辛亥武昌倡義。販夫走卒。聞風而興起者多矣。而吾記朱欣。僅聞朱欣也。吾記朱欣。不獨爲朱欣也。率然而聞朱欣。率然不能已於言而記之。吾何心哉。

太倉庖人第二

庖人。姓某氏。江南太倉人。以善烹名。然意所不屑。多金不顧也。明社既屋。清兵南下。江陰嘉定。屠戮最慘。而太倉以城降。亡一人與抗者。某獨慷慨誓殺敵。時據太倉者李成棟。聞某名。召治膳。則欣欣然往。一日宴客。酒半酣。忽一客躍起。呼毒旋倒地斃。某於是知謀洩。殺李志不果。行亟。戟指大罵。求一死以媿士大夫。成棟揮出斬之。曰。我徧不欲汝立名。戒左右毋言於外。以故人無知者。後李敗。人始稍稍聞其事云。

胡子曰。此顧震生言。命吾爲文傳之。震生又曰。吾言庖人。吾不能言其姓名。何足貴哉。然庖人豈求名亦所謂愧士大夫耳。嗚呼。震生知庖人心者矣。

大漢第三

清光緒季年。上海民吁報記者某君。嘗深夜遇大漢與虬髯客相持。客理力皆屈。鼠竄去。某君異焉。與大漢語。知大漢爲人力車夫。客雇其車。不給值。遂窘之。又知大漢非車夫。實爲復仇來。某君有文記之甚繁冗。余藏其稿數年。慮久之散失。節其略于此。大漢河間富人子。父商於天津。庚子之亂。家毀。父死。碧眼兒虜弱弟。去拉人力車。鞭策隨之力盡。肺裂。噴血而死。慘不可言。臨死執兄手。言致死者之狀。則嚙識之。潛南來尋仇。家先潛心習三國言語。復習拉車。以數數。

與彼輩遇。莫若此役。然伺之數月。仇未遇也。吾初聞大漢。窘。大客呼快事。而不知大漢苦心。毅力不特此也。此某君親見之。親記之。孰謂當世無異人。某君自署埋照。不知何許人。或曰汪允宗。余后遇允宗。惜未嘗問。大漢非業拉車。吾稱曰大漢。不稱車夫。

朱先生第四

朱先生不知何許人。清康熙中流寓浙西。初隱湖濱。後居南潯鎮之石海。授徒自給。而其父兄有功名者。則拒弗納。歌哭無常。徜徉於市。途遇戴纓帽者。必走避之。後有識之者曰朱明宗室也。鼎革後。舉義旗。兵敗。劍傷其唇。自殺。被救療而復生。唇遂缺焉。因自號曰缺唇。流寓於浙。漸與吳聲庵先生交。至吳家。遇飲。則飲。遇食。則食。無少謙讓。或治筵。招之。又力辭。不往。一日。謂吳先生曰。訂交數年。耗金若干矣。殘書數冊。聊以爲贈。吳諾曰。將遠行。邪。曰。非也。死耳。未幾。果死。先是。自擇葬地。樹一碑。曰。明宦朱隱士。缺唇之墓。至是。吳治其喪。舉棺。輕若無物。或曰。尸解也。發所贈書。署名之處。皆已塗改。爲缺唇。曰。驚天泣鬼錄。曰。誅胡檄。皆起義時作。此時文字。獄方興。吳不敢留。悉焚之。惟號天記。在其弟子黃某處。後黃攜書入山。不知所終。今先生墓猶可尋。碑上僅存朱隱士墓四字。

胡子曰。此南潯吳一揆書其事示余。余節其言爲之傳。一揆又言。先生精異術。嘗駕箬於几。捕鼠置其中。鼠不得出。貓不得入。名曰諸葛八陣圖。又嘗剪紙爲魚置之盆中。卽游泳矣。其他如此類甚多。余謂此不盡可信。然安知先生非有託而爲此也。則其用心亦甚苦矣。一揆居南潯。或卽聲庵先生之後。宜乎知朱事甚詳。吾知其徘徊於荒煙蔓草間。摩挲殘碑斷碣曰。此朱隱士之墓。當有無限之沈痛也。

大力哥第五

張四者。直隸延慶州屬之青龍邨人。貌寢而有力。人呼曰大力哥。云一弟一妹。皆夭亡。四捕獸養母。以孝聞。嚴冬霜雪封山谷。無所得食。則仰天嘆曰。使弟妹而在。吾可出謀升斗。今天之困吾也。邨之長者聞而憐之。則稍稍濟其困乏。四曰。人稱吾大力。吾不敢辭。稱吾哥。何若稱吾丐乎。四嘗捕一狼相持。終日馳逐六七里。乃得斃之。又嘗徒手搏一豹。曰。土豹者。猛獸也。其多力如此。後母死。葬之山中。觸石殉焉。此清宣統時事。陳世字歸是者。嘗親見其人。爲余言之如此。

章鐵拳第六

章鐵拳者。江湖賣技人也。張兩拳。加鐵刀斧。不能傷。因以爲號。實則不善技擊。惟以鐵拳耀於

人得錢米以自給。性嗜酒。每酒酣耳熱。慷慨激昂。談少年事。至悲哽。則泣涕。嗚咽不能成聲。聞者皆掩面垂涕。不能終聽而去。章曰。吾本山左農家子。父爲富人佃歲。歛租無所出。富人迫之急。則以二十千錢典吾爲富家奴。入其門。待我酷。日使舂米。舂必以杵。富人厭吾遲。罰去其杵。以拳代之。而日必責米一斗。稻芒刺膚內。不敢厭痛。苟米不成。則答撻更甚。於是也。初典以二年爲期。及期。力未能贖。遂永爲之奴。而二年來。吾拳亦肌肉盡削。瘦骨如鐵。蓋日與稻白磨鍊。而然。聞期滿。莫贖。仰天嘆曰。嗟夫。吾其沈淪於奴域歟。是夜入富人室。哀以情。不可反舉。杖痛。撻格拒。問揮拳中。其胸富人倒。吾於是知賈禍。急奔去。比至家。放火焚廬舍。扶父母匿山谷間。竟夕。明日易乞丐裝出境。當道聞富人受傷死。顧吾廬及父母亦復付一炬。無從究。然吾自此漂泊江湖矣。自以吾拳能殺人。遂自附於賣技之流。博錢米養父母。嗚呼。夫誰知吾雙拳固百鍊來也。言時。意氣激昂奮發。至殺仇時。舉拳擊案。案輒爲穿一孔。而鐵拳亦痛哭不可仰矣。

飛將軍第七

飛將軍者。本海盜也。其黨萬數千人。戴一人爲之魁。魁曰王。其次曰將軍。曰軍師。各以文武受封號。將軍所轄船以百艘計。艘十餘人。至百人不等。而悉聽將軍命令。王則指揮將軍。軍師爲

之割策而已。以此橫行閩浙沿海大吏。屢捕之而不能得。其中有號飛將軍者。尤以俠義稱著。嘗易服爲商人。裝率小舟十許。載麵麥之屬。至閩廣交界地。洋面遼闊。舟行甚稀。忽迎面有巨船來。其旗幟曰赤馬將軍。蓋亦同夥也。飛將軍佯爲識已。而巨船近。羣盜喧囂。鼓噪紛紛。劫麥船。飛將軍立船頭。長揖言曰。吾聞將軍只取不義之財。若何而害及商賈。吾等離鄉背井。逐什一之利。風濤煙瘴。九死一生。出門之初。不卜能生還與否。幸而無恙。則此區區貨物。一家老幼。所恃以爲生者也。將軍得之不足。多小人失之足以制死。命今不見赦。不特無義。亦且不勇耳。赤馬將軍曰。善。揮衆令退。數百人聞命。肅然。飛將軍自去。赤馬未識也。越數日。王召赤馬將軍前。飲以酒。賜之金帛。旣退。與飛將軍遇。掀髯笑曰。汝識麥船主人耶。不義之財。無取勿失。爲丈夫。非然者。罪不赦矣。一笑而散。於是人知赤馬之賜。飲必飛將軍言之於王矣。嗣是而後。人無敢妄肆劫掠者。皆飛將軍此舉之力。且其黨所恃以不敗者。亦以紀律森嚴故耳。或曰。飛將軍本嶺南士子。清光緒初。曾入庠。爲諸生。旋科試。以字畫不中。繩墨被黜。乃憤而爲盜。其初聯絡海盜。將大有所爲。然卒未聞有所舉動。或羣盜不足與謀。又遁而之他耳。嗚呼。抱不世之略。鬱鬱不得志。至於淪而爲盜。此則誰之咎哉。然而盜賢於士大夫遠矣。孰謂其爲盜哉。



二等車中

恥痕

當我從朦朧中驚醒的時候。有兩三個乘客正在那裏擾亂着。像是失了什麼東西似的。我揉了揉眼睛。看看手表。已經有二點五十分了。玻璃窗外。一絲亮光也沒有。淅淅瀝瀝。好像還下着微雨。這時擾亂的乘客當中。有一人張大着眼睛發話道。我不信這惡賊有多大的本領。竟能在我身邊把皮篋竊去。使我絲毫不覺。察說這話的人。身上着的是西裝。留着兩撇鬚鬚。很像一個官場人物。他的

二等車中

座位和我對面的那個少年背對背。另有一個矮小的人接着道。你覺得什麼時候未曾失去。還記得麼。那人道。我有一個朋友在前面。一個小車站下車。我立起來送他。還明明拾在手中。離現在至多不過二十分鐘罷。咧矮小的人又道。那麼這二十分鐘以內。車並沒有停過。你還是去報告稽查員。趕緊來搜一搜罷。再過一點鐘。車到了前站。就有一部分客人要下去。咧這幾句話把那人提醒了。果然急匆匆的跑去喚稽查員。經他們這一陣吵嚷。把全車打磕睡的人都吵醒了。聽說有人失了東西。一個個都起了戒心。向身旁懷中亂摸。在這個當兒。果然有第二個人嚷

一

起來了。那人紫檀色的臉皮像是一個醉漢。他說我的一隻手提籃不見啦。唉。可惜我籃裏還有半隻醬鷄給賊人偷去。這長途旅行把什麼來下酒呢。衆人聽他這樣帶着滑稽似的說着都有些厭惡。不去搭趣他就中有幾個女客聽說失皮篋的那人要喚稽查員來搜查。羣起反對。說他果真失去了東西與否。又沒有誰能夠證實。即使真失了。也是他自己不小心。我們雖然同車。既不犯着嫌疑。又何能任他隨意搜查呢。這個論調一倡。附和的人很不少。坐在我對面的少年也說道。不錯。那人上車時候。就和我坐在一起。並沒有看見他有什麼皮篋。也許是有神經病的。不

然。便是另有作用。我們不要上了他的當。火車上稽查員是沒有強制搜查的權力的。衆人見少年這樣說。便是向來和失物者表同情。的也有些懷疑起來了。獨有那矮小的人。不以為然。他聽了少年這話。冷笑了一聲。道。朋友。請你少說些罷。失竊又不是什麼有榮譽的事。他要憑空無中生有。作甚。俗語說。做賊心虛。你又沒有偷他的東西。倒不是搜一搜乾淨嗎。我們出門。人總以和平爲上。不必爲無益於己的事。去和人家爲難。少年給他碰了這個頂子。氣得臉上暴起赤筋。正要發作。只見那失物者已經跑回來了。後面跟着。一個穿鐵路制服的人。大約就是稽查員。他

們到了這邊車中的喧聲頓時停止一個個把眼光射集在稽查員身上看他作何舉動稽查員又向失物者詳細盤詰了一番據那人說自己姓王在上海印花稅推銷處辦事這回是解送稅款到省裏去的失去一隻皮篋裏面貯着二千七百塊錢鈔票三百塊現洋稽查員又問皮篋的大小如何未失去之前可曾有旁人看見過那人道皮篋的形式和醫生用的藥包差不多說時又用手指着我對面那少年道這位先生也有一隻比我大些的皮篋登車時候就擱在上面架子上他本教我也擱上去的我因為慎重起見沒有聽他的話那知竟因此出了亂子咧稽查

二等車中

員聽了這話隨問少年是否見過少年楞了一楞搖搖頭道沒有我不但未會看見他有皮篋我自己又何嘗有什麼皮篋敢情他認錯了人咧他說時又把眼睛朝我看看好像要我也幫他證明我倒弄得莫明其妙因為他委實是有一隻皮篋擱在架上的半點鐘以前他從上面取下來試了試鑰匙後來就擱在身底下此刻竟賴說沒有是什麼原故啊這時稽查員又問那失物者可有別種方法能夠證明皮篋果真失竊那人想了一想便從身邊摸出一把鑰匙一封印花推銷處長致財政廳的公函內云茲派王某送繳稅款若干即祈查收……云云核對月日並無

訛誤稽查員看過這信便對衆宣言道這位王先生失去皮篋有鑰匙公函可以證明足見決非虛妄至於竊賊是誰一時雖不能指定但總在這一節車箱之中好在皮篋不是微小之物衣袋內決計藏不了祇要諸位起一起身把箱子打開來給我看一看無論有無諸位既可脫去嫌疑我也好卸了責任不然到了前站時也是要委托警察搜的他說完這話把眼睛向四週亂瞧着以待衆人的答復衆旅客見他這樣說法倒不好公然反對而且失的是公家稅款料想決不能隨便干休但也沒有人開口贊成約摸沉默了四五分鐘那位矮小的客人又發言了他說稽

查員的話很對我們要脫除干係還是搜一搜罷我的座位離王先生最近要搜還是先從我搜起說着便從身底下把一隻手提箱拿起來開着給稽查員大略看了一眼稽查員便帶着獎勵的口吻說道這位先生真爽快假使一般客人都是如此那就省費多少手續咧說時已走到我對面很滑稽似的向那少年面上看着意思是教他也立起身來此時少年的面色嚴厲而帶着恐怖兩眼直注在面前一張報紙上並不向旁邊瞬一瞬稽查員見他不理睬頓時也將臉色一沈厲聲道朋友你明白嗎不要這樣假痴假呆咧說了這兩句那少年仍是聲色不動稽查員

很。不。耐。煩。用。手。在。他。肩。膊。上。拍。了。一。下。道。朋
友。聽。清。楚。嗎。怎。這。樣。不。識。相。咧。在。世。面。上。混
總。得。漂。亮。些。一。味。裝。腔。作。勢。能。嚇。退。人。嗎。這
幾。句。話。一。說。不。由。得。少。年。不。開。口。了。但。他。實
在。說。不。出。什。麼。臉。上。紅。一。陣。白。一。陣。那。種。窘
急。之。狀。更。足。啓。人。疑。竇。這。時。全。車。的。人。差。不
多。沒。一。個。不。把。眼。光。射。在。少。年。身。上。以。爲。不
一。會。便。有。把。戲。可。以。看。咧。少。年。慢。吞。吞。的。擡
起。頭。來。白。瞪。着。兩。眼。朝。稽。查。員。看。了。看。顫。聲
道。你。要。搜。我。嗎。我。給。你。搜。就。是。哪。說。着。身。子
仍。是。不。動。稽。查。員。哼。了。一。聲。把。一。隻。帶。着。黑
手。套。的。巨。掌。從。大。衣。袋。內。抽。了。出。來。正。要。去
抓。少。年。的。衣。領。猛。聽。得。一。個。十。餘。歲。的。小。孩。

二 等 車 中

立。在。小。便。處。的。門。口。面。朝。着。裏。呼。道。咦。這。是
什。麼。東。西。啊。這。不。是。那。位。先。生。失。去。的。提。包
嗎。誰。拿。來。攢。在。這。裏。面。的。呢。這。一。聲。不。但。稽
查。員。出。乎。意。外。連。衆。乘。客。也。都。出。乎。意。外。那
失。物。者。連。忙。三。脚。兩。步。趕。到。小。便。處。隨。後。稽
查。員。以。及。幾。個。好。奇。的。旅。客。也。一。齊。簇。擁。上
去。朝。尿。斗。裏。一。看。那。裏。有。什。麼。皮。包。原。來。是
一。隻。絲。草。編。的。提。籃。這。時。人。叢。中。忽。然。發。出
一。種。怪。聲。大。家。隨。着。怪。聲。看。去。却。見。紫。檀。色
臉。皮。的。那。個。醉。漢。排。衆。直。入。嘴。裏。咕。囁。着。道
這。是。那。個。曲。狹。鬼。把。我。的。醬。鷄。偷。吃。了。還。把
我。的。手。提。籃。摔。到。這。骯。髒。地。方。來。真。是。豈。有
此。理。說。着。便。俯。身。下。去。拾。取。我。們。看。着。討。厭。

便一閃而散。

自從這齣滑稽劇演過後，稽查員重新再向少年搜查，少年已不似從前那般桀驁了，很大方的立起來，稽查把他身底下各處仔細看了一遍，毫無蹤影。少年又將衣服撩起，給他看過，也不見什麼。稽查員不禁呆了一呆，似乎不信任的樣子，然也無可如何，快快的跑到我這邊，他見我是個孤身女子，身邊又沒有什麼箱籠，祇叫我立了一立，就走開向別的旅客檢查去了。不一會，檢查完畢，那姓王的問他怎樣，稽查員道：嫌疑犯是有一個，但我不便過分強迫，祇可到了前站，委托警察去辦罷。說罷，匆匆自去。他所說的嫌疑犯，

不用說，自然是指我對面那個少年了。我也以為這人的確可疑，他不是明明有一隻皮篋擺在身底下的嗎？怎麼此刻真不見了呢？究竟他皮篋中所藏何物，何以一定不可給人瞧看他的惶急情形？對於那姓王的所失之物，總不能說脫然無關，或者他將皮篋偷來，以後把裏面的洋錢鈔票運到自己皮篋內，把空皮篋由車窗內丟出去了。但是皮篋雖換鈔洋數目相符，仍恐搜出來，無從抵賴，所以推說自己沒有皮篋。後來見風勢愈逼，愈緊，遂趁大家擁往小便處的時候，把皮篋送往別處去了。那麼這車中必定還有他的同黨，就是那發見尿斗內草提籃的小孩，或

者也是他的小夥伴。然而照他的態度看起來，倒又是溫文爾雅，絕不像個穿窬之流呢。少年見我呆呆的出神，好像已猜得我的心事，笑嘻嘻的抽了一支香烟送給我。又問我到什麼地方下車。我說到鎮江。他道：我們倒是同路。姑娘不是蘇州上車的嗎？大約是從學堂裏放了年假回府的吧。我點點頭，心上很不願意和他多談，但他却不肯放鬆。接連着談起鎮江城內的歷史來。那一處風景怎樣，那一家從前聲勢煊赫，現在却敗落了。後來又說到他自己，是某紳的兒子。現在上海某大學讀書，恐怕我不相信。又拿了一張名片給我。我這時更加疑惑，某紳乃是鎮

江城內著名的富豪。他的兒子無論如何不肯決計不致於作賊。那麼名片難道也是假冒的嗎？少年見我猶疑，又解釋道：我曉得姑娘此刻斷不能信任我，因為我的態度着實令人可疑。然而這也是不得已的事。不過我可保證我對於姓王的這件事毫無關係。我自另有我隱秘的原因。不過適當其會以致啞吧吃黃連說不出的苦罷了。接着又低聲道：實在對不起姑娘。我因為急於脫禍，一時想不出善法，祇得借重於姑娘。倒累姑娘替我擔着風險，實屬抱歉。至這幾句話，簡直把我墮入五里霧中。什麼抱歉，什麼擔風險，我一點不懂。他不待我動問，向四下瞧了瞧。

見。旁。邊。的。坐。客。多。半。已。入。了。睡。鄉。他。便。把。手。指。指。我。墊。在。身。底。下。的。斗。篷。道。我。的。皮。篋。藏。在。那。邊。姑。娘。還。沒。有。知。道。嗎。這。句。話。幾。乎。把。我。嚇。了。跳。起。來。暗。想。這。人。真。冒。昧。他。自。己。怕。惹。禍。難。道。我。就。不。怕。嗎。倘。若。裏。面。果。真。貯。的。是。贓。物。萬。一。查。出。來。那。時。怎。樣。落。台。呢。我。和。他。一。面。不。識。何。能。代。他。受。過。不。如。將。實。情。向。失。物。者。說。穿。了。免。得。有。口。難。分。罷。我。正。欲。開。言。少。年。又。向。我。搖。搖。手。急。道。姑。娘。不。必。駭。怕。皮。篋。裏。的。東。西。委。實。於。姑。娘。毫。無。妨。礙。我。決。計。不。害。你。的。請。你。再。緘。默。十。分。鐘。一。到。車。站。我。就。取。了。過。來。決。不。使。姑。娘。爲。難。我。道。那。麼。你。皮。篋。裏。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告。訴。我。也。好。

放。心。啊。他。囁。囁。着。道。請。姑。娘。恕。我。這。東。西。實。在。不。可。明。言。但。也。不。是。我。的。罪。惡。祇。因。親。命。難。違。便。不。得。不。失。却。數。小。時。的。人。格。了。他。說。到。這。裏。臉。上。漸。漸。的。紅。了。起。來。我。見。他。言。語。恍。惚。不。便。再。追。問。下。去。這。時。忽。聽。得。汽。笛。嗚。嗚。知。道。鎮。江。站。已。快。到。凡。是。鎮。江。下。車。的。乘。客。一。齊。都。立。了。起。來。整。理。物。件。等。到。車。一。停。各。人。爭。先。下。車。只。見。那。姓。王。的。和。稽。查。員。立。在。車。門。口。招。呼。警。察。來。說。了。幾。句。話。警。察。便。攔。在。月。台。上。把。下。客。逐。個。檢。查。這。時。我。將。斗。篷。拉。起。皮。篋。已。露。了。出。來。少。年。連。忙。提。在。手。中。笑。嘻。嘻。的。對。我。道。多。謝。姑。娘。改。天。再。會。我。道。你。這。樣。怎。麼。可。以。出。去。不。看。見。下。面。有。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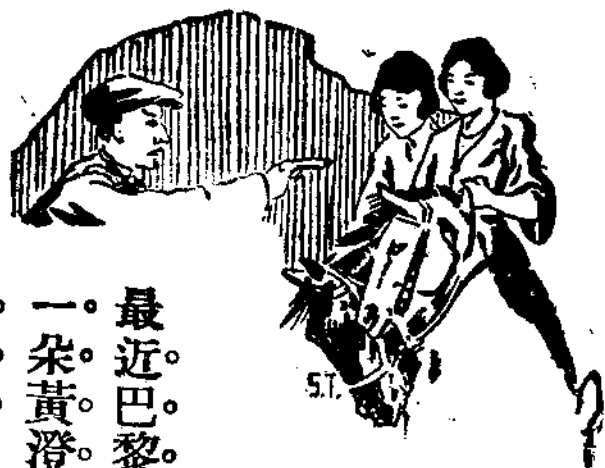
察着嗎。少年低聲道。不妨。辜的。此地的警政。長官大半是家父所保舉。我祇要給他一張名片。他們遠敢跟我囉嚇嗎。正說間。忽聽得外面一陣吵嚷。連忙走去看時。原來那姓王的。失去的贓物。已經從一個旅客的手提箱裏搜出來了。再看看竊賊時。却就是自願搜查的那個矮小人。這時我滿腹疑慮。少年的心才盡行釋去。我們出了車站。各人雇了轎子進城。臨別的時候。少年又突的問我道。姑娘此時對於我講的話。已完全信任了嗎。我

道。信任是信任了。不過還有一層。不明白他。不待我說下去。點了點頭。隨從懷中摸出鑰匙。來把皮篋開了。拿出一個紙包。遞給我道。姑娘看了這個。便可疑雲盡釋。咧。但是看的時候。不可在衆目昭彰的地方。須要掩避些。才好說着。便告別而去。我也乘轎入城。等到家中。把紙包打開來一看。乃是一塊雅片烟。土。我這才恍然大悟。道。怪道他說親命難違。原來某紳夫婦二人。都是癮君子啊。

定判前的禱告

蕭翁

有一個名叫斯丹塞的。和一個名叫貝納底的互相爭毆。結果斯丹塞把貝納底殺死。這件案子在米鎖里洲法庭上公開審判。斯丹塞承認殺人。但說出於自衛的緣故。起初陪審員的意見不一。有些贊成自衛的主張。有些却說他是故意行兇的。陪審員中有一個是牧師。名叫福爾格。他提議叫大家立起來禱告。以便把這個是非的問題。請上帝來解決。後來這牧師告人。當他禱告的時候。他腦室中起一種幻象。見斯丹塞和那被殺的貝納底二人。他見斯丹塞的四周。有一種奇光圍著。但貝納底却站在黑暗裏面。於是他高聲說道。「我的意志已決定了。那黑暗的是罪。」等到第二次。那些陪審員。竟一致承認斯丹塞沒罪。



金蔷薇

陶寒翠

最近巴黎全城的暗殺案一天多似一天了。那被殺者的屍身上面往往印着一朵黃澄澄的薔薇花影。顏色印的鮮豔非凡。好像是名畫師用畫筆描的。但是兇手是誰却始終沒有人能夠知道。警察廳雖派着好幾個得力偵探出去偵緝。可是總查不出一個根由來。所以自從這一樁樁的離奇殺案發現以後。全城的人士多很恐慌呢。

警察總監勃洛夫正坐在公事房裏簽押公文。忽然有一位美貌女郎氣喘喘的跑了進來。勃洛夫抬起頭來向他覷了一眼。心裏不覺暗暗羨起來。只見那個女郎披着兩肩金髮蓬蓬鬆鬆的直拖到乳峯下邊。兩條眉毛微微的貼在鬢髮左右。一隻杏圓的眼珠碧清着。宛比似

蔚藍的天色一般再襯上一口粉紅的唇櫻。越顯得明麗非凡。只是顏上露着一派驚惶之色。好像遇着了非常震懼的樣子。勃洛夫就將鋼筆拋了。問他來此可有什麼事。那個女郎趁勢在一隻靠壁的椅子上面坐下。顫抖着說道。我名叫惹麗絲。丈夫是一個勳爵。名叫鮑弗諾。現在他是犯了腥紅熱死了。我就一個人住在哀忒文斯街十八號。屋內把外面的交際一概屏絕。所以我的腳迹從未曾出過大門。半步方以爲息影塵世。再不至於有外界人來侵擾我了。不防備此刻接到了一封十分恫嚇的信。信裏的話真教我怕死呢。勃洛夫忙道。什麼信。你給我看看。惹麗絲。

就從手袋裏掏出一封信來。遞給他。勃洛夫接着讀道。今余欲娶汝。不徒羨汝財富。更悅汝丰貌。佳也。汝必允。否則死。汝亦知。日來外間暗殺案多。死屍額上舉印有金黃薔薇花朵。蓋悉我徒黨所爲者。汝果抗我命。而不從。則汝秀額上。瞬且亦添一花朵。爲汝增媚。翌夜七時。余當委一人來聽汝佳音。汝其待之。金薇黨。養烈生。手啓。勃洛夫讀完了。這一封信。不覺大大的吃了一驚。纔明白近來發現的許多暗殺案。盡是這萬惡的金薇黨幹的。這個養烈生。就是黨魁了。勃洛夫就立刻揪着電鈴。招傭僕進來。叫他去請偵探長雷姆來。此一談。傭僕答應着出去了。

一會兒雷姆推門走了進來。勃洛夫就把這封信給他讀。兩人再商量了好久。功夫雷姆對勃洛夫說：這件大案索性趁着現在把他早日破了罷。我想明天夜裏還是讓我親自去的好。要是賽烈生派來的徒黨給我拿住了。以前幾件離奇殺案也許可以容易明白了。些咧勃洛夫接着說道：很好很好。但是明天你一個人去恐怕不妥。我想你還是多帶幾個人去的好。啊雷姆道：不必多帶着人。反要礙事的。只要請你到時候派兩名警察跟我去好了。勃洛夫就和慧麗絲說道：既然如此。現在你儘可回去。不要害怕。本廳明天一定派人來捉拿那名賊黨。你只要守在家裏好。

了。慧麗絲聽勃洛夫這般說。心裏很安慰。立向他恭恭敬敬行了一禮。就提着長裙。珊珊地退了去。勃洛夫忙又向慧麗絲的背影偷覷了一眼。還不住的自言自語道：這個小妮子真美麗呢。

明天夜裏雷姆帶着兩個警察悄悄地掩在哀忒文斯街慧麗絲住宅圍牆的外邊。偵伺那個賊黨好在牆畔攀着的葛藤很繁盛。他們三個人儘足以藏身了。加着今夜裏月色清朗。要是有人跑進慧麗絲的大門。他們伏在遠遠地都能夠瞧的很清楚。果真一到了七點鐘。辰光立見有一個侏儒在門上輕輕的扣着。接着就聽見慧麗絲來開門。請他進

去。雷姆忙向兩個警察低低說道：你們應該注意這個賊黨已經碰門進去了。待我翻牆進去把他生生擒獲。你們只要守在門外不必進來防他不要逃逸就是了。兩個警察答應了一聲。是雷姆就靠着短牆聳身跳了進去。沿着一條花徑偷偷摸摸掩到了屋子裏去。只聽見那個賊黨和惹麗絲正在左邊一間會客室裏爭論。雷姆躲在窗下聽了幾分鐘。光景就此跳起來推門直奔進去。剛想從袋裏拔出手鎗向那賊黨示威的時候。冷不防備門背後閃出一個長身大漢來將雷姆全身緊緊抱住。一時又衝進來五六個幫手。拿着繩索把雷姆手足縛牢。好奇怪的惹麗

絲這時候他非但不驚懼倒還和那個侏儒一塊兒坐着談笑自若。雷姆看了這般光景心裏一時明白過來。知道中了惹麗絲的詭計了。他何嘗是勳爵夫人也是金薇黨裏人呢。那時又有四個賊黨把雷姆帶來的兩名警察也細着推了進來。惹麗絲就從座上慢慢地立了起來。嫣然笑着向雷姆說道：密斯脫雷姆。你可曾知道我是怎麼樣人物。要明白我就是金薇黨首領賽烈生啊。我原也久仰你偵探長的大名了。只因爲你手段很高強。對於本黨多所不利。所以我不能不設了這條奇計引你落到我的陷阱裏來。請你不要

瞪。着。眼。睛。恨。我。我。現。在。還。要。陪。你。坐。着。汽。車。
到。一。塊。好。地。方。去。敬。你。一。杯。酒。和。你。壓。驚。哩。
賽。烈。生。說。到。這。兒。就。又。向。着。其。餘。徒。黨。問。道。
汽。車。預。備。好。麼。衆。黨。徒。齊。聲。答。應。道。黨。長。汽。
車。早。已。等。在。門。外。了。賽。烈。生。就。揚。手。吩。咐。衆。
人。將。雷。姆。和。兩。個。警。察。都。載。上。汽。車。去。自。己。
也。跳。上。汽。車。親。自。把。機。輪。旋。着。這。輛。汽。車。就。
好。像。飛。一。般。的。開。到。不。知。什。麼。所。在。去。了。
哈。密。是。全。歐。洲。最。著。名。的。一。位。私。家。偵。探。無。
論。什。麼。離。奇。的。案。件。只。要。一。經。他。的。手。辦。理。
就。沒。有。不。破。案。的。此。次。巴。黎。城。發。現。了。金。薇。
黨。暗。殺。案。之。後。警。察。總。監。勃。洛。夫。早。就。有。請。
他。去。偵。探。的。意。思。多。因。爲。偵。探。長。雷。姆。妒。忌。

他。不。願。意。叫。他。也。來。參。加。辦。理。這。件。案。子。所。
以。勃。洛。夫。只。好。不。去。請。教。他。了。只。是。自。從。雷。
姆。前。夜。失。蹤。以。後。勃。洛。夫。眼。見。金。薇。黨。這。案。
愈。鬧。愈。大。沒。有。旁。的。法。兒。可。想。只。好。仍。去。招。
哈。密。來。和。他。商。量。要。求。他。去。解。決。這。件。大。案。
哈。密。起。先。是。婉。言。謝。絕。後。來。因。爲。拗。不。過。巴。
黎。全。城。士。紳。的。請。求。到。底。只。好。答。應。了。可。是。
金。薇。黨。裏。的。黨。人。身。手。真。是。利。害。自。從。雷。姆。
給。他。們。捉。去。以。後。越。發。是。橫。行。無。忌。了。接。連。
又。犯。了。兩。件。殺。人。奪。財。的。大。案。一。件。是。退。職。
將。校。湯。密。斯。案。一。件。是。法。蘭。西。電。影。明。星。婀。
娜。案。哈。密。雖。用。着。全。副。精。神。去。偵。探。可。恨。總。
找。不。到。一。個。線。索。

一天哈密是悶損極了。就跑到珠燈俱樂部。的酒排間裏去獨酌。旁座有三個少年也在那邊。洪飲都飲得有十分醉意了。就中有一個棕髮的少年。偶然把酒盞裏的酒潑翻一些。在衣角上。趁手就從褲袋裏抽出一方絲巾來。揩抹哈密。無意中向這條絲巾睨了一眼。却見絲巾的一角上面繡着一朵黃薔薇。色樣是和最近許多被殺的屍額上所印的花朵。一式。的哈密是何等機警的人。就連忙掉轉了頭。好像是沒有瞧見一般。依然自己斟酒獨酌。

後面暗暗追上。只見兩個少年是趁着街車朝博物院路去的那個棕髮少年。却搖搖擺擺。獨自一個人向南慢慢兒踱去。哈密就轉向着這棕髮少年。遙遙跟住。眼見這少年轉了好幾個灣。串倒了卡而頓路。直走到里斯大旅館裏去。哈密也就跟了進去。但那少年是坐着升降梯到樓上去了。哈密不便再追上去。只好跑到經理室內去問經理。這個棕髮少年是住在第幾號房間裏的。經理回答道。他住的是三樓四十九號。哈密重問這旅客操的什麼行業。經理道。他是鑽販商。專把全地球名貴的各種鑽石販賣到巴黎來。所以他和城中許多富豪貴媛很接近。就是日

吊來往的信札也很多呢。哈密再問道：他住
在這裏已有多少日子了？經理就把一本旅
各簿翻查了一會，說道：他住在這裏有半年
多了。但是先生現在向我來細細的調查他
一切究竟爲着什麼緣故呢？哈密聽他這般
說，就從胸衣裏挖出一張名刺來，授給經理。
輕輕說道：我現在受了警察廳的委托，要偵
查一樁案件，只因爲這個少年對於這案很
犯嫌疑，我要向你打聽他的一切，就爲了這
層緣故。經理聽了，忙就點頭默應。哈密剛想
再問下去，時恰恰門外來了一個郵役，送了
一大束郵件進來。經理把他接了，就細細的
檢了一會，叫傭僕一封一封進去，送給各房。

間的旅客內中有一封信，正是寄給那個棕
髮少年的。哈密立刻把他扣留下來，好帶回
去細細地研求。

哈密回到家裏，把信拆開一讀，却是一封人
家向他買鑽石的信，並沒有研究的價值也。
就把他擱在桌上，想明天仍舊送到里斯旅
館，叫經理去還給那個少年。這時哈密的書
記克勞勞正坐在桌旁，就趁勢把那封信取
來一看，只見信壳上蓋的墨印是本埠發的
照郵例，只要貼一枚郵花好了。但是這信上
却貼了兩枚郵花。克勞勞忙對哈密說道：這
封信是從本埠寄的，但是多貼了一個郵花
了。哈密道：這是發信的人粗率罷了。人家通

訊把郵花多貼或是少貼。往往有的沒有甚麼希罕。阿克勞勞搖着頭嘆道。可是多貼一個郵花就要白費去幾個錢了呢。哈密笑道。克勞勞我常常說你是一個吝夫。你現在爲了人家多貼了一個郵花。又來同我嚕。嚕。個不休。你要是果真吝惜別人多貼了這一個郵花。待我來把他揭了下來。送給你。你只要把郵花上蓋的墨油跡洗去了。包管你還好。貼在信封上再去寄給別人呢。哈密說着就帶着笑容把這封信從克勞勞手裏奪了下來。把這郵花用一柄小刀細細的剔開。這個郵花剛剔下來。哈密忽然失聲叫道。咦。奇了。這郵花背後何以有字呢。克勞勞忙伸

着頸子湊上去。一看果真背面寫着密密的細字。這時另一個郵花也給哈密扯了下來。背後却也寫滿着細字。他們兩人把他細細辨認了一會。見那上面寫道。十八日夜十時。在愛佛司街十八號樓上開全體大會議。并審問雷姆罪狀。屆時乞立來。湯密斯。婀娜。兩役。君應分得鑽石三枚。酬金二十磅。君可同時來領去也。警署現委哈密來偵緝我黨。此君至狡。詰一切。望格外謹慎。余頗憚之。不知君等亦有妙策。殲此多乎。賽烈生啓。哈密把信讀完之後。不覺拍案驚奇。道。啊。他們通信的計策。真正妙極了。這一封信。所以要貼兩個郵花。原因爲這許多字。一枚郵花背後寫

不。完。的。緣。故。克。勞。勞。我。終。要。謝。謝。你。我。現。在。能。夠。把。金。薇。黨。的。祕。密。攻。破。却。還。仗。你。這。位。吝。君。子。的。功。勞。要。是。你。不。同。我。麻。煩。這。一。個。多。貼。上。的。郵。花。這。樁。想。入。非。非。的。大。祕。密。恐。怕。無。論。那。一。位。偵。探。大。家。終。也。不。能。夠。察。出。呢。

十。八。日。夜。裏。愛。佛。司。街。的。賊。巢。就。由。哈。密。帶。着。大。隊。警。察。前。往。圍。住。金。薇。黨。全。黨。的。黨。員。都。給。哈。密。一。個。個。生。生。擒。着。雷。姆。和。兩。個。警。

察。也。在。那。邊。一。齊。救。出。就。是。在。在。里。斯。大。旅。館。的。棕。髮。少。年。也。同。時。經。警。察。廳。派。人。前。去。捉。獲。了。當。時。冒。充。勳。爵。夫。人。的。金。薇。黨。首。領。賽。烈。生。手。腕。上。鎖。着。銀。銬。經。哈。密。押。進。警。察。廳。的。時。候。他。的。酥。胸。上。面。是。繫。着。一。串。香。噴。噴。的。黃。薔。薇。花。球。越。襯。出。他。玉。貌。的。嬌。豔。來。勃。洛。夫。一。見。他。惹。人。可。憐。的。模。樣。兒。還。附。着。哈。密。的。耳。朵。偷。偷。的。說。這。個。小。妮。子。真。美。麗。呢。

銀幕現身記

愛。娜。女。士。

予。求。學。美。國。時。賃。一。小。樓。為。宿。所。房。主。名。維。麗。斯。年。方。二。九。姿。首。可。人。百。加。

利影片公司之女演員也。朝夕過從。親愛殆如手足。予每顧影菱花。竊憾爲貌如蒲柳。願伊常譽予爲佳麗。謂足代表東方之美人。且因予好運動。課餘常從事於跳高跳遠。以及騎馬駕車諸技。其成績亦粗有可觀。乃勸予投身影戲界。必能稱譽於西方。予固視影片爲良伴。果得現身說法。則必更覺親切有味。欣然許之。時百加利方攝一偵探影片。名電話祕密。缺一女演員。經伊介紹。予得補之。私心竊喜。以爲可以一顯好身手矣。不知予所飾者。爲一礦主之女。不但在盜匪窮追時。須有勇武赳赳之觀。而在情人密語時。亦須有含情脈脈之致。以予不學無術。欲肩此重要角色。可謂膽大妄爲。果也。至攝片時。與盜匪爭持之狀。尙無不合。而在情人相會時。經飾者之調笑。不期面紅耳赤。窘狀畢露。口期期不能出一語。而此片乃大爲減色。予固知優孟衣冠。等諸水月鏡花。而身臨其境。竟不能鼓其勇氣。小女兒習氣。牢不可破。思之愧恨交併也。

別有世界

交換條件

卓·呆·



初夏晴天的朝晨朱公館的門口。電鈴响了一個很擔心似的婢女。阿鈿慌忙走到門口去一回兒便。又趕到庭前夫人處與平日很不同的戰戰兢兢說道這一位客人。

別有世界

機詐循環

劉·豁·公·

北京正陽門外大柵欄有一家很闊的綢緞莊門口安着摺疊式綠色鐵欄裏面玻璃山架陳列着各種綢緞呢絨五光十色吸引得顧客眼光大有應接不暇的光景學徒店夥約有三十餘人老少不一有穿得很樸實的也有穿得極漂亮的他們一個個都能迎合顧客的心理殷勤招待使來客不好意思空着手出門那種外交手腕滬漢各埠的商人真是望塵莫及他這衆夥計中有一個年約二

一定要求見說罷授過一張名片。夫人接了名片看名片的正面反面時只有陳崇壽三個字夫人問道要見主人麼阿鈿說也要見見夫人夫人又說你做什麼臉色很不好啊他是個何等樣人請他會客室裏坐罷到夫人推開會客室的門進去看時還是一個二十二歲的學生含羞似的立著一見夫人便行一個小角度的鞠躬差不多像謝罪一般說道突然很早的過來驚擾請夫人恕我實在發生了一件不能不來拜訪的事情

十餘歲的衣履非常整潔頭髮平分梳得又光又亮抑且面白唇紅遠看就如美婦人一般右手戴着一隻純金的戒指看他的表面很像是小東家其實他姓榮號錢秋每月只有六塊錢工價他的妻室尤氏生有一個女兒名叫小素已經有六歲了他正當的收入全年不過七十二元要靠這幾個錢供給全家的生活萬萬不設開銷只好摹仿那財政當軸最流行的辦法兼用竊盜侵吞一類的手段搜括零星材料塞在袖籠裏面帶出去廉價變賣這種黑暗進款倒反超過薪工的全額勉強可以維持現狀有一天錢秋正在店堂裏和個同事的閒談忽覺一陣奇香隨着空氣捲來接着就進來了一個中年的婦人衣飾十分闊綽所戴的珠鑽戒指價值總在萬金以上臉上搽着很重的雪花膏祇掩不了額上的緞紋錢秋一見就知他

了。這學生宛如小兒那麼說了。這幾句又道。這真是關於我一身的大事。夫人恐怕不認得我。我是一向認得夫人的。先生在家麼？夫人應道。還躺著咧。也快起身了。請問什麼貴幹。夫人對那初次降臨的客人看看。此人似乎不像是個富家子弟。臉上紅紅的人。很活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一時總也。想不起來。他又說。我打算見見先生。不過事前最好先與夫人一談。但是此事與先生和夫人沒有直接關係。僅僅爲我個人罷了。在我

是一個女財神。連忙殷勤接待。恭順之間。兼帶幾分體貼。溫存的語氣。那女客見他面龐俊俏。說話得體。當即大加賞識。買了二百餘元的衣料。那一雙媚眼。餘波時刻和錢秋視線暗中接觸。從此一連來過幾次。都認定了錢秋一個人。說話。錢秋心裏暗暗歡喜。便送了他那車夫幾塊錢。小費。打聽他家主人的歷史。那車夫道。我們太太姓季。住在麻渣胡同。他的財產極多。可惜是個半邊人。祇有一位小姐嫁給了河南魏家。所以現時家裏並無多人。錢秋聽了。一一記在心裏。過幾天故意帶些樣本到季家去。說是新到的時花材料。特意送來給太太看。的那季太太的爲人極其謙和。當下讓他到花廳裏。錢秋乘間便說出了無數的甜言密語。漸漸說到商業範圍以外。這位女財神中年守寡。本有些不耐。淒風苦雨。經他這挑逗。馬意心猿。更

竟。非。常。重。大。是。關。於。一。生。的。大。事。
若。是。講。到。與。府。上。的。關。係。真。只。要。
先。生。一。句。話。好。了。從。第。三。者。看。來。
或。者。以。爲。此。事。不。很。重。要。我。是。着。
急。極。了。夫。人。忙。道。是。何。等。樣。的。事。
倘。使。我。能。夠。明。白。的。那。麼。講。罷。請。
坐。啊。其。時。那。學。生。表。示。出。一。種。很。
親。密。的。神。氣。夫。人。非。常。詫。異。問。道。
我。們。好。像。在。那。裏。見。過。的。啊。他。道。
不。明。白。我。却。常。常。瞧。見。夫。人。的。每。
瞧。見。一。次。髮。髻。心。裏。總。感。謝。着。并。
且。先。生。也。見。過。我。是。私。立。某。某。大。
學。的。學。生。乃。某。省。的。公。費。派。來。的。

加。活。動。特。地。叫。他。明。日。再。送。一。些。材。料。去。從。此。麻。渣。胡。同。
便。常。常。的。發。現。錢。秋。的。足。迹。前。後。不。到。一。月。他。已。做。了。女。
財。神。入。幕。之。賓。那。時。言。聽。計。從。自。不。必。說。有。一。天。錢。秋。乘。
機。說。道。我。在。人。家。當。夥。計。出。入。很。不。自。由。……女。財。神。正。
要。借。重。長。材。連。忙。答。道。這。有。什。麼。爲。難。我。拿。些。錢。給。你。去。
自。營。商。業。還。能。不。自。由。嗎。當。下。就。叫。人。到。銀。號。裏。提。出。一。
萬。元。交。給。錢。秋。就。在。前。門。大。街。（前。門。即。正。陽。門）組。織。了。
一。個。布。店。不。過。限。定。錢。秋。過。了。營。業。的。時。間。一。定。要。到。麻。
渣。胡。同。來。運。籌。韓。幄。約。摸。過。了。三。數。個。月。錢。秋。居。然。提。議。
添。資。本。帶。賣。綢。緞。呢。絨。好。在。他。兩。人。祕。密。結。合。熱。度。正。高。
這。議。案。當。然。就。通。過。了。爲。此。錢。秋。益。發。興。高。采。烈。的。裝。璜。
門。面。將。布。店。改。做。綢。緞。洋。貨。莊。憑。他。一。張。哄。死。人。不。償。命。
的。利。口。把。他。舊。東。家。一。班。主。顧。全。個。兒。勾。來。營。業。很。是。發。

寄宿在校中先生本是某省的名士常到校中來演講我很認得很崇拜先生是一位學者現在我特來拜求乃發生了一件事情我不能留在校中了今天快開除咧一開除自然公費也就停止在我一生真是致命傷此事的發生乃那嚴格的學監發見了我的情人了但是我應當先行聲明這是真摯的戀愛決不是可恥的苟且不過現在我是一個學生恐怕誰也不能承認我是正大光明的罷我再過一年半可以出學校了此後便

達場面一天一天大起來他就到處拉攏極力活動在北
京正頭行裏他也算得二三路的名角了按說他是一站
櫃檯的小夥計一天纔得兩角錢工價微倖遇着這季寡
婦把他丈夫當日刮地皮的造孽錢拿來開了這個綢緞
莊送到錢秋手裏錢秋就該知足才是但人類的慾望得
一步便進一步永遠沒有止境所以他探聽得季太太還
有四萬塊錢存在東交民巷麥加利銀行又知那個銀行
乃是英國政府特設的匯兌機關他的營業性質與別家
銀行不同三千五千的零星存款他都不願意做存款息
金又比別家薄些長期存款週息不過六厘短期只有四
厘錢秋看透了婦人心理都有些貪小便宜於是運動季
太太道外國銀行存款的利息太輕久存很不合算我有
一個知己的朋友現在交通銀行充當出納股主任你要

可用實際的正當手段。咧。我本打算如此。不料現在就要中止。我的公費。不是我一生的大破滅麼。家鄉的人。一齊要看輕我了。此刻只消先生一保證。我便可以遇救。弄到不能不用先生的大名。真惶恐之至。實在我與府上的婢女阿鈿。一同在路上行走。被學監先生瞧見了。他以為我們二人的神氣。很不對。我自然竭力辨解。那知竟無法釋學監之疑。我說這女子是我同鄉。由我荐到先生這裏來的。我這話却很簡單。但是再也說不

能把麥加利的存款。提出存到交通裏去。我託他特別優待。年息可以做到一分二厘。不比原來的利息多出一倍了。麼。季太太一聽這話。就同受了催眠術一樣。心想。他這真是實心實意的給我幫忙。眼看每年可以多進賬二千餘元。我為什麼死心眼。便宜外國人呢。當下毫無疑慮。一面從麥加利提出來。一面就託錢秋存到交通裏去。錢秋倒也還沒有把他拐走。只把存戶的名字用了秋記二字。另外偽造了一份支簿。息摺。送與季太太收管。等到六月發息。季太太當然託他去取。他便按照一分二厘的半年利息交賬。季太太喜不自勝。那曉得銀行裏的存簿。已經張冠李戴了呢。這話表過不提。再說他兩個人這時的戀愛。簡直分拆不開。錢秋的髮妻尤氏。見自己的專利品被人分潤。心裏未免有些撚酸。但是全家的衣食一樣樣仰

出別的話來了。我常常由府上的後門到阿鈿房內去的。這種舉動在學生的身分未免太放肆。實在我與阿鈿從小就認識。互相成了戀愛了。後來阿鈿到了府上。去年夏天。府上合家到杭州去避暑。我們就商量在我未畢業以前。且照已往的生活。那麼忍耐着過去。二人之間。真是很真摯的。夫人聽了。說道。阿鈿做事。倒也認真。不過。這總是一種不愉快的話。你的意思。要我們怎樣呢。夫人對表情混亂的學生。看着他。答道。我對學監說。

給於人。自然不能不犧牲。這一部分的權利。過了兩年。季太太染了時疫。竟與他法律上的丈夫。履行地下同居的義務。所有祖傳的不動產。外姓人當然不能染指。是但其餘的珠寶現金。却都做了訣別情人的贈品。季姓的遠房子姪。平時雖也微有風聞。但恐聲張出來。有礙自家顏面。況且錢秋的手脚。做得十分乾淨。自從進了季太太幕府。便將他家原有的僕侍。陸續開除。只有幾個新用人。摸不着東西南北。所以季太太一死。季家子姪。要想搜出錢秋誘姦味款的證據。去收拾他。簡直不能得手。只好忍氣吞聲。置之不問。那錢秋得了這筆陰謀的代價。便專放加一扣的印子錢。和那重利短期的押款。又勾通了軍警販賣烟土。以及各種詐欺的營業。不到十年。居然成了富翁。從此戴上慈善的面具。遮掩從前穢迹。無論是孤兒院。養老

別無怪異關係。學監說曾經見過。二三次所以很疑。我又說同鄉的老前輩朱先生家裏我常去的那女子實在是我的親戚。那學監很信仰。先生若是先生肯保證。我便可以遇救。否則我的一生從今天破滅了。夫人點頭道。原來如此。那真是不愉快的話。啊。學生又說實在很難爲情。并且常常把府上的名義。冒用着。千萬請救救我的急罷。雖很利己的……夫人說明白了。待我向主人說去。夫人從椅子上立起來。走出門去。臉上漏出

院寒衣粥廠。他總首先捐款。屢得慈善獎章。又在中央公園東單牌樓等處建立石柱。鐫刻醒世格言。人人都說榮。錢秋是個慈善大家。商會裏也推他做了董事。但他却結交了一個土匪出身的奸商。名叫莫止觀的。這人是謀罕。默德後裔。庚子年乘火打劫。大發橫財。開了幾處很闊的浴堂。在商界裏居然大出風頭。榮錢秋與他氣味相投。遇有辦賑的事。便叫他出名募化。其實侵吞賑款。彼此分肥。不過這種黑幕。沒有人把他揭開罷了。後來他又在東單二條（街名）租了一所洋樓。掛起某洋行的牌子來。其實是個規模宏大的賭局。勾引許多男女在那裏。又麻雀。推牌九。搖攤。每次輪贏起碼總有幾萬。僱着一個印度人看門。警察不敢過問。他便安安穩穩的坐地分贓。所以他的財產一天比一天膨脹。但是每出門總有一個窮苦的少

微笑來了。那年輕的學生戰戰兢兢談了一番自己的情話。夫人聽着却是有些不愉快。不過一回兒就被女人那種成人之美的心緩和了。留着的學生坐在椅上不動。夫人到裏頭去後。那臉色蒼白的阿鈿在門外走來走去。打算探聽些情形。啊。但是阿鈿這人一擔心神氣越發覺得美了。二十分鐘後。阿鈿見夫人將領着主人出來。伊便紅着臉趕到會客室中去了。對學生道。主人已答應你的請求。咧。伊比夫人先來報一個信。主人入。

別有世界

年遠遠的暗中窺伺。這位錢虜（錢秋）的眼光看窮人。只如空氣那裏肯去理會。有一天他從大柵欄瑞蚨祥出來。正值廣德樓散戲街上來往的人擁擠不開。那個苦少年却從人叢裏鑽了出去。惹到錢秋身後施展剪絡手段。在他衣袋裏掏出一個皮夾來。心想我跟他幾個月好容易。今天得手。這總可以發他一注財了。不料打開一看。裏面只有幾十元鈔票。暗忖無濟於事。犯不着空惹腥氣。便將皮夾仍舊關好了。等錢秋走過一二十步。却追上去。喊道。先生先生。您丟了東西啦。錢秋愕然回顧。見是個少年乞丐。破衣赤腳。亂髮蓬頭。手裏擎着皮夾子。氣喘吁吁的。追送過來。接到手裏一看。裏面分文未動。便拿一張十元的鈔票賞他。苦少年反推辭道。我們窮人沒有這種福氣。您賞我幾個銅子買窩窩頭吃罷。錢秋心想他是一個赤。

客室時對着後輩很做出一副莊重的態度來說道你倒是個老實人在某某大學麼與阿鈿是一處地方人麼主人把寬裕的表情很淡泊的問着又道要我寫什麼東西麼學生道如果能夠如此那是再滿足也沒有了今天一天內學監還肯遲延的咧說這幾句話的時候在那學生真是最難受的一瞬間他只得故意搭趣向夫人問道志陶君在校中麼夫人答道近來在校中了一場大病缺課很少少啊學生應道是啊足有兩個月

貧的貧人居然拾金不昧真是難得因問他姓名籍貫現在何處安身苦少年道我是河南人名字叫周小成因值荒年逃到北京來投親不遇以致流爲乞丐現在隨遇而安並無一定的處所錢秋聽說想了一想道你既然無家可歸且到我家做個打雜的免得在外面捱饑受凍苦少年連忙請安道謝錢秋便將他帶回家去給他兩身舊衣服派在號房裏聽差過了三數個月他的面色竟養得非常白潤不像個下流社會的人一天下午錢秋見他拿着一張報紙坐在門房裏看得津津有味因問他道你認識字麼周小成道我在家鄉的時候曾在高等小學畢過業要不是荒年逃難此刻已經升到中學了錢秋聽說大喜便將他調到裏面去伺候書房有時叫他出去買東西給的錢故意超過物價他却始終絲毫不苟錢秋覺得這個

光景。咧。夫人問道。你認得志陶的麼。學生道。我從阿鈿那邊聽得的。並且也曾見過。府上合家的照片。夫人點頭道。不錯。方纔你說過的。我倒忘了。你常來找阿鈿的麼。學生應道。此事很無禮。我在志陶君生病時。與阿鈿二人。很擔心着。啊。夫人無可回答。只得說一聲。多謝。又道。那麼。你常到阿鈿房中去的麼。學生說是的。很對不起。夫人訝道。那是我們家中種種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啊。學生躊躇道。那也不見得。不過略為有些曉得。好在我。

小周的人格。比他自已。當小夥計時。高出百倍。因此。十分信任。並且叫他。跑上房。每月給他三塊錢工價。他却一文不用。只略略的添點衣服。或鞋襪。閤宅的人都說他。少年有志。他那本來的歷史。便漸漸的無形消滅了。最奇怪的。他每逢見了婦女。總羞得不敢抬頭。尤氏等見他這樣。老成。當然愈加信任。那時。錢秋的女兒。小素。已經十八歲了。莫止。觀常到榮家。見小素聰明美麗。便託人代他兒子。做媒。錢秋因與莫回子。狼狽為奸時。怕他反噬。心思想果然。做了兒女親家。就可以堵住他的嘴了。為此。滿口應允。不多時。受了聘儀。小素聽說他的未婚夫。形容猥瑣。滿臉痘癩。心裏非常失望。有一天。小周在無意中。聽見幾個僕婦談論道。我們小姐這樣的人才。却錯配了一個醜姑爺。真真抱屈。小周一聽。不由的野心勃勃。每逢小姐呼喚他。必

自己也把自己當做這家族中的一人。有擔心的事便一同擔心着。夫人的老太爺去世時先生從宴會歡歡喜喜回來時……夫人驚道：「噲！連這些事情都曉得的麼？」學生道：「雖很失禮，我倒有一種親近的意思。」夫人又說：「既是如此，那麼那宴會回來之後，我們二人的爭論，你也曉得了。」學生說：「曉得的，請恕我其時在旁邊默聽的主人。」啓口道：「你爲何只管向他問著？」主人到底忍不住要問了。其實主人對於這正直的學生的口也有

立時換上新衣，又把頭髮梳得光光的，然後到上房去見了。小素垂手侍立，外面非常恭順。可是說話時眉花眼笑，體貼溫存，就同錢秋當日勾引季太太一樣。爲此小素看待小周也與普通的僕侍不同。每次出門總要叫他伺候。不多時便有了戀愛。他父母還在夢中一點也不知道。有一天錢秋有事到天津，尤氏又到人家去拜壽。小素得了這個機會，便與他那自由選擇新郎出去祕密旅行。尤氏到晚上回來不見了。小素便問僕人：「小姐到那裏去了？」僕人回道：「小姐帶了周小成出去聽戲，還沒有回來呢。」尤氏笑道：「這孩子簡直是戲迷了。」說時毫不介意。不料等到半夜還不見來。尤氏這纔起了疑心，連忙到他房裏去檢查衣飾，才知所有的珠鑽金飾完全被他帶去。連着保險箱裏三萬餘元的鈔票亦已不翼而飛。情知小素是跟小周逃

些不安。咧夫人答道：但是此人把我們的秘密什麼都曉得的啊。主人說……我要問問此人對於阿鈿將來的事。咧你到裏頭去罷。主人很鄭重的慌忙吩咐過了。夫人就此出去。後來主人陷入很難受的沈默中。一回兒纔說……總之你打算畢了業與阿鈿在一起麼。我以為從此爲着雙方起見。應當取慎重的態度。纔是我自然決不會反對你們的主人。其實是一種隨隨便便的宣告。說到這裏忽然現出後悔之色。說道：我要問

走了。忙用電話告訴了錢秋。錢秋囑咐不要聲張。你只悄悄的到天津來。就說姑娘得了猩紅熱。特地帶他到天津。就醫。尤氏沒法只得一一照辦過了幾天。他們夫婦倆回家。只說小素已經在天津病故。因爲是傳染病。要聽醫院裏消毒。所以就在天津掩埋了。當託媒人將這種情形。通知莫宅。莫止觀信以爲真。親到榮家去慰唁。錢秋方才略略的放心。自己仍舊在暗中查訪。又過了幾個月。才漸漸的淡忘了。第二年的夏天。莫止觀因到漢口去辦貨。寄寓在新世界旅館裏。那行家爲着攬攬生意。照例有一番應酬。當下約他去吃酒聽戲。又到各妓院去打茶圍。大凡商埠。青樓場面的闊綽。比較上總以蘇幫爲最。但是蘇州小姐。有一種惡習。就是歡喜擺臭架子。他們見莫回子是個北方買賣人。不懂得蘇白。便拿他當做壽頭碼子。誰也不

你。兩。句。話。我。那。一。夜。從。宴。會。回。來。時。你。在。阿。鈿。房。中。麼。我。與。內。人。爭。論。的。情。形。你。都。聽。得。了。麼。那。麼。後。來。我。走。出。來。解。手。時。向。阿。鈿。說。些。什。麼。話。你。也。曉。得。的。麼。那。學。生。用。力。說。道。那。些。事。情。是。一。點。也。沒。有。什。麼。的。又。說。這。請。你。快。些。忘。掉。了。罷。主。人。道。但。是。那。種。事。情。也。不。獨。是。那。時。節。一。次。啊。我。到。此。刻。纔。明。白。所。以。阿。鈿。對。我。很。冷。淡。無。情。不。過。你。把。我。這。些。卑。污。的。祕。密。都。曉。得。實。在。可。怕。這。是。我。老。老。實。實。的。話。你。想。我。罷。我。情。願。跪。下。來。向。你。

歡。迎。他。莫。回。子。連。走。幾。家。都。受。了。無。形。冷。淡。便。不。願。意。再。逛。南。班。子。聽。說。三。分。里。有。個。北。京。姑。娘。叫。做。紅。寶。的。小。模。樣。長。的。很。好。就。想。過。去。談。談。順。便。聽。兩。段。大。那。鼓。行。家。當。然。奉。陪。止。觀。到。了。那。裏。瞥。見。紅。寶。的。相。貌。和。小。素。一。般。無。二。不。由。的。大。吃。一。驚。那。紅。寶。見。了。止。觀。登。時。面。若。死。灰。一。言。不。發。便。從。後。房。溜。出。去。告。訴。他。的。娘。姨。道。這。個。客。人。我。萬。萬。不。能。接。他。你。就。說。我。有。急。病。到。醫。院。裏。去。了。請。他。改。一。天。再。過。來。罷。娘。姨。會。意。就。照。紅。寶。的。話。進。來。攆。駕。莫。回。子。本。是。窳。痞。出。身。聽。了。這。套。假。話。便。料。定。這。個。紅。寶。必。是。小。素。化。身。當。下。不。容。那。娘。姨。再。掉。槍。花。立。刻。叫。警。察。來。把。那。掌。班。看。管。了。說。他。誘。良。爲。娼。拐。帶。他。的。兒。媳。警。官。便。將。全。案。的。人。犯。移。送。到。審。判。廳。勒。令。掌。班。交。出。小。素。來。法。官。問。他。墮。落。的。緣。由。小。素。供。道。我。是。被。我。家。的。僕。人。周。小。成。

謝罪。學生急道：不用着急。這些事情立刻會消滅得影蹤全無。這是我可以斷得定的……歇了三十分鐘光景。主人一壁指着口鬚一壁在那裏替他寫證明的書信了。



一笑而已

王天恨

有許多人把別署來對無情對有趣極了。我也對了十個。瘦鷓對肥羊。病鶴對臭虫。天笑對地裂。海鳴

別有世界

誘到漢口來的。起初住在一家旅館裏。兩下子愛情極好。天天一同出去吃大菜聽戲。鬧的不亦乐乎。我恐怕坐吃山空。勸他謀一個相當職業。他倒也很贊成。但是人地生疎。一時沒有機會。有一天在戲園裏遇見一個姓魏的。他是彰德府人。據說現在太古洋行裏管事。小成因同鄉的關係。跟他常常來往。漸漸託他介紹職業。姓魏的說：你要能交六千元押賬。我可以代你謀個長江輪船的買辦。小成說：只要事成幾千塊錢的押賬也還難。姓魏的料想他是有錢。便天天約他出去吃花酒打牌。頭幾場小成贏了三四百元。於是發了財。迷放開手大賭起來。一連輸了兩萬多塊。姓魏的拚命勸他翻本。誰想越蹈越深。現錢完全輸盡了。只得變賣首飾。我當時苦口相勸。小成執迷不悟。結果是將衣物全行抵押了。還欠下三千餘元。這時姓

對山崩鐵樵對銅匠少芹對小麥
澹齋對蕭寺眠雲對臥雪禹鐘對
周鼎守拙對裝獸亞庸對歐化濟
羣對警衆（警衆亦人名）貫一
對瀛三瞻廬對守舍南屏對北斗
大可對中庸濟航對擺渡燕子（
奚燕子）對鶯兒詵之對達哉（
達哉亦人名）知我對舍予巽觀
對丁悚警心對失魂又可以對落
魄民哀對鬼哭又可對神號
劍雲的劍氣凌雲樓何等英勃瘦
鷓的紅鷓啼瘦樓何等悲哀兩個
人都是姓周而性情與抱負竟不

魏的一點不認同鄉的交情勒逼他賣妻償債小成沒法
只好把我灌醉了賣到鴇母家來從此我就蹈入火坑了
有一天我因出局看見小成在沿街行乞滿身上的疥瘡
非常難看我心裏有些不忍便遞給他一塊錢他竟搖頭
不接哭喪着臉望着江邊走去大約那條江水就是他的
收場供畢痛哭不止莫回子就拿公公的名義把小素領
回暫時住在旅館裏隨即發電請饒秋到漢口去饒秋以
爲總有什麼發財的機會連忙搭快車趕去不想剛一進
門就見女兒在那裏坐着這時心裏恨不得找個地縫鑽
進去躲避止觀冷笑着道親家你不說姑娘在天津病故
了嗎現在他却明明的活在這裏你又怎麼說呢饒秋嘆
口氣道事已至此聽憑老哥立什麼條件我總遵辦就是
莫回子想了一想便勒逼他寫了一萬元支票作爲換回

同如此。

有人問我。范倩珠。姚曼雲。戴雯珠。三位女士是誰。我推說不認識。其實這三位都是我的情人。我說出來。恐怕有人妬我罷了。……啊。我在倩珠面前。不是說我和曼雲雯珠。祇是普通朋友。在曼雲雯珠面前。也是同樣的掩飾的。麼。如今實說出來。恐怕醋罈子要大翻特翻。薰逼蘇杭二埠了。呵呵。（倩珠雯珠說是你的情人。我并不反對。至于這位嬌小玲瓏的姚曼雲女士。還請你少唐突幾句咧。茗戲註）別

別有世界

小素的代價彼此解除婚約。兩不相涉。錢秋吃了這一盃苦水。那裏便肯甘心。聽說莫回子又在侵佔人家的房產。便去嚇使那業主起訴。逼得莫回子除將原產退還了。業主還用了幾千塊錢。纔將原案打消。後來聽說這事是錢秋主使。便將他販賣鴉片開場聚賭。以及種種詐欺的營業一齊舉發。及至檢廳出票拘人。錢秋早已聞風逃去。官廳就將他住宅查封。所有營業同時倒閉。凡是和他共往來的商店都受了很大虧累。這時大家纔知道錢秋是個詐欺取財的首領。去年警察廳拿獲了一班賭棍。內有個魏少山。供稱他是麻渣胡同季家的女婿。早幾年因在單二條沒家洋行裏被人家用倒脫靴局騙了三萬餘元。逼得沒法。就入了他們的黨。到各處去作翻戲。在漢口拖周小成下水。就是他第一回的成绩。當下警廳就將他送

署像女子的很多如葉小鳳程小青以及我的紅綃都與女性無異從前有個碧梧女士現在又有個小說家張碧梧真是撲朔迷離雌雄莫辨

有了瘦鷓便有瘦蝶有了瘦蝶便有瘦鶴於是乎鷓蝶鶴三字便大走紅運大家爭取著做別號如今紅綃才出世接着又出來一個嚴紫綃我想「綃」字一定也要大走紅運的且瞧着罷

到法庭定了七年的禁錮諸君但看這些人機詐循環就可知黑暗社會的惡德了

失竊的笑話

天然

某君由外面回來走到臥室裏忽然那藏放金錢的小皮箱不見了很爲着驚隨即把家裏的僕役都喚進來問可曾有甚麼人到此僕役都搖搖頭說不曾見有甚麼人進來某君道既不會有人進來小皮箱如何不見呢說着有點怒了一會兒某君把手伸進衣袋裏接觸了一件金屬的東西不禁狂喜道不妨不妨你們退出去罷鑰匙尚在我袋裏賊把皮箱偷去一定開不下來的

舞場奇遇記

程小聲

第一章

呂卡度自從結束了那件女郎失蹤案後重新回到他葛羅斯場窩裏過了幾天安靜的日子他又耐煩起來他是一個非職業偵探雖然不沾沾於金錢但他生性好動耐不得安閑一天清早他正一個人沒精打彩的在餐室裏進早餐忽見餐室的門闐然推開闖進一個壯健高大的人來呂卡度一見來人不由的直立起來歡呼道「哈諾特好啊」說著他奔過去緊握著來客手臂表示一種很誠懇的歡迎那哈諾特是法國的一個盛名偵探他的機警和才智在同道中沒有幾個人可及這時瞧著呂卡



度點頭微笑。呂卡度回頭見自己的僕人蒲登站在餐室門口，曉曉陳說，分明說那來客突然闖入，未免失禮。呂卡度立揮手作勢，吩咐道：「蒲登，你不用多說，外邊去罷。」接著又問哈諾特道：「什麼好風把你吹到倫敦來的呀？」哈諾特答道：「爲公事啊。因有一種銀子忽然在倫敦和巴黎之間失去，我特地趕來偵查。現在已經結束，我打算在這裏休息一天，順便來候候你。」呂卡度起先本以爲哈諾特到來必帶著什麼新鮮案子，忽聽他說案子已經了結，不無有些失望。哈諾特祇做不覺，但閒閒的指著餐桌上的一種銀製的陳設品說道：「這不是一種冒充的骨董麼？」呂卡度聽了這無聊的問句，正苦沒有回答，忽見餐室的門又推開了。他的僕人蒲登跨進一步，通報道：「主人密司脫高蘭定要和你說話。」呂卡度突現驚異狀道：「高蘭定麼怪事怪事！」說時他回頭瞧那爐簷上的時鐘，剛交八點半鐘，繼續道：「他在這時候來，更奇怪了。」僕人又道：「密司脫高蘭定還穿著晚服哩。」呂卡度一聽向他旁邊的哈諾特，瞅了一眼，似乎他料定那來客有什麼非常的事情，好在哈諾特在旁有事，可以借重，還算湊巧。他又問僕人道：「那客人此刻在那裏？」蒲登道：「我已領他到書室裏去了。」呂卡度道：「很好，我就出來見他。」蒲登既出，呂卡度便重新坐下來，道：「哈諾特，我不是說

高蘭定此刻見訪非常奇怪麼因我已好幾個月沒有見他正自詫異其實不但我一個人在這近來幾個月中那些從前和他天天一塊兒廝混的人也都沒有見他的面——他說這話的用意無非想吸引哈諾特的好奇心但哈諾特似聽非聽竟毫不在意呂卡度却不肯甘休因又道「哈諾特你姑且飲一杯咖啡我把高蘭定的故事說給你聽」哈諾特仍祇淡淡的點了點頭呂卡度繼續道「高蘭定是一個英銳的少年人家都料他大有作爲等到他的志向立定還有了他正當的途程以後一定可以幹出些驚人的事來從前他祇在交際社會裏廝混凡是有名的舞場戲院總有他的蹤跡可是在二三月前至今什麼地方他都絕跡不到他平日的行爲很好又沒有發生什麼岔子誰也不知道他何以銷聲匿跡所以當時有許多人互相詫異道「高蘭定怎麼樣了呢」這問句却到底沒有人能答後來人家既不見他的影蹤就也逐漸的淡忘誰知他在這樣的清早穿了晚服突然來見我那不是很可怪麼」哈諾特聽他說完緩緩答道「固然可怪的我想你少停總可以問他罷」呂卡度立起來道「那是當然的你且坐一坐那琉璃盤裏有紙烟呢」呂卡度出去了約摸五分鐘工夫回進來時忽神色驚惶的向哈諾特點道「朋友你今天到這裏來真是再巧沒有」哈諾特點了點

頭似乎已經會意。答道：「今天本是我的休息日，但你如果用得著我，我也不妨聽命。現在你不是要我去見見你的少年朋友麼？」他們倆走到書室裏時，見一個少年在室中往來踱著。呂卡度介紹道：「密司脫高蘭定，這是我的好友密司脫哈諾特。」高蘭定急忙回身過來，哈諾特見他長身玉立，果真是一個美秀的少年，但那時臉上蒙著一重驚慌的神氣，他向哈諾特道：「我很歡喜見你，你不在我們國裏服務，如果能從旁指示我一二，我真感激不盡。」哈諾特縐一縐眉頭，瞧著高蘭定，冷然答道：「你這話有什麼意思呢？」高蘭定顫聲道：「我有一件難事，不知道怎樣解決，故而不能不請一個人助我。」哈諾特的目光在這少年臉上凝視了一回，便移過一把椅子，作較和婉的聲音道：「你且坐下來，說給我聽。」高蘭定依言坐下，突然道：「昨天晚上我在茜美里大旅館裏，那裏有一個怪裝跳舞會。」原來當大戰以前，倫敦的大旅館中，不時開這種的跳舞會，那些有產階級都打扮得窮奢極麗，到會場中去誇耀。尋歡高蘭定頓了一頓，又說道：「我到那跳舞會去，原是出於偶然的，因為我的寓所在哀苔爾街。」呂卡度不禁插口道：「哼！哈諾特忙作勢止住他，深恐他打斷高蘭定的談話。高蘭定因繼續道：「昨晚天氣很和暖，跳舞會裏的音樂隱隱透進我的面河的窗裏來，不禁觸

動了。我舊時的興致，我恰巧有一張入會券，便乘興趕去。到了旅館，正要進舞場裏去，忽在樓梯頭上被一個侍者阻住，因為我身上穿的常服沒有預備，怪裝那侍者向我道：「先生，你可以在更衣室裏租一件的。」我被他一阻，一團高興頓時消歸烏有，因思不如就託故回寓，不再進舞場裏去。正想回身退出，忽見有一個女子一直奔到樓梯頭，準備下樓到舞場裏去，伊似乎已聽得侍者向我說的說話，便接口道：「那不要緊。」說著就將伊身上披著的一件大紅外披拋在我手中。伊的年紀很輕，面目姣好，身材也修短合度，粉額上有一條絲帶將頭髮向後束住，身上穿著淡藍色緞子的外褂，紫膝的褲子，足上淺紅的長絲襪，和一雙灰色緞子的鞋子，作古勇士裝。我接了伊的外披，正要道謝，伊却祇笑了一笑，早已從梯上疾奔下去。一霎眼便進了舞場。我因這激刺興致，便重新回復，因跟伊下樓進去。我見伊一個人站在舞場中心，開著嘴唇，向四周的景物呆瞧，忽回頭見我披著伊的那件紅色外披，又向我笑笑。我因上前招呼，伊道：「我可能和你跳舞一回麼？」伊立應道：「很好。」伊且應且拍手歡跳。瞧伊的神氣很像一個才出學校的孩子，凡事但知率性，不喜歡拘拘禮節。伊忽自己向我介紹道：「我是一向在戲院子裏的，我的名字叫姍麗珉。今晚我們儘可以做一回朋友。」我驚異道：「明

天又怎麼樣。」那女子道：「這一著少停。我再和你談罷。」於是伊就和我跳舞時的姿態。步驟都很中節合度。因此有許多男子都把羨妒的眼光瞧我。我很僥倖。因姍麗珉在舞場裏。沒有別的相識的人。我雖有不少熟識的人。但也故意迴避。不與他們周旋。以便專心和姍麗珉對舞。我們約摸舞了半個鐘頭。第一次奇怪的事情便發生了。伊正和我說話。忽而中途停止。我問伊何故。伊也不聽得伊的眼睛張得很大。炯炯向我的背後。瞧著這種出神的狀態。實在奇怪。我因跟著伊的目光。瞧去。見伊的視線。正注定在一個壯健的中年婦人身上。那婦人扮著一個古式的少女。身上珠圍翠繞。說不盡的富麗。我因又向姍麗珉道：「這樣看來。你在這裏也有認識的人罷。」我這句話說了兩遍。伊才把目光收回。轉來。但伊的神思似乎還沒。有完全回復。真像一個人從睡夢中喚叫起來。一時還似醒非醒。過了一回。伊才追想我的問句。答道：「不。伊是密昔司白羅門。從美國芝加哥來的。伊很富有。最喜歡結交上流人們。我却不認識伊。」我道：「但你對於伊的歷史。却很熟悉呢。」姍麗珉答道：「伊是和我同船來的。我不曾對你說。我在今天早晨。才從利物浦上岸。麼。並且伊也和我一樣。住在這茜美里旅館裏。現在讓我們重新跳舞罷。」那時伊的舞態。比先前的有些不同。我覺得伊非常用力。並且

略。有。點。躁。急。的。模。樣。好。似。伊。腦。中。有。什。麼。幻。念。竭。力。要。想。剷。除。後。來。我。們。一。同。往。餐。室。中。進。小。食。越。談。越。覺。投。機。伊。就。把。真。名。告。訴。我。伊。實。在。姓。喬。楷。露。伊。說。道。「我。到。倫。敦。來。本。想。在。考。文。脫。戲。院。裏。謀。一。個。位。置。因。爲。一。般。人。都。說。我。的。歌。喉。很。好。但。我。生。長。在。意。大。利。的。這。裏。並。沒。有。熟。識。的。人。」我。道。「你。總。有。什。麼。介。紹。信。罷。」喬。楷。露。道。「有。的。一。封。是。我。先。生。的。信。還。有。一。封。是。一。個。美。國。的。戲。院。經。理。寫。給。我。的。」於。是。我。也。把。我。的。名。片。給。伊。又。告。訴。伊。我。的。寓。所。因。我。對。於。戲。院。子。裏。的。人。熟。悉。的。不。少。也。許。有。可。以。助。伊。的。地。方。伊。謝。了。我。一。聲。這。時。那。多。錢。的。密。昔。司。白。羅。門。也。走。進。餐。室。裏。來。後。面。跟。著。一。大。羣。輕。薄。少。年。就。在。我。們。近。旁。的。桌。子。坐。下。我。知。道。我。們。再。不。能。談。什。麼。知。心。的。話。我。的。同。伴。喬。楷。露。也。似。乎。不。安。於。座。伊。忽。閉。口。不。發。一。言。眼。光。又。不。住。的。在。密。昔。司。白。羅。門。身。上。轉。旋。我。覺。得。不。耐。因。向。伊。道。「我。們。去。罷。」伊。低。聲。應。道。「很。好。我。們。走。罷。」當。我。們。從。餐。室。裏。出。來。的。時。候。伊。的。纖。手。挽。在。我。的。臂。上。覺。得。很。緊。等。到。重。新。舞。時。伊。的。精。神。愉。悅。不。定。和。第。一。次。完。全。不。同。不。一。回。我。們。剛。舞。近。門。口。伊。突。然。停。止。了。說。道。「我。要。去。了。我。有。些。疲。倦。身。體。也。覺。得。笨。拙。不。靈。」我。挽。留。伊。再。舞。一。回。伊。道。「如。果。再。過。半。個。鐘。頭。你。也。許。要。厭。恨。我。了。不。如。就。在。這。個。時。候。停。止。我。們。還。可。以。好。好。的。分。手。」我。

祇得依言當我將我肩上的外帔取下來還伊的時候忽見伊陡的俯身下去好似從鞋底下拾起什麼東西因我見伊先把伊的脚移動一下隨後立直身子伊的手中便有一種光亮的東西我以為那也許是伊所失落的東西故而並不在意接著我們離了舞場上樓伊發驚顫聲道「好了我們就分別罷」我問道「我們可以再相見麼」伊道「可以的我知道你的住址可以寫信給你指定一個時間以便你可以到這裏來會我今晚我因著這一件外帔竟和你結交一個朋友真是再僥倖沒有謝謝你晚安」伊說話的聲音很低伸出手來和我交握也握得很緊眼光中好似露出驚怖的色彩嘴唇也微微顫動伊又顫聲說道「在我的本意很願意留你在這裏和我一同跳舞直跳到平安的天明」這句話不由的使我心動因答道「那麼我們不妨再回到舞場裏去」喬楷露的勇氣霎時忽似回復忙搖頭道「不必不必」說完便放了手回身向另一部樓梯奔去走到轉角伊還向我招一招手笑了一笑才轉身不見那時候已交半夜後的一點半了」

第二章

高蘭定的故事說了一半略略停頓呂卡度乘機問他在什麼時候從旅館裏回寓高蘭定

答言已記不清楚。現在把他的下半段故事用他叙的體材記在下面。原來當他的同伴喬楷露和他分手以後，他祇覺得似夢似醒，心中似乎恐怖，又似有趣，說不出有什麼感想。他記得重新在舞場門口徘徊了一下，方才走出旅館，步行回家。那時他當然再睡不熟，因移了一把椅子靠窗口坐下，呆呆的出神。幻想隔了好久，他忽聽得靜夜中有汽車喇叭的聲音。那車子停在他的寓前，不一回便聽得門鈴震動。高蘭定驚詫之餘，奔出去開門。門外的來客，却是那舞場裏遇見的喬楷。露伊身上古裝的衣服，還沒有換去。大紅的外披仍在伊的肩上一進門來，立刻退到壁角，低聲道：「快關門。」高蘭定問道：「你的車子怎麼樣呢？」喬楷露道：「已經去了。」高蘭定就門上了，門領伊上樓到了客室裏面，見伊面色灰敗，呼吸也很急促，好似伊曾奔過急步。他因低聲問道：「什麼事呀？」喬楷露道：「你可記得那個我所注目的婦人麼？我諒你決不知道我為什麼瞧伊。但假使你是女子，也許就想得到了。原來伊所佩戴的那條珍珠項圈，精圓光潤，實在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珍品。」喬楷露且說且伸手執著桌子上鋪著的檯布，竭力揉搓。高蘭定雖然十分驚異，却並不插話。一回兒伊又說道：「正是我是最崇拜珍珠的。我雖沒有錢自己購買不起，但我有許多朋友，他們當患病出門的時候，時常

借給我。我用我覺得珠子果然能夠增益我的美觀益發心愛。因此我時常希望能夠有一串珍珠項圈。有時想得熱誠不由得發生幻想。情願把我的靈魂去交換。高蘭定聽了這話便記得伊當時目灼灼瞧在密昔司白羅門身上的時候。果真就注意伊頭頸上的那條珠圈。喬楷露又續道：「伊的那串項圈光彩閃爍的確是十二分名貴的。這東西的引誘的能力著實厲害。竟使我不能自持。我但覺像伊這樣一個癡肥的人實在不配戴這種貴品。於是左思右想神志昏迷。差不多要發狂。」伊忽把兩隻手按在臉上。身體也搖擺不定。高蘭定正想奔過去扶持伊。忽搖手道：「不要緊。我沒有什麼。你可記得我們跳舞的時候。我突然停止麼？」高蘭定道：「記得的。你不是把什麼東西藏在足底下麼？」喬楷露點頭道：「正是。那就是密昔司白羅門的臥室的鑰匙。」高蘭定暗暗震了一震。又見喬楷露正睽著眼睛瞧他。眼光中却充滿了恐怖和疑惑。彷彿伊自己也不敢信任伊所說的故事是否實在。伊繼續道：「那時我見密昔司白羅門在地板上尋覓什麼東西。我便瞧見有一個光亮的小鑰匙。就先把足底掩住。隨即拾起來。藏好。我知道密昔司白羅門的臥室和我同在第一層樓。伊的女僕却睡在更上一層。唉。那時候我的心旌搖搖。差不多已喪失了。我的靈魂。」高蘭定已領會伊的語意。又記

得那一句「平安的天明」的短句分明就是指這一層說的。喬楷露臉紅了一陣，忽鼓勇說道：「我回到了自己的臥室，執著那個鑰匙頭腦竟已發昏等了一回，預料密昔司白羅門已經睡著就悄悄從室中出去，室外的甬道暗朦不明，並且非常靜寂，但下面的樂聲還嬌嬌不絕。我摸到了密昔司白羅門的臥室門前，便輕輕投鑰開門，到了裏面，反身將門關上。我先傾耳聽聽，黑暗中完全沒有聲息。我知道伊的臥室雖然比我的大些，但大概也一樣分隔的。我進去的是一個客室，要到臥房裏去，必須再經過一門。我逐漸向前，等到我的手指摸著那通臥室門的門鈕時，我的心突突亂跳，論勢懸崖勒馬，我還可以回頭退出，但那時我的腦室已完全被那珠圈盤據，不能自制。於是我就緩緩將門推開，開了約摸兩寸光景，哎喲——哎喲。」喬楷露說到這句，忽然眼睛緊閉，身子向椅背上一仰。伊的大紅外帔便從肩上落下。高蘭定一見大驚，不由的失聲驚喊。喬楷露忽張眼驚醒道：「什麼事呀？」高蘭定道：「沒有什麼。你覺得怎麼樣？可能夠說下去麼？」喬楷露點頭道：「可以的。我既已進了臥室，反身將門關上，忽而大吃一驚，要想退出，却已來不及了。」高蘭定道：「爲什麼？可是密昔司白羅門醒著麼？」伊搖頭道：「不是臥室中已有別的人，比我在先那人是一個男子，他的目的却和我相

同的。高蘭定作驚異聲道：「那麼你又怎麼樣對付呢？」喬楷露道：「我起先沒有見他，也不聽得有什麼聲音。當我跨步進去，才見黑暗中有一綫光點，照射在一隻鐵箱門上。我正想反身向門，那光點忽而回轉來，射在我的臉上，我嚇得好似失了魂魄，但把背心貼住室門，既不敢動彈，又不敢喚叫。同時我聽得有一種輕微的乾笑聲，那個人輕輕向我走過來了。呀，多麼可怖啊！我周身的血運彷彿都已冰住，剛想鼓足勇氣開門，但覺有一隻手已把我的身體抱住，另一手按住我的嘴。那人把我捉到室的中央，便把電燈開亮。我回頭一瞧，見那抱我的男子穿著紅色的衣褲，裝做一個古式兵士，面上也戴著面罩。這樣的打扮，下面跳舞室中有好幾十個，那人諒必就是內中的一個。我當然竭力掙扎，但那裏掙得過他，他忽低聲在我耳朵中說道：「靜止些罷，你這樣虛費氣力有什麼用呢？」說著他用力一擲，將我按到在地上。順手取出一條帶來，縛住我的手，足又把手巾塞我的嘴。我雖不能起立，或呼喚，但見他舍我起立，我的足仍能在地板上掙動。他又走過來，在頭上猛擊一下，我也就暈過去了。」高蘭定聽出了神，見伊停止了，不說下去，便催著問道：「唉，唉，以後怎麼樣呢？」喬楷露道：「我醒轉來時，電燈仍舊亮著，鐵箱的門已開，室中却空虛沒人。我躺在床邊的一隻溫榻上，手足

也已解放自由。」高蘭定插口問道：「那時鐵箱中可是已空了麼？」伊把兩手掩面顫聲答道：「我沒有瞧我，但仰頭瞧那臥床床上躺著一個人，上面用一條單被蓋著，却靜止不動，室中很靜，祇有軋軋的鐘機擺動聲音，我恐怖已極，覺得若使不立刻從室中出去，難免要發狂驚喊。我雖不知道那單被下躺著的什麼人，但也不敢再瞧我，立起來奔到門口，開門一瞧，甬道中依舊靜寂，沒人，因就溜了出來。耳朵中還聽得下面的樂聲，我重新下樓，直到舞場門口，竟不曾遇見一個人。我在門口站了好久，裝做要從舞場裏尋覓什麼人的模樣，以便叫別的人見我，末後就從旅館裏出來，雇了一部汽車到這裏來見你。」喬楷露靜止了一回，又張眼瞧著高蘭定的臉，又道：「你是我唯一可以求教的人，我在這裏更沒有第二個認識的人了。」高蘭定一眼不霎的瞧著那女子，等伊說完，才作嚴重聲問道：「你要告訴我的說話，可是已說完了麼？」伊道：「正是完了。」高蘭定道：「確實完了麼？」喬楷露似乎想不出他為什麼有這樣的問句，沉吟了一下，答道：「確實的。」高蘭定立起身來，走到伊的身旁，伸手指著伊頭頸上佩戴的一條嵌鑽石的白金練子，問道：「那麼你怎麼會戴這一條項圈呢？當我和你跳舞的時候，你沒有戴著這東西啊？」喬楷露低頭回項串瞧了一瞧，忽驚駭道：「唉，這不

是我的東西我也從來沒有見過。」略頓一頓伊又作領悟狀道「這東西一定是那個把我打倒的人套在我頸上的但瞧這項圈並不值重價便知他留在我身上無非想嫁罪於我。」高蘭定冷冷然道「這理由說得倒也近似。」喬楷突然仰面答道「什麼你可是信任我麼你以為我的故事不可能麼你真誤會我了。」說著伊伸手握住他的衣裳顯一種乞憐的狀態高蘭定因說道「雖然你是進去行竊的。」女子道「正是但不是竊這條項圈我如果竊了這東西你想我還會戴了來見你麼假使你疑我已經竊得了那條珠圈或是疑我的說話不實那麼我又為什麼再來見你呢。」高蘭定仔細辨味伊的說話覺得果很近情因答道「不錯假使你已經實踐了你的目的自當不會到這裏來了。」伊的故事固然離奇但高蘭定却以為覺得可信因瞧伊的這樣的身材因著這榮的誘感激動了貪念竟使伊實地行竊原是可能的事若說伊竟會得行兇殺人那就未免不近情理伊那時既已失敗計窮特地來開誠求教當然不能再疑伊說謊高蘭定凝想了一回又瞧瞧時鐘已將近破曉五點鐘了但那隱約的樂聲仍不斷的從旅館裏透送出來他因向伊道「你現在應回去我可以陪你一同走。」他們倆悄悄出來從他寓裏到茜美里旅館原沒有幾步路上也沒有遇見什麼人直

到旅館門前才見許多像喬楷露一般穿怪裝的人都在那裏喚車回去因此輪蹄語聲非常喧鬧高蘭定低聲道「你可以乘這喧擾的當兒溜進去人家決不會注意你明天早晨我可以打電話給你」伊仍舊緊握著他的手臂問道「當真麼」高蘭定道「我一定打電話給你你在接到我消息以前不要出去讓我籌思一下我必盡力助你」伊很懇切的答道「多謝你」說完才放手進去高蘭定還立著目送見那紅色的外披東竄西閃直到進了門口不見他才第二次步行回寓那時候他回望河面灰白的曉光已漸漸兒在那裏透露了

上面的一節就是高蘭定在呂卡度書室中講述的故事呂卡度靜心傾聽覺得非常動神他雖然好事但對於這件故事也不禁懷著幾個疑團不過當著哈諾特的面一時又不便冒昧發問哈諾特却仍態度鎮靜一些不露聲色直到高蘭定的故事完畢他才問道「密司脫高蘭定照你的說話你回到寓所還祇五點左右此刻却已九點祇差幾分鐘了」高蘭定點頭道「是啊」哈諾特又問道「那麼你爲什麼不換你身上的晚服你在五點和八點半之間又做些什麼事呢」高蘭定瞧瞧自己的衣服答道「老實說我因著那件事左思右想沒有適當的辦法竟不曾想到我自己身上的衣服後來定意來見見密司脫呂卡度和他商量一

下就坐著。等待到適當的時候。趕過來見他。」哈諾特離座起立。並不發表什麼意見。但作嚴重聲向呂卡度道：「我以為我們不如先到哀荅爾街你的朋友寓裏去走一趟。再說。」呂卡度應了。於是他們三個人就同車而去。

逆倫罪的奇判

爾翁

美國少年名叫高式盟的。年紀祇二十二歲。因著一時的忿怒。竟殺死了他的父親。後來被官中捉住。判定他終身監禁的罪。另外還附著一條奇異的條件。每一年中。應得有五天工夫。把他單獨關閉在一間小室中。不許和別的犯人接觸。據檢察官客來辯說。這種獨禁的判罰。使他可以有尋思追悔的機會。以便他死後的靈魂得能平安。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四十三回 論案情急煞羅知府 入盜穴嚇倒郭捕頭

話說郭成見羅曜庚拉住自己的手要走。竟是不由分說的樣子。祇急得心中亂跳。郭成亦知案情之不易辦也。明知羅知府既親自降尊來接。空言推諉是不能了事的。祇得說道：請大老爺返駕下役馬上就來。郭成狡滑羅曜庚笑道：本府是走路來的。不妨一同走回去。羅曜庚乖覺郭成沒得話說。誠惶誠恐的跟着羅曜庚直走到知府衙門。羅曜庚這回所以不坐大轎不開鑼。喝道的擺官架子。僅帶了一個親隨步行到郭成家裏。緣因就爲郭成是個已革的捕役。論自己的身分。斷沒有現任知府拜已革捕頭的道理。鄙陋之見坐着大轎招搖過市。外面知道的人必多於自己的官格。官體面都有很大的關係。還要搭盡臭架子。子真是俗吏然羅曜庚知道郭成的強項性格。當那斥革郭成之後。已覺有些後悔打了就不應革了。就不應打於今已斥革了。這們久自己有急難的時候。再去求他。他推託不來。沒有辦法。人生在世所以不能不事事稍留餘地也倘若郭成有意刁難。將打發去傳堂諭的捕班。

哄出了門。就一溜烟往別處去了。或藏躲在甚麼地方。他既不當役。又沒犯罪。簡直沒有強制他的方法。郭成之辦法羅曜庚都替他想到爲要顧全自己的祿位在勢。除了趁派出的捕班不會回報的時候。

親來郭成家迎接。便沒第二條路可走。這時既已將郭成弄到衙裏。就在簽押房中。用款待有資格紳士的禮貌。款待郭成。先向郭成道了歉意。越反臉無情才將半月來所出重重盜案。一樁

一樁的述了。末了要求郭成辦理。郭成道。大老爺這般恩典。栽培下役。下役自然應該感激圖報。是當差人口氣不過下役閑居了大半年。一切辦案子的門道。都生疎了。就是一件平常的盜案。大

老爺委下役去辦。下役也不見得能和當役的時候一般順手。由得他說何況這種駭人聽聞的大案子。下役敢斷定做這幾樁大案的強盜。是從外路來的。不是本地地方的人。近三夜安靜。必是

已攜贓逃出境了。名捕自有特異之見解大老爺若在四五日以前委下役辦理。或者還有幾成可望辦活。此刻做案的既已出了境。不問教有多大本領的人去躡緝。也恐怕不是十天半月的工夫。可

望破案的。說得絕望羅曜庚一聽郭成的話。不由得臉上急變了顏色。羅曜庚急煞口裏不住的說道。這却怎麼了。這却怎麼了。旁的還好說話。就是黃家的那案上峯。追得急如星火。就延了這們

多日子。下來本府受申飭。尙在其次。教本府怎好再去討限呢。民事可以勿問而上峯之限期決不可展寫羅曜庚卑鄙之口氣十分生動

說完急得搔耳抓腮。半晌忽抬頭對郭成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引用諺語祇要你能在三日之內能將這案辦活，本府賞你三千兩紋銀。是錢動人終五日之內就祇二千兩了。日子稍多便要扣錢，真是鄙夫郭成心想：三千兩紋銀也不在少數。這些案縱說不見得定是周錫仁兩兄弟做的，然他兩人總脫不了干係。郭成心中自然明白他兩人找我拜把，必別有用意。仰慕我本領的話不待說是假的。我與他兩人絕無淵源，無端那們待我那有甚麼真心。着我卽算朝他待我的好處着想也祇能設法替他兩人開脫一番。他們這種行爲總不正當。我既要當個漢子，終不能和他們呼同一氣。可知郭成之承辦此案並非貪三千元賞銀也羅大老爺今日親到我家求我，我的面子也算十足了。於今更許我這們多的賞銀，尋常當一輩子捕頭的人，那裏容易遇着這種機會。在郭成確是一好機會我此刻不答應罷，一則對不起羅大老爺，二則顯得我不是個能幹人。萬一周錫仁兄弟找我拜把，和每次饋贈禮物的事傳出去，有人知道了，而周錫仁兄弟又破了案，和盤托出的供將出來，我豈不好端端的也成了一個坐地分肥的大盜窩家嗎？此一層固不可不防並且羅大老爺擔了這樣爲難的案子，在自己肩上親自將我接到這裏來，我就想不答應去辦他也決不會依我。等到他惱羞成怒，弄翻了臉，硬壓迫我去辦，把我的母親妻子押起來，我不答應就辦我夥通。以羅曜庚之爲人勢必出此辣手非

郭成之過慮也。○此一時我沒得方法躲閃了才答應去辦也就太沒有體面了。郭成想到了這層已暗透下文之設策。那時我沒得方法躲閃了才答應去辦也就太沒有體面了。郭成想到了這一層隨即向左右和門外望了一望。郭成細到羅曜庚會意起身看門外無人連忙將耳朵湊近郭成口邊郭成低聲說了幾句話。寫得鬼祟羅曜庚仍回到原位放高了聲音說道你還嫌本府懸的賞輕了嗎。怎麼沒有回答。裝得像郭成道不是下役敢不遵大老爺的吩咐無奈這些案子下役實在辦不了莫說三千兩就是三萬兩也不答應去辦。論大老爺待下役天高地厚的恩祇要拚着性命能辦得了的事也應該拚命去辦。怎敢更望大老爺的賞呢。裝得真像羅曜庚聽了陡然沉下臉來厲聲說道你這東西好不識抬舉你以為此刻不在役本府便不能勒令你去辦嗎。本府因曲全你一點兒顏面好好的對你說並許你的重賞你竟敢有意刁難起來你們這般東西生成的賤骨頭不把你的家眷收押好對你講你是要推三阻四不肯出力的說罷朝外面高叫了一聲來即進來一個親隨羅曜庚氣呼呼的吩咐教人即刻將郭成的家眷概行拘押好生看管隨掉轉臉指着郭成道給你兩天限辦活了便罷違了半刻的限仔細你的狗腿。裝得真像也虧羅曜庚能演戲般演得出來郭成慌忙跪下來哀求道下役的母親今年七十三歲了千萬求大老爺開恩不加拘押。假意為其母哀求郭成真能羅曜庚叱道放屁不拘押你的母親你那裏肯竭力去辦你有孝心。

怕你母親受苦。就得趕緊去辦。滾罷。羅曜庚亦能郭成連連叩頭說道：無論如何，總得求大老爺寬

限幾日。兩天的限。實在下面不會說出。羅曜庚已就桌上拍了一巴掌。喝道：住口。多一刻也不

成說了。這一句。就此怒容滿面的大踏步進去了。真像演戲一般。做得好看。不一會。已將郭成的母親和妻子

拘進了府衙。羅曜庚着人看管。非待郭成將劫案辦了。不能開釋。郭成哀求至再。沒有效果。祇

得垂頭喪氣的出了府衙。一路愁眉苦臉。走到家中。愁眉苦臉而歸。正是欲人看見也。正打算拾奪應用的東西。

做一包袱細了。馱着出門。剛緝盜案。忽聽得外面有人高聲喊大哥。郭成一聽那聲音。知道是

周錫仁來了。來得湊巧。口裏一面答應。心裏一面思量。他來得正好。我和他兩兄弟。雖每日同在一

塊兒。混了半個多月。然總是他們到我這裏來。我一次也不會到他們家裏去。他們所說的住

處。究竟是不是確實的。我也沒去過。郭成先有此心。故後文能跟周氏兄弟走也。此刻難得他們肯來。且看他們的神氣

怎樣。郭成迎出去。祇見周錫仁蹙着雙眉說道。蹙着雙眉。奇。我以為大哥已動身到北京去了。誰知

竟出了意想不到的岔事。害得老伯母和大嫂平白的受這種屈辱。不等郭成開口。即已完全知道。亦自可疑。我方才

在路上遇着。很覺得詫異。到府衙裏一打聽。才知道是這們一回事。因此特地來瞧大哥。自己解釋。

一則問候問候。一則看大哥打算怎麼辦。若有使用我兄弟的地方。請大哥儘管不客氣的

直說。凡是我兄弟力量做得到的。無不盡力。言中有物周錫慶也接着說道。我是不能幫大哥做甚

麼事。祇跑腿報信的差使。大哥肯教我去做。我也能去。周錫慶純是孩子氣。然其話中却有刺也周錫仁放下臉。朝周

錫慶叱了一聲道。大哥心裏正在難過。你也和平時一樣的嘻皮涎臉。叱得周錫慶低頭不做

聲。郭成才開口說道。承兩位老弟關切。感激不盡。不過這回許多案子。不似我以前經手的案

子。好辦。並不是尋不着線索。也不是做案的。遠在天邊。不能捕獲。這其中實在有種爲難之處。

意在言外。郭成亦能雖承兩位老弟的盛意。肯爲我出力。無奈我。不說下去。妙說到這裏。沉吟了一會。接着歎

了口氣道。世上真祇有蠻不講理的官。沒有蠻不講理的百姓。此是實話。即今日亦復如是。專制時代固無論矣我吃的是

自己的飯。穿的是自己的衣。憑甚麼可以壓迫我做官家的事。就是這們不作理會。罷七十多

歲的老娘。陷在監牢裏受罪。我便是個禽獸。也不能望着老娘受罪。自己倒和沒事人一樣。此

以必拘押其母也周錫仁聽到這裏。連忙點頭說道。大哥也不必焦慮。世間沒有不了的人。便沒有不

了的事。有大哥這般本領。那有辦不活的案子。說得含糊。極我兄弟自從與大哥結義。一晌都是在

大哥這裏打擾。大哥不會去過寒舍一次。今日老伯母和大嫂都不在家。在這裏覺不方便。並

且大哥看了家中冷淡的情形。心裏更要難過。我想邀大哥去寒舍談談。心中快活點兒。辦事

的精神也好一點。不知大哥的意思怎樣。忽然將正事丟開邀郭成過其家亦是不測郭成正着急找不着周錫仁兄弟的住處得了。這個邀他同去的機會還有個不願意的麼。郭成固早有此心不過此番同去的吉兇如何心裏沒一些兒把握。祇是事情已到了這一步也祇好不大審計利害了。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是也當下即答道：我正爲看不慣家裏這種凄冷情形。想去外面逛逛。就去府上拜望一回。也使得不是在城外麼？周錫仁道：在城外沒多遠的路。同走一會兒就到了。偏沒多遠路郭成即馱了包袱。反鎖了大門。陪同周錫仁兄弟一路出城。步行了一里多路。祇見野外有一頭黑驢。寫周氏弟兄始終以黑驢爲綫索正低頭在那裏吃草。郭成認得是周錫慶騎的那驢。剛想問周錫慶怎麼你的驢單獨在這野外吃草。確有可疑忽見周錫慶捏着自己的下嘴唇。吹哨子似的叫了一聲。那驢便和奉了號令一般。抬頭向四處一望。直朝着周錫慶奔騰而來。驢亦詭奇周錫仁對郭成拱手說道：請大哥騎驢。我在前面引道。忽請郭成騎驢亦是怪事郭成笑道：那怎麼使得我一般生了兩條腿。爲甚麼不能同走？周錫仁道：這不是要客氣的事。大哥有責任在身。豈可因行路將身體累乏。說得亦頗有理請上騎罷。這畜牲的腳步還好。郭成那裏肯獨自騎驢。教周家兄弟跟着走呢。回頭對周錫慶說道：老弟。你一個人的年紀最小。這驢平日又本是老弟騎的。今日仍是老弟騎罷。周錫慶也不答白。笑嘻嘻的。

來推郭成上驢。寫周錫慶總周錫仁也幫着推挽。於是不由分說的將郭成擁上了驢背。此時固

郭成作周錫仁放開脚步在前行。周錫慶跟在驢子背後把郭成夾在當中。郭成也不畏懼。祇

覺得這驢行走起來彷彿騰雲駕霧兩旁的景物一瞬就飛一般的退後去了。奇驢看周錫仁在

前面走的脚步并不是盡力的奔跑不即不離的總在前面一丈遠近。周錫郭成有些着慮。周

錫慶年小力弱追趕不上回頭看時祇見他行所無事的走着一些兒不覺吃力的樣子。周錫

郭成至此才暗暗吃驚兩兄弟的本領竟高出自己十倍以上幸虧自己的眼還不錯不曾肯

收兩兄弟做徒弟若自己托大略疎忽點兒就更丟人了。好為人師周錫仁不停步的走郭

成坐在驢背上也不問話。此時固亦直走到日落西山郭成大約估計程途至少也走了四百

多里路。所謂沒多周錫仁忽然指點着前面山坡下一片青翠的森林說道那裏就是寒舍了。

郭成忙翻身下驢兩腿已坐得發麻發癢了勉强行動了幾步才一同走到一所規模宏大的

莊院看門前的氣派儼然是王侯的邸第大門敞開着門內立着兩排俊僕好像知道有貴客

降臨大家排班迎接似的。門第威儀周錫仁握了郭成的手向門裏走着笑道今日辛苦了大

哥騎了這大半日的驢祇怕已累的很乏了。問得郭成道兩位老弟步行這大半日不覺乏我

便這般不中用嗎。亦趣說笑着已進了一間大客廳。郭成當了幾年捕頭。繁華熱鬧地方也曾

閱歷得不少。不是個沒見過市面的鄉下人。然看了這間客廳中的陳設。會不由的覺得

自己一身太污穢了。坐在這種天堂也似的客廳中。太不相稱。相形之下自慚形穢這時天色雖

已黑了。客廳中因點了四盞絕大的玻璃燈。照耀得與白晝的光明無異。在平時看周錫仁兄

弟也祇覺得生的比一般人漂亮而已。而在這客廳燈光之下。看了便覺容光煥發。神采驚人。

一言一動都有飄逸出羣之概。一方自慚形穢一方容光煥發兩兩寫來愈覺精采十倍。心想我在茶樓上初次看見他兄弟不

知怎的心裏能斷定他兩人是。大盜半月以來越親近。越覺初次所見的不錯。郭成之眼此時

我倒有些拿不定了。看他兄弟的瀟灑丰神。分明是神仙伴侶。尋常王孫公子就有他們這般

富麗。也沒他們這般雋雅。更安得他們這般本領。周氏弟兄之手腕如此郭成是這們胡思亂想。應對都失

了倫次。周錫慶笑道。大哥來了。家父還不曾知道。等我進去稟報一聲。郭成有母周氏郭成聽了

才想起他兄弟還有父親。深悔自己疎忽了。進門便應先提給老伯大人請安的話。並非疎忽實緣心亂故也

這時祇得連忙立起身。向周錫仁告罪道。失禮失禮。豈敢驚動老伯大人。我應進去稟安才是。

周錫仁也連忙起身答道。託大哥的福。家君還康健。並生性好客。即刻就要出來的。正說時裏

面有脚步聲響。隨即有一個花白鬚髮的長者。一手支着朱紅色的龍頭拐杖。一手拿着一根兩尺來長的黑竹竿旱烟筒。緩步走了出來。寫得態度莊肅周錫慶緊跟在後面。郭成偷眼看這老人。約有五十多歲年紀。慈眉善目。白哲臉膛。衣服甚是古樸。絕沒一點兒豪華氣概。周錫仁上前一步垂手躬身說道。尊卑有禮宛然大人家氣度孩兒已把郭大哥接來了。觀此一語則周氏弟兄之接郭成來此似出老者之意也郭成忙叩頭拜下去。老人笑容滿面說道。辛苦郭大哥了。慶兒還不快攙扶起來。周錫慶即扶起郭成。老人先坐下來。讓郭成就坐。郭成見周錫仁兄弟都垂手侍立在老人左右。寫周氏弟兄極守禮貌那裏敢坐呢。老人笑道。難得郭大哥遠道光臨。貴客豈可不坐。隨掉頭向錫仁兄弟道。你們也都坐着罷。周錫仁兄弟同聲應是。仍分左右。坐在老人背後。郭成才沾半邊屁股坐着。此時郭成惶悚之狀可以想見老人開口說道。小兒多承郭大哥指教。感謝感謝。他們生性頑劣。我又沒有精神管教。很着慮他們在外面不懂得世情。於今承郭大哥不嫌棄他兩人不成材。許他們在跟前指教。我心裏便安逸了。開口便謝郭成細味之却有寓意也我的年紀今年雖祇有五十四歲。奈蒲柳之質。未秋先謝。已差不多像八九十歲的人了。這也是由於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才有目下這般現象。所慮的是一旦先犬馬填溝壑。丟下來這兩個不能自立頑兒。受人奚落。敢當面奉託郭大哥。永遠念一點香火之情。

我將來在九泉之下也感念郭大哥的好處。忽然以二子相託其實語語有刺惜郭成之聽不出耳郭成聽了這番言語不知

道應如何回答。方為得體。郭成窘甚祇見老人回頭對周錫仁低聲說了一句。也沒聽出說的甚麼。

情狀如繪周錫仁即起身進去。沒一會。就從裏面開上酒菜來。珍饈雜錯。水陸並陳。筵席之盛。也是

郭成平生所僅見。寫周氏之豪華寫到極點。點情事亦離奇到極點老人並不客氣。自己巍然上坐。親自執壺。斟了一杯酒給

郭成。郭成惶悚萬狀。幸喜老人祇略用了點酒菜。便起身對周錫仁道。我在這裏。郭大哥反覺

得拘束。吃喝得不舒服。你們兄弟多敬郭大哥幾杯罷。郭成和周錫仁兄弟都立起身。老人自

支着拐杖進去了。老人知趣郭成至此才回復了平時的呼吸。周錫仁兄弟也登時笑語風生了。連

僕從都揮之使去。三人不拘形跡的飲燕起來。彼此無所不談。都覺得十分痛快。忽然一折文郭筆委曲有致

成倒恨自己的眼睛不行。當了幾年捕快。兩眼看慣了。強盜便看了。好人也錯認是強盜了。口

裏不好說甚麼。心裏却很對周錫仁兄弟抱歉。尤其覺得對不起周錫仁父親。一番借重拜託

的盛意。索性折到極點三人都吃喝得酒醉飯飽。約莫已到三更天氣了。周錫仁道。大哥今日勞頓過

甚。應得早些安歇。才是我兄弟糊塗。一些兒不知道體貼。直鬧到這時分。大哥不要見怪。忽然

安歇語郭成笑道。老弟說那裏話。承老伯大人和兩位老弟瞧得起我。沒把我當外人才。肯是

極溫文

這們賞臉賞飯吃。怎麼倒說得上見怪的話呢。周錫仁走到門口喊當差的。喊了兩聲沒人應。眼隨口罵道。一般混蛋。難道一個個都挺屍去了嗎。裝得周錫慶止住道。是教人送大哥去安歇麼。我們自己送罷。對郭成笑道。我兄弟出外的日子多。家君性情極是慈祥和易。輕容易不肯動氣罵人。因此寬縱得一般下人。苟且偷惰。無所不至。祇看我們還在這裏吃喝。他們居然敢偷閑去睡覺。即可知道寒舍的紀綱不成紀綱了。再解釋一番以祛其惑郭成反笑着代下人辯護道。今夜却不能全歸咎尊紀。起初老弟揮手教他們出去的時候。不是吩咐了說這裏沒有用你們的事。自己會斟酒。你們滾開些。休得探頭探腦的張望討人厭的嗎。補出上文他們大約都知道兩位老弟的脾氣。不似老伯。所以不敢上來。此刻已經半夜過了。再教他們伺候着。我也說句老弟不要見怪的話。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其實尙有不近人情者在後惜郭成之不及知耳周錫慶點了一枝蠟燭。擊在手。中向郭成道。我送大哥去睡。周錫仁拱手道。床褥粗惡不堪。大哥胡亂休息一會兒罷。周錫仁和周錫慶一味稚氣寫兩弟兄口氣完全不同。郭成遂跟着周錫慶往裏面走。穿房入戶。經過幾間好房屋。眼才到一處地方好像是一個院落。眼湊巧。一口風吹來。將燭吹熄了。真是風所吹滅者耶黑洞洞的。看不清地方。形式。周錫慶緊脚道。壞了。把燭吹熄了。喜得就在前面請大哥緊跟着我來。郭成使用手搭在周錫

慶。肩。上。慢。慢。的。走。了。幾。步。周。錫。慶。停。步。推。開。了。一。扇。房。門。從。門。裏。射。出。燈。光。來。即此一語已概周
錫。慶。讓。過。一。邊。說。道。請。大。哥。進。去。安。歇。明。早。再。來。奉。陪。郭。成。踏。進。房。去。周。錫。慶。說。了。聲。簡。慢。隨。
手。將。房。門。帶。關。去。了。關得郭。成。的。酒。已。有。了。幾。分。醉。意。又。白。天。騎。了。那。們。多。路。的。驢。此。時。也。實。
在。覺。着。精。神。來。不。及。了。將。床。上。的。被。抖。開。來。打。算。到。門。外。小。解。了。就。睡。忽然從小解二字開出後文精。神。疲。憊。
的。人。旁。的。思。想。一。點。兒。也。沒。有。了。將寫郭成之大受驚恐却偏要自。己。兩。個。肩。上。所。負。的。責。任。更。是。
有。好。一。會。不。會。想。起。一。面。解。鬆。褲。腰。一。面。伸。手。開。門。拉。了。一。下。不。動。以。爲。是。向。外。推。的。就。推。了。
一。下。仍。是。不。動。一拉不動一推又不動閱者讀至此處必已有幾分明一。推。一。拉。的。弄。了。幾。次。好。像。是。從。
外。面。反。鎖。了。的。而。門。板。觸。在。手。上。又。冷。又。硬。不。似。尋。常。的。木。板。門。心。裏。不。免。有。點。兒。詫。異。到此
起疑亦已晚矣下。部。尿。急。了。看。門。角。落。裏。有。個。小。小。的。窟。窿。祇。得。就。對。着。那。窟。窿。撒。了。一。泡。尿。聽。尿。撒。
在。壁。上。的。聲。音。非。常。鏗。鏘。就。和。撒。在。鐵。板。上。一。樣。到此再不明白不。由。的。心。裏。更。加。疑。惑。起。來。醉。
意。也。驚。退。了。些。兒。醉可驚退極妙忽。忽。繫。上。褲。腰。用。指。頭。往。壁。上。一。敲。就。聽。得。當。的。一。聲。不。是。鐵。板。是。
甚。麼。如此曲曲折折方忙。幾。步。走。到。一。張。小。桌。子。跟。前。將。一。碗。油。燈。剔。亮。了。端。起。來。向。壁。上。去。照。
大。約。有。寸。來。厚。的。鐵。板。沒。一。絲。縫。隙。上文迷離恍惚到此照。了。三。方。都。是。如。此。連。窗。眼。沒。一。個。上。

面一方因有床帳遮掩了。然不待照已能想到斷無不是鐵板的道理。寫得這一來却把郭成的醉意完全驚醒了。那得不驚。勝如一服醒酒湯。雙肩上的責任也一時湧上心頭。來了不覺長歎一聲。徒然無悔及將手中的油碗放下。就小桌旁邊一張櫈子坐下來。望着鐵板壁出了會神。真是無可奈何。尋思道。我不是在這裏做夢麼。怎麼會有這種地方呢。確有些做夢樣子。我當捕頭時經辦了那們多離奇盜案。何嘗落過人的圈套。怎麼今日落到人家圈套裏。這們久的時間。尙兀不明白呢。難道死生真有一定命裏該當死在這裏。忽然想到命運上去。亦是百無聊賴故也。自會糊裏糊塗的朝這條死路上跑嗎。我在茶樓上初見這兩個囚頭。心裏明明白白的知道是強盜一點兒也不含糊。寫郭成並就是答應羅知府承辦這案的時候。我存心也是要辦這兩個東西。寫郭成並這兩東西。我到這裏來。是那們強捉住我。上驢我就應該見機想脫身之法。才是怎麼會由他兩個一前一後的夾着和押解囚犯一般的走這們遠的路呢。真是趣極。識破而又受騙所以妙也。世間那有這種舉動的好人。虧我還悔恨自己。不該錯疑了他們。照這種情形看來。我簡直是自己命裏該這們結果。才是這們痰迷心竅。又歸到命運二字自怨自艾。神情如見。郭成心裏自怨自艾的。這般想着。兩眼於有意無意之間。向四壁看。有不可以脫身的處所。一眼看到床當上的角落裏。好像懸了一綑黑越越的。

東西。因尋覓脫身之地以致發現黑越越的東西頗合情理遂復起身走到跟前一看因燈光不甚明亮看不清是甚麼仍回身把燈剔大端去照時祇差一點兒把郭成嚇得連手中的燈都要抖落了原來懸掛的是一大疊的人皮駭人有四肢完全的也有斷了手或脚的也有連頭皮鬚髮都在上面的有乾枯了汗毛孔張得很大的也有剝下來日子不多色澤鮮明的歷述種種人皮之形狀寫得可怕總數約莫有二三十張每張上面粘了一片紅紙紙上彷彿還有字跡人皮上還有字跡可謂怪事拖了那櫓子墊脚湊上去細看不看到也罷了才看了幾張已把郭成嚇得哎呀一聲兩腿就如上了麻藥不由自主的軟了下去身體跟着往下一頓倒下櫓子來寫得將一碗油燈攢在鐵壁上砸得撞鐘也似的一聲大響房中即時漆黑了寫得不知紅紙上究竟寫了些甚麼字能將郭成嚇倒郭成畢竟怎生脫險且俟第四十四回再寫。

總評

自四十二回起乃郭成正傳矣周氏弟兄不過爲郭成精於鈎距之襯托已耳郭成是主周氏兄弟是賓作者所敘各事一一都從郭成方面落筆此是識得賓主之輕重緩急故也。

作者寫周氏弟兄。極迷離恠之致。此不是出力寫二周。正是出力寫郭成也。周氏弟兄如此詭奇。而郭成獨能識之爲大盜。欲加逮捕。此其目光之銳利爲何如哉。至其追從二周。身入虎穴。則又非胆大氣壯者不能。固宜二周之亦爲傾倒矣。作文宜有線索。否則一盤散沙。毫無統系。瑣雜碎亂。讀了便覺其可厭。此數回寫周氏弟兄。處處帶定一驢字。故驢卽此數回之線索。閱者最宜注目者也。俠義傳中人物。當以周錫仁弟兄。最爲詭異。就文章論。亦以此數回最爲離奇。波詭雲湧。無一平筆。其變幻不測處。真使人拍案叫絕。行文至此。歎觀止矣。

冤冤相報

天恨

我從前曾在新申報上。做了一篇小說。叫做「張太太的小史」。大略說張太太做媳婦時。備受婆婆的惡氣。及至自己做了人的婆婆。便也虐待媳婦。媳婦再娶了媳婦時。又如法泡製。虐待不堪。友人見了笑道。這倒有些像「冤冤相報」咧。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齋評

第四十四回

虛聲誤我王五殉名 大言欺人霍四動怒

話說郭成看了人皮上所粘字跡登時將兩腿嚇軟了。倒在地下燈也攢熄了。半晌才慢慢的爬了起來。寫郭成心中真是駭極暗想紅紙上寫的都是某年月日在某地所剝某府或某縣捕頭之皮。上之字借郭成暗思時表出筆致活潑我於今捕頭雖已斥革了。但是這番出來辦盜案所做仍是捕頭的事。他們既已將我騙進了陷阱。逃是逃不了。難道他們還肯放我回去嗎？他們若沒有將我剝皮的心思。也不會把我關在這裏了。郭成之猜測如此誰知下文却又不然所以妙也郭成心裏這們一想。不由得就聯想到被拘押在府裏的老母妻子。覺得自己死在這裏沒要緊。將來老母妻子如何過活。到此地步便當凡人在危難的時候。不涉想到自己的家庭身世。則已一想到這上面。心思就沒有不擾亂的。忽然泛論郭成摸到床上躺着。一顆心胡思亂想。他這日騎了幾百里的驢。本已疲勞過甚了。帶應這時神思更倦。不知不覺的入了睡鄉。在睡鄉中也不知經過多少時刻。猛然間噹啷一聲響。

驚得郭成從夢中醒來。張眼一看，仍是黑洞洞的，甚麼東西也看不見。接着又聽得啞的一聲響。鐵門開了。寫鐵門之開放先聞去鍵之聲層次井然筆致細極從門外放進光來。周錫慶的聲音在門外呼着大哥道：「還不曾醒來麼？郭成聽那口氣來得十分柔和，全不像是含有惡意的。」奇絕怪絕使人不測便連忙答應醒來了。周錫慶道：「是時候了，請去吃早飯。」郭成翻身起來，見周錫慶仍是笑嘻嘻的，和平時一般的神氣，並沒一些兒要加害的樣子。奇絕怪絕真是使人不測心裏略安了些，走出鐵屋來，看天色已是中午時分了。跟着周錫慶走過幾間房屋，都沒一點陳設，看情形好像是才將器具搬開了的。亦是直怪事走到昨夜飲燕的客廳，祇見周錫仁已立在廳中等候，酒席都已安排好了，但是不見一個僕從。亦是怪事○寫得迷離恍惚之至周錫仁對郭成拱手笑道：「昨夜很簡慢了大哥。」祇說簡慢二字語殊玄妙小弟心裏甚是不安。此時腹中想必飢餓難挨了，就請用飯罷。郭成看酒菜仍甚豐整，心裏實在猜不透周錫仁兄弟的舉動。作者寫周氏弟兄之舉動的確離奇之極令人無從揣測祇好聽天由命，隨口謙遜了兩句，也顧不得起床，還沒洗漱，卽就坐吃喝起來。周錫仁等到酒上三巡，卽望着郭成說道：「大哥昨夜想必受了些驚恐，此証淡淡一問，想見周錫仁神情之洒脫，以爲我兄弟對大哥起了不良的念頭，其實我兄弟若不是真心和大哥要好，也不與大哥結拜了。大哥這回替羅知府辦案，事雖出於不得已，說到然此次許多案件大名

府除了大哥也實在沒人配管真菩薩面前燒不得假香這案既是大哥承辦我兄弟決不抵賴大名府半月來所有的案子全是我兄弟二人做的說得爽快兄弟當日交給大哥的意思原知道大哥是大名府第一個精明有眼力的人受屈把差事革了很有意拉大哥做個幫手在大名府做幾件驚天動地的事大家遠走高飛說明交結郭成之故兄弟正待教大哥帶着老伯母和大嫂搬往別處去大哥已安排上北京我兄弟祇道大哥已心心相照用不着多說了尚有此種誤會誰知羅知府却看上了大哥而大哥也頓時忘却了從前的恥辱自願將老伯母大嫂做押當想發那三千兩銀子的大財完全道破爽利之至我兄弟思量與大哥結拜一場豈可因我兄弟兩個把半生的英名喪盡為郭成計不過大哥的聲名固然要緊我兄弟兩個的性命也不是一錢不值的為自己計要兩全之道除了請大哥到這裏來凡事聽小弟的主意而外沒有旁的方語語如斬釘截鐵非常爽快郭成聽到這裏正要問老弟是甚麼主意周錫仁已向周錫慶努嘴道把那東西拿來周錫慶應了聲是即起身從隔壁房裏提了一個很沉重的麻布袋來往桌上一擱將杯盤都震得跳起來此何物耶奇極周錫仁接着說道舍間此刻已全家遷徙了祇留下我兄弟兩個準備陪大哥到案這裏一點兒東西是我兄弟兩個特地留下來孝敬大哥的說時伸手扯開了袋口露出一袋

的金條銀錠來。

原來此物

周錫慶放下布袋即出去牽着昨日給郭成騎的那匹黑驢到了客廳門

外丹墀裏周錫仁提了那袋金銀對郭成道請大哥就此同行罷我兄弟決不使大哥受累

一動一言一語均非常爽快周氏弟兄真是快人

郭成見自己教羅知府拘押家眷的陰謀已被周錫仁兄弟道破心裏不

由得有些慚愧又見他兄弟這般舉動更是難以爲情

誰叫你出此陰謀

一時也猜不透同去到案的話

話是真是假

此舉似匪情理所有故疑之也

祇得立起來說道兩位既這樣的盛情待我我豈是毫無心肝的人

一些兒不知道感激兩位不肯丟我的臉我更如何肯斷送兩位的性命呢

郭成說此語蓋猶淺之乎測周氏弟兄也

我的捕頭原已革了大半年辦不了這案也不能將我怎生追比兩位因我就去到案的話請

快不要提了

在郭成固宜如此

周錫仁哈哈大笑道大哥到這時還疑心我說的是假話嗎說着將手

中布袋遞給周錫慶對郭成招手道請隨我來瞧瞧就明白了郭成祇好跟着走周錫仁引着

了幾間空房道舍間家眷是完不全走了嗎此時都已到了三百里之外昨夜舍弟喊人送大

哥安歇沒人答應那時就已全家動身了

補出上文

我兄弟若非真意要成全大哥的威名這時還

在此地嗎

說得透切

邊說邊回到了席上緊接着說道大哥如再疑心我兄弟待大哥有不好的念

頭我當天發個誓立刻使我兄弟照這樣粉身碎骨而死一面說一面用五指往桌角上一抓

抓起一塊木頭來。兩手祇幾搓搓得木屑紛紛墜地。借立誓顯出本領周錫慶將布袋搭在鞍上。

高聲說道。時候不早了。走罷。一個精悍郭成再想說話。周錫仁已不由分說。和昨日來時一般。

的擁郭成上了驢背。仍是周錫仁在前。周錫慶在後。將郭成夾出了大門。如此來又如此那驢放

開四蹄。騰雲駕霧也似的。直跑到天色昏暗。才進了大名府城。同到郭成家。中周錫仁。周錫慶

各從袖中抖出鐵練來。套在自己頸上。說道。色色預備寫周氏弟兄之舉請大哥就此送兄弟二人

去領賞罷。老伯母大嫂也好出來。郭成正色道。這是甚麼話。我甯肯受比決不肯做。這遭天下

萬世人唾罵的事。郭成作此語是作者保全其身分處也周錫仁笑道。笑得大哥何必如此固執。我們結拜了一場

豈有眼見老伯母和大嫂被押不設法救出來的道理。不用遲疑。就此去罷。語中有刺郭成道

從井救人的事也未免不近人情。大名府的案子。既是兩位老弟做的。然則到案還有生理嗎。

郭成之躊躇者以此蓋此時郭成心中確有些愛惜周氏弟兄也周錫仁大笑道。螻蟻尚且貪生。豈有人向死路上走的。我兄弟若沒

有脫難的把握。也不敢做這種自投羅網的事了。此時方將辦法隱約說出不過有一句話。得先向大哥說明

兄弟在這裏所做各案。當中以城外黃紳士家的最重。因傷了直隸總督的女婿。直隸總督早

已着落在大名府身上。要人。羅知府之着急者以此我兄弟一到案。自免不了是要解上去。大哥若念香火

之情將我兄弟繳案的時候對羅知府祇說這是兩個大盜的頭領大名府的案子不待說是他這一夥強盜做的外府外縣做的血案至少也有百幾十件在這兩個身上府裏兵力單薄防守不易惟有盡夜往上解使他的黨羽措手不及已經解上去了便有意外責任也就不在府裏了。語頗動聽這段話最要緊大哥務必說我兄弟決不累大哥不出大名府境便放兄弟走兄弟也不走大哥聽明白了麼。預先佈置妥貼周氏兄弟真能郭成躊躇道聽是聽明白了祇是這種事教我怎麼敢做呢。郭成此時確是爲難並非假惺惺也周錫仁生氣道這那裏是漢子說的話今日不敢做昨日怎的敢做去罷。駁斥得妙郭成被催逼得沒有話可回答祇得答應去周錫慶對着馱郭成的黑驢說道這裏用你不着了。你自回去罷。說着在驢背上一鞭抽了那驢自會揚頭掉尾的去了。寫周氏弟兄處往往夾寫驢子郭成隨即將周錫仁兄弟牽進府衙羅知府聞報立刻坐堂問供在燈光之下看了周錫仁兄弟的儀表心裏很驚疑不相信是殺人放火的強盜。再寫周氏弟兄儀表之不俗及問口供都一一的承認了。并慷慨陳述在各家做案時的情形與各家報案的稟詞上無一處不符合。羅曜庚這才欣喜得甚麼似的。郭成上前照周錫仁的話說了一遍。羅曜庚能有多大見識那裏識得破這裏面的玄機奧妙。可知周錫仁佈置之妙當下聽了郭成的話連說有理定了就在這夜挑選一哨精幹兵丁押解

周錫仁兄弟動身。入果然即時放了郭成的母親妻子。並如數發給了賞銀。細郭成叩謝了。領着

母親妻子回家。心裏高興之中。總不免有些代周錫仁兄弟着慮。惟恐押解的人多了。二人不

得脫身。此一層是替周氏弟兄着急萬一在路上不曾逃脫。竟解到了總督衙門。那時逼起供來。迫問贓物。若

把結拜送金銀的事供出來。却如何是好呢。更進一層又替自己着急郭成想到這一層。又非常害怕。如坐針

氈的等了一日。計算須行八十里。才出大名府境。隊伍押着囚車。行走較平常為慢。要到黃

昏時候。方得出境。從郭成一方面寫不從周氏弟兄一方面寫賓主分明筆致簡潔郭成等過了黃昏。心裏就更加着急了。獨自坐在

院中。思量揣擬。有心事人往往如此這夜的月色。甚是光明。才到初更時候。月光照在瓦櫺上。如鋪了一

層濃霜。夾寫月色其實預為下文佈置也郭成在院中舉首向天空癡望。猛見瓦櫺上有兩條黑影。一閃隨即聽

得周錫仁周錫慶兩人的聲音。在屋上各呼了聲大哥。突如其來郭成這一喜。真是喜從天降。確是可喜

慌忙應道。兩位老弟回來了麼。快下來好談話。周錫仁答道。我兄弟已平安到了這裏。特地給

大哥一個回信。大哥還有甚麼話說。沒有。我兄弟就在這裏等候。問得奇怪郭成道。請下來坐一會

罷。有話也慢慢地說。郭成此時尚未悟解周錫仁道。對不起大哥。實在沒工夫下來坐。我兄弟特地到這

裏來。為的是要討大哥一句話。此後才好。在江湖上行走。語殊含糊而奇特郭成聽周錫仁說這幾句

話的。聲。音。來。得。十。分。嚴。厲。祇。略。停。了。一。停。郭成此時恍然悟矣即高聲答道。好。我。知。道。了。老。弟。拿。去。罷。旋

說。旋。伸。着。左。右。兩。個。指。頭。往。自。己。兩。隻。眼。珠。上。一。戳。即。將。兩。隻。眼。珠。血。淋。淋。的。鈎。了。出。來。朝。屋

上。一。攢。疾疾祇聽得周錫仁兄弟同時打了一個哈哈。以後便沒聽得一些兒聲息了。郭成從此

就。成。了。個。沒。有。眼。珠。的。人。甚。麼。強。盜。也。分。辨。不。出。了。結過上文然他心裏惦記着王五在茶樓上的

約。恐。怕。王。五。盼。望。他。去。忽然折到王五身上文筆靈活這時郭成雖雙目失明。一切行動都不方便。却很有了些

財。產。前文照應雇用了兩個伺候的人。陪着他同到北京。在會友鏢局住了些時。不幸義和團的亂

作。了。將。一。個。莊。嚴。燦。爛。的。北。京。城。鬧。得。烏。烟。瘴。氣。忽然又述及義和團事蓋以下又折入王五傳矣西太后聽得八國聯軍

打。到。了。北。京。倉。皇。帶。着。癆。病。殼。子。皇。帝。名曰新奇向西安逃跑。在北京的大官員。固然是走避一空。

就。是。一。般。有。點。積。蓄。的。商。人。到。了。這。種。時。候。也。不。敢。在。北。京。居。住。了。先寫衆人之逃跑以襯出王五郭成在這時

就。勸。王。五。同。去。大。名。府。暫。時。避。一。避。擾。亂。王。五。笑。道。我。開。設。這。鏢。局。子。爲。的。是。要。仗。着。我。們。的

本。領。去。保。護。別。人。爲。甚。麼。無。緣。無。故。的。也。跟。着。一。般。膽。小。的。人。去。躲。避。呢。十分托大的我平日銀

錢。到。手。隨。即。散。給。了。一。般。爲。難。的。朋。友。自。己。手。中。沒。一。些。積。蓄。外。國。兵。來。不。見。得。抓。着。中。國。人

就。殺。我。沒。錢。的。人。怕。甚。麼。無錢之人處亂世即可以此自慰然則饑之累人亦不少也如果外國兵見中國人就殺。借入一個北

就。殺。我。沒。錢。的。人。怕。甚。麼。無錢之人處亂世即可以此自慰然則饑之累人亦不少也如果外國兵見中國人就殺。借入一個北

京城至少也還有幾十萬人。有錢的有地方可逃。無錢留在北京的。若都死在外國兵手裏了。我王五便逃得了這條性命。活在上也祇有這們多趣味。倒不如一同死在外國兵手裏的爽快。說得痛快誰知一語成讖郭成聽王五這們說。知道王五處境也很為難。現做着鏢行生意。各省都有鏢。趙子出去了。他自己身上的責任很重。越是負責重者其身體越不能自由越是時局不安靜。他越是耽心。有他坐在局裏。便發生了甚麼意外。還可以有方法應付。他祇一走動。會友鏢局在這鬧得烏烟瘴氣的北京城裏。必然登時如一個水桶炸了箍的一般。眼見得就要四分五裂的。團不攏來了。各人難處因此便不勉強勸他。自帶着兩個伏侍的人。回大名府去了。收過王五自郭成走後。因聯軍在北京的威風極大。凡百舉動。在略有心肝的中國人看了。沒一件不使人傷心慘目。之言心痛八國之中。尤以俄德兩國的兵。為最殘酷。不講人道。就不願出門。免得看。在眼裏。痛在心裏。終日把局門緊緊的關着。坐在局裏。將寫王五之罹禍却偏寫其閉門家居不問外事想起這回肇禍的原因。不由得不痛恨。那拉氏的無識。因此就聯想到譚嗣同之死。更恨那拉氏刺骨。呼應前文每想到傷心的時候。獨自仰天大哭大號。却是一點兒眼淚也沒有。哭而無淚想見其心之慘痛平日王五的食量最大。他一個人一天所吃的。尋常五個人一天吃不了。自從聯軍入京。他祇是喝酒喝醉了。仰天乾號一陣。便睡。

局中無論甚麼人和他說話他祇呆呆的望着這人一聲不做若問他甚麼事他總是回答一句後來再說寫王五種種反常以見其羅禍之機這日王五剛才起床忽有一大隊德國兵士由一個官長率領着

打開局門進來來得其中有一個當翻譯的中國人進門就高聲呼王子斌出來王五聽說有

外國兵打到局裏來了反哈哈大笑出來問找王子斌有甚麼事此時王五已有必死之心矣翻譯迎着說

道你就是王子斌麼王五點頭道不錯找我有何話說翻譯回頭向那官長說了幾句聽不懂的話聽不懂三字甚妙那官長兇神也似的對衆兵士揮了揮手口裏噤哩咕囉說了一句衆兵士不

由分說一擁上前來拿王五王五大喝了一聲且慢腿起處搶先的一個兵士已被踢得從衆兵士頭上飛過去駭疾寫得十分精警同時前後左右的德兵紛紛的倒在地殺豬也似的狂叫王五之本領如此王五正待趁這時候追問見拿的理由拍拍拍陡然從人叢中幾聲槍響可憐王子斌的本

領雖大祇是和常人一般的血肉之軀那裏抵擋得過無情的硝彈言之可慨就這們不明不白的

爲德國暴亂之兵所算了了結王五○王五如此結局令人傷心然而其人則自不朽矣王五臨死的時候祇大呼了一聲道虛聲

誤我恨不早遇着山西老董啊又是呼應前文筆力直透胸首數回德兵這回來拿王五原是因那時候德國公使

被義和團槍殺了德國人恨拳匪的心思比各國人都來得厲害王五拳脚工夫的聲名太大

德國人不知道中國的情形。以為會拳腳的。就和拳匪是一類。外國人測度中。國事往往如此。所以要將王五拿

去。好替被拳匪殺死的公使報仇。沒想到王五不肯受辱。就動手打起來。糊裏糊塗的斷送了

我國一個頂天立地的豪傑。王五如此斷送。大不值得良可感慨。王五因拳匪之亂。枉送了一條性命。而天津的霍

元甲。却因拳匪之亂。做了絕大的事業。得了絕大的聲名。忽然折到霍元甲身上。迴顧前文筆致真異常活潑。同一樣的。本領

同一樣的。胸襟。共同一樣的機會。而且結果。這們不同。在當時的人士。沒一個不為王五歎息。

也沒一個不為霍元甲欣幸。借此數語便過。渡到霍四身上。再說霍元甲自從醉劈韓起龍。救護了一千五百多

教民之後。天津人對於霍元甲之欽仰心。可謂達於極點。先追叙前文。以增氣勢。商場中有甚麼爭執不能

解決的問題發生了。祇須霍元甲一句話。便沒有不立時解決的。是非口角的事。也祇求霍元

甲說一句公道話。絕對沒有反抗不服的。提高霍元甲之身分。霍元甲在路上行走。知道是霍元甲的人。

無不拱手讓路。有些祇聞得霍元甲的名。不曾見過面。因想瞻仰丰采的。霍元甲走這條街上。

經過。兩邊商店裏的人。總是爭先恐後的跑出來看。有時後面跟着一大羣的人。每次倒把霍

元甲看得不好意思起來。輕易不肯出外。極力寫出霍元甲之聲望。農勁蓀三個字。天津人知道的還少。倒是

提起農爺兩個字。在天津道上。也和霍元甲三個字一般響亮。又藉此帶出農勁蓀。因農勁蓀為人老成

持重。他平生所有的舉動。都是實事求是。絲毫沒有虛榮之心。在天津本沒幹過出風頭的事。就是這次幫同霍元甲救護教民。他自己不曾有一次向人道過名字。極寫農勁蓀品性之高尚霍元甲因欽敬他。不論當面背後。都稱他農爺。便是當時各新聞紙上。有記載救護教民的事。甚詳細的。也沒把農勁蓀三個字登出來。所以知道霍元甲的。多祇知道還有個農爺。不以名傳而以姓傳亦是奇事又因姓這個農字的很少。在當時的人。固有一部分不知道農爺叫甚麼名字的。更有一部分人。說不知農爺究竟姓甚麼的。這也是當時一件很有趣的事。帶寫農勁蓀事以爲陪襯霍元甲與農勁蓀。原是以道義相交。自共了這回患難。兩人的交情。便益發密切了。一月之中。二人至少也得會面二十九次。這日是十月初間。霍元甲正在閑着沒事。和劉震聲談論武藝。忽見農勁蓀走了進來。劉震聲連忙迎着笑道。師傅正覺閑着沒事幹。農爺來得好。請坐下來。和師傅多談談罷。霍元甲笑着抬起身讓坐。說道。我不知怎的。近來悶的慌。除了農爺那裏。又沒好地方給我走。知道農爺這時也快來了。所以坐在這裏等候。農勁蓀也笑着問道。我有一個問題。看四爺說的怎樣。奇波霍元甲道。甚麼問題。我是沒讀書的人。不要給難題目我做才好呢。不讀書即直言不讀書何等爽快若今人則必假裝農勁蓀道。這問題。倒是個難題目。就是要問四爺悶的難過呢。還是氣的難過。奇霍元甲

道。悶。要。看。是。甚。麼。時。候。氣。也。要。看。是。甚。麼。事。情。我。想。與。其。受。氣。終。不。如。獨。自。納。悶。的。好。些。亦答得

農勁蓀拍掌笑道。對呀。四爺在家納悶那裏及得。我在受氣的難過啊。門合得妙霍元甲正色問道。有誰給氣農爺。受農勁蓀道。這氣不是專給我一個人受的我因一個人受不了。所以特地。把這氣送到四爺這裏來。也讓四爺嘗嘗這氣的滋味。看比悶怎樣。農勁蓀之話真是趣絕邊說邊轉身從。洋服外套口袋裏抽出一捲折疊起了的報紙來。打開指着一行廣告給霍元甲看道。請瞧罷。霍元甲就農勁蓀所指點的地方。一看見有幾個外國字夾雜在中國字裏面。便不肯往下看。了。抬起頭對農勁蓀道。這裏面夾了和我不會會過面的外國字。我就懶得看他了。還是請農爺。把這上面的意思說給我聽的爽利些。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自是英雄本色農勁蓀笑道。這外國字不認識沒關係。是一個人名字。四爺既懶得看我就從容說給四爺聽也。使得這天津地方自從那年四爺把那個世界第一的大力士趕走路幾年來再沒有不自量的外國人敢來這天津獻醜了。重提前事誰知於今却有一個牛皮更大的大力士到了上海和那個自稱世界第一大力士的俄國人一般登着廣告牛皮還比較的來得兇些。那俄國人的廣告上祇誇張他自己的力量是世界第一。雖也含着瞧不起我中國人的意思。然廣告上并不會明說出來。四爺那時看了已

是氣的了不得。前文於今這個是某國的人名字叫做奧比音廣告上竟明說出來中國人當中若也有自負有氣力的人看了他的神力不佩服的儘管上台和他較量他非常歡迎不過他的力量不是尋常冒充大力士的力量可比身體脆弱的中國人萬不可冒昧從事拿着自己的生命去嘗試。數語欺人宜霍元甲之大怒也農勁蓀才說到這裏霍元甲已氣得立起身來。義忿填膺對農勁蓀把雙手搖着說道就是不用再說了你祇說這人還在上海沒有。霍四氣極農勁蓀道登他廣告特地從西洋到上海來賣藝此刻當然還在上海霍元甲點頭道這回也是少不了你的我們就一同動身去找他罷。寫霍元甲十分性急農勁蓀道我不打算陪四爺一道去也不把這事說給四爺聽了他這廣告上雖沒說出在上海賣藝多少日子然估料總不止三五日就走了我這報是每日從上海寄來的今日才見着這廣告昨日到的報還沒登出可見得他在上海還有些日子。誰知後文却又不然劉震聲在旁聽了直喜得幾乎要狂跳起來即時顯出天真爛漫的神氣問霍元甲道師傅帶我同去麼。夾寫劉震聲以免冷落此是做小說者所不可不知霍元甲知道劉震聲的年紀雖大了說話舉動有時還不脫孩子氣這時看了他那急想同去的樣子倒把自己一肚皮的氣忿平下了許多。忽然從劉震聲身上生出文章故意鼻孔裏哼了一聲說道這回又想同去你記得那年正月同去李爺家就為

你胡鬧。把好好的一個摩霸。急得懸樑自盡的事麼。又想同去呢。重提舊事處處與前文呼應劉震聲因自己傳五。平日素不說謊話的。此時忽聽得這們說。登時如冷水澆背。不由得冷了半截。翻着兩隻失望的眼光。看看霍元甲。又看看農勁蓀。情狀可笑農勁蓀笑道。你師傅去甚麼地方。我看總少不了。有你這個。這回你師傅便真個不打算帶你去。我也得要求你師傅帶你同去。瞧瞧。劉震聲這才臉上露出喜色。說道。謝謝農爺。上海地方。我祇聽得人說。比天津熱鬧。還不曾去過一次呢。霍元甲低頭躊躇了一會。向農勁蓀道。依我的性子。巴不得立刻就和你動身。才得暢快。無奈有許多零碎事情。都在我一個人肩上。我若不交待停妥。就走於我個人的信用。很有關係。忽然又發生另一枝節其實此事上文業已表過並不突兀也我自己藥棧裏的事。還在其次。就是我曾代替朋友在一家銀號裏。前後借了三萬串錢。差不多要到期了。霍元甲致死之遠因不是閑文我不能不在未動身之前。交涉妥洽。大英雄之顧全信用如此因這回去上海。有多少日子耽擱。此時還說不定。萬一來回須耽擱到一個月以上。就更不能不遲幾日動身。忽然岔入此一事與後文却大有關係農勁蓀點頭道。四爺自己的事。四爺自己去斟酌。既在商場上混信用。當然不是耍的事。我爲人平生與人沒有轆轤。祇看四爺何時可走。便何時同走。霍元甲愁眉苦臉了好一會。祇管把頭慢慢的搖着。寫出萬分爲難農勁蓀忍不住問道。有甚麼

不。得。解。決。的。事。可。不。對。我。說。說。呢。霍元甲長歎了一聲道。不。是。不。可。對。農。爺。說。不。過。我。是。深。知。道。農。爺。的。若。農。爺。能。代。我。解。決。時。早。已。說。過。了。何。待。今。日。呢。農。勁。菴。道。但。說。說。何。妨。我。雖。不。見。得。能。有。解。決。的。方。法。祇。是。事。情。也。未。必。因。多。了。我。一。個。人。知。道。便。加。多。一。分。困。難。不。知。霍。元。甲。將。心。事。說。出。來。沒。有。且。俟。第。四。十。五。回。再。寫。

總評

二周誘郭成而囚之鐵室。此不足異也。既囚之而又縱之則奇矣。縱之而又能隨之以歸案。則尤奇矣。總之作者描摹二周處。立誓不作一平筆。故處處寫來。詭異莫測。令人叫絕也。

二周中途脫逃。作者乃略之而不寫何也。曰此數回乃郭成正傳。二周爲賓。郭成爲主。故作者純從郭成方面着筆。於二周則略之。所以別主賓。辨重輕也。

郭成挖目。似太慘厲。然不如此。則全段結束之處。毫無精采矣。平心論之。挖去二目。較之剝皮之慘。尙差勝萬倍也。

王五一時之雄。乃無端死於外人之手。爲之廢書一歎。五苟無名。五可不死也。嗚呼。名之

累人如是夫。

此一回乃過渡文字也。從郭成過渡到王五。又從王五過渡到霍四。用筆何等輕靈。何等活潑。

霍元甲欲與外國力士比武。此其第二次矣。農勁蓀之報告也。傳單報紙之誇誕也。霍元甲之大怒也。均與前段所述無異。此是作者有意欲其相犯故耳。迨其入後之結果。則又與文前截然不同。犯而不犯。方見行文之妙。



戲猜三位文友

天
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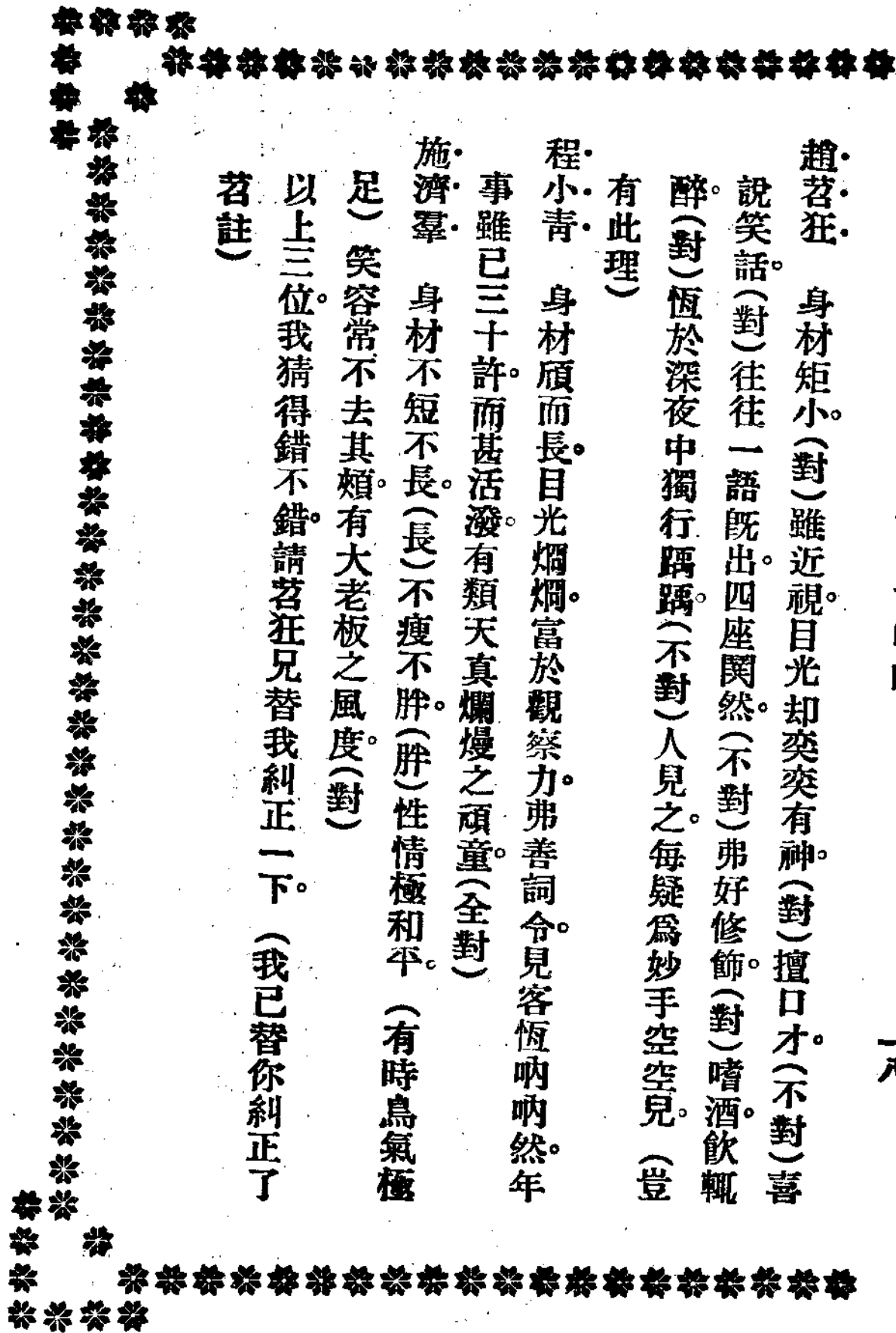
文友很多。都沒有會過面。先猜測本雜誌的三位主任。

趙茗狂。身材矩小。(對)雖近視。目光却奕奕有神。(對)擅口才。(不對)喜說笑話。(對)往往一語既出。四座闕然。(不對)弗好修飾。(對)嗜酒飲輒醉。(對)恆於深夜中獨行踽踽。(不對)人見之。每疑爲妙手空空兒。(豈有此理)

程小青。身材頎而長。目光炯炯。富於觀察力。弗善詞令。見客恆訥訥然。年事雖已三十許。而甚活潑。有類天真爛漫之頑童。(全對)

施濟羣。身材不短不長。(長)不瘦不胖。(胖)性情極和平。(有時烏氣極足)笑容常不去其頰。有大老板之風度。(對)

以上三位。我猜得錯不錯。請茗狂兄替我糾正一下。(我已替你糾正了茗註)



投 稿 簡 章

- 一 本雜誌專刊偵探武俠冒險等小說及關於偵探武俠之各種小品文字如蒙 海內文豪惠賜鴻文無任歡迎
- 一 倘有以關於偵探學及偵探小說之照片投贈尤所歡迎原片製版後可以寄還欲得何種酬報務請於片後註明
- 一 投稿者請於稿末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 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 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册或數册
- 一 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開北香山路世界書局偵探世界編輯部收
- 一 抄襲家幸勿惠顧

版 所 權 有 ● 不 准 轉 載

編輯者	嚴獨鶴 趙若狂
發行者	程小青 施濟羣
印刷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上海開北四路江路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紅廟 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太原 長沙 天津 武昌 烟台 廣州 漢口 南昌 世界書局

▲定	零售	每册	實售三角	郵費
	半年	十二册	實售三元二角	
	全年	廿四册	實售六元	
				每册本國 三分日本 五分外國 一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	代	代	代	代	代
謀	製	擬	做	繪	撰
推	仿	商	廣	圖	文
廣	單	標	告	畫	體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各商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盡速來乎

承接印刷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上海四馬路中市紅樓世界書局謹啓